

元史譯文證補

一





元史譯文證補

一

洪鈞撰



中華書局

元史譯文證補

此據史學叢書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元史譯文證補序

自來一統之朝。幅員最廣。莫如有元。而有元武功之盛。莫如蕩平西域。太祖成吉思汗卽位之十四年。始議親征。大舉西伐。至十八年而功成。西南至於西印度之費那克河。西北至於裏海、黑海、阿羅思。當時用命諸王。則前有朮赤、察合台、旭烈兀等。後有拔都等。諸臣則有哲別、速不台等。類皆謀勇足備。猛摯無前。故得犁庭掃穴。所向披靡。而其閒往來文牘。皆蒙古文士語。史官紀載。略而不詳。至旭烈兀後王合贊時。命其臣火者拉施特兒哀丁纂修蒙古全史一書。又皆阿剌比文。未行於中國。明洪武元年。詔宋濂等修元史。燕京圖籍。橐載而南。閱一年而卽成。遺漏散失。訛舛實多。考古者憾焉。嘉定錢竹汀宮詹見元祕史譯本。以爲論次太祖事迹。當於是書折衷。然猶未見祕史之蒙古文也。順德李仲約侍郎得蒙古文祕史。又取他

書加以參訂。著元祕史生。然所據亦僅中土著家記載。未覩立施特史也。蓋至光緒己丑歲。吾吳其文卿侍郎奉命出使俄德和奧駐其地者二年。周諮博訪。哀然成書。而後元初西域用兵始末。乃鞏然大備焉。侍郎之初至俄也。得拉施特書。隨行舌人。苦無能譯阿刺比文者。見之皆瞠目。侍郎以爲既得此書。當使顯於斯世。不可當吾身而失之。於是多方購求。遂得多桑書。則譯成英文者。又得貝勒津。哀忒蠻諸人書。則譯成俄文者。始有端緒可尋。而所譯各從其音。人名地名部族名。有繙改歧異者。有前後不一者。乃復詢之俄國諸通人。及各國駐俄之使臣。若英。若法。若德。若土耳其。若波斯。習其聲音。聆其議論。然後譯以中土文字。稿經三易。時逾兩年。而始成書。名之曰元史譯文證補。證者。證史之誤。補者。補史之闕也。惟其中數卷。掇拾散漫。未及定稿。壬辰。侍郎歸。卽授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公牘旁午。未遑卒業。而一燈中夜。猶孳孳爲之無倦容。癸巳秋。侍郎病且劇。臨歿。以其初稿之雜摭者。付其子工部郎中洛。俾守之。以

其清本屬沈子培比部及余二人。且曰：數年心力，瘁於此書。子爲我成之。甲午，余奉命典江西試，歸途聞耗，則洛又歿。亟函詢其稿本，已散失不可復得矣。其明年，余以養母乞假回籍，旋奉諱家居。於是取其清本，重斟數過，以付梓人。復寓書子培，商其體例，惜所謂未及定稿之數卷，已無從搜索，其字句間有可疑者，亦不獲以初稿覈正之。則其書仍未完備。然有元西域武功之盛，卓越前古，觀於此書，亦可知正史之遺漏舛錯，非可僂指計。卽祕史譯文，及李侍郎所爲注，猶未免囿於聞見也。則其蒐羅考訂之功，豈擗擗家所可同年語哉？侍郎爲余館前輩，洛又爲余之女婿，其駐俄也，時時以所屬稿遠寄就余商。若太祖紀譯證，及西北地附錄釋地、西域補傳、木剌夷補傳，蓋其尤愜心貴當者。洛亦能文，冀其克承家學，不謂父子相繼淪逝，余旣傷之，其臨歿所屬，何敢辭刊。旣竣，爲述其緣起如此。光緒二十三年歲在丁酉冬十月。

元和陸潤庠拜序



引用西域書目

火者拉施特兒哀丁、省文稱拉施特。

或曰法在兒烏拉喝拉施特。或曰拉施特哀特戴勿來特。又曰拉施特哀兒哈克佛哀丁。統觀諸說。以火者拉施特兒哀丁稱謂爲當。人多謂其系出猶太。

波斯

之哈馬丹人。生於宋理宗淳祐七年。卽元定宗二年。先以醫伎侍西域宗王合贊。繼司文誥。以其有著作才。命修國史。盡出先時卷牘。資其考覈。復命蒙古大臣誦掌故者裏事。書成。名之曰札米伍特台白兒力克。上四字義爲全。下五字義爲史。猶言蒙古全史。

書自敘云。合贊汗以今舉國從謨罕默德教。而蒙古世系。規垂統緒。及今不紀。後將失考。擇於廷臣。屬以史職。辭不敏。不悉蒙古事實。弗復命。

惟命蒙古人博拉丞相爲之佐。就以諮詢。乃得賅備云。云書名甚尤。長今以私意名之曰元西域史。庶便稱引。

書用波斯文。惟鈔本傳世。

從前波斯自有文字。自天方教興。滅波斯。遂改從阿剌比文字。卽今世所云回回文也。然

今天山西北一帶。亦從天方教。用其文字。而與波斯文字。不免同異。蓋語言異。故文字亦不盡同。使署從官無識阿剌比字者。須由西人譯本繙出。故原書具在。而不能譯。亦一憾事。俄德英法皆鈔錄其書。存官書庫。阿剌比文。於字之上下。加點分音。故遂寫易訛。聞尙有地理志一卷。已久佚矣。又書中牽引天方教。謂蒙古上世同出一源。此猶蒙古源流之鋪敘釋氏。今並不譯。

其書備敘蒙古部族。元帝先系。元太祖一生事迹。

此有俄人貝勒津譯本。爲得廬

山眞西人多桑開有譯采。據云：太宗滅金之事，不如元史之詳。定憲二朝，有可據以補證元史者，故今譯多桑書爲定憲本紀補載，能無太宗。太宗、定宗、憲宗三朝紀述已略。世祖、成宗二朝

尤略。而西域宗王，則自旭烈兀以至合贊，皆各爲傳，紀事特詳。由於身仕宗藩，見聞親切也。多桑所著旭烈兀以至合贊諸

傳，皆本其書，自合兒班答以下，則別取西域人記載，文理即大遜於前。拉施特相合贊，後相其弟合兒班答，書成於合兒班答時，後爲不賽因所殺。

俱見諸王傳。

阿拉哀丁阿塔蔑里克志費尼，阿塔爲大蔑里，克辭名，見元史。西域志費尼地人，以地爲名。其父巴海勒丁謨罕默德，志費

尼仕於蒙古。元史：憲宗元年，以阿兒渾充阿母河等處尙書省事。法合魯丁佐之。法合魯丁，卽巴海勒丁

之異譯。志費尼曾侍其父入覲和林。旭烈兀西征，從軍主文牘，報達旣平，令爲地方大吏，著有書二卷。前

紀太祖末十年及太宗、定宗之事。畏兀、西遼、貨勒自彌之事。太祖、太宗兩世用兵西域之事。後半紀旭烈

兀滅木剌夷之事。書至宋理宗寶祐五年，卽憲宗七年而止。續之者瓦薩甫。拉施特紀西域之師，爲華書所無，蓋出於此，多桑所紀西域始末，亦本之

也。

瓦薩甫，亦西域人，名阿卜圖拉，字瓦薩甫，以字行，受知於拉施特兒哀丁，以文學薦於宗王合兒班荅，授之官，著書五卷，以續志費尼，皆紀西域宗藩之事。

多桑所著宗藩列傳亦本之

訥薩怖，夫以切

阿刺比人，生於訥薩之地，故稱之曰訥薩怖。希哈潑哀丁謨罕默德，乃其名也。先爲喀侖特

而堡長官，西域故王之子札刺勒丁自印度西歸建國，辟爲幕府官。太宗之世，遣將西征，札刺勒丁死，爲

傳紀之。書名西雷士斯蘇爾灘只拉兒哀丁忙果必而體。西雷士斯，釋義爲傳，餘詳西域傳中。

此書亦爲多桑所本

阿黎意本阿拉育勒體耳，西域毛夕耳部人，省文稱阿黎毛夕耳，卽元史西北地附錄之毛夕里。常奉其部主之命，使於報達，著書首言開闢以來，天帝肇生人類，皆謨罕默德教中之語。末數卷言蒙古入西域而哲別，速不台一軍入西域之西北，侵角兒只國，歷失兒灣國，以踰高喀斯山等事爲備。蓋毛夕耳部壤

地相接。見聞易詳也。書名喀密兒伍脫台白兒力克。上五字義爲聚。下謂史。今惟存後六卷。藏於法都。

多桑

所紀哲速二將西北進師之事亦多本之。以上皆見多桑書內引用書目。

阿卜而嘎錫。蒙古人。朮赤裔孫。明崇禎末年爲鹹海之南機窪部主。卽元史西北地附錄之花剌子模地。元初西域王之舊部在焉。機窪。或作其瓦。或作基發。本城名。後以城名爲都名。其所著書。本於拉施特兒哀丁。而舉其大略。意在詳論蒙古先世。然大率引援天方教語。不足憑也。書用突厥文。名曰適直里意突而克。猶言突厥族譜。俄羅斯人戴美桑譯以法文。西人無厥字音。故突厥轉爲突而克。當云突而風。

多桑。歐羅巴人。不詳其著籍。通阿剌比。土耳其等文字。著有土耳其史。蒙古史。嘉慶年間成書。其蒙古史。道光初年重刊於和蘭。又重刊於法京巴黎。自多桑書出。西人考元事者。接踵迭起。皆稱引多桑。先求其書不可得。得今英人霍兒渥特書譯之。意未安也。復譯德人華而甫之書。繼於德國藏書官舍假得多桑

舊本譯以互校。乃知華而甫書好逞臆見。引述舊說。往往改易失真。霍兒渥特書本於多桑。而蒐獵過繁。胸無斷制。異說叢積。輒自矛盾。求述作之才於侏儻之文。亦大難矣。書中補傳。悉本多桑。開引他說。拔都西伐。則華而甫敘述轉詳。且多出於西國當時文報記載。故亦本之。此外又有德人哈木耳著書論蒙古事。披沙揀金。偶然得寶而已。若駙馬帖木耳補傳。則本東羅馬書。察合台後王補傳。則雜采西人所譯西域人著述。以繁尤不備載。哈木耳譌多桑所著。西域人名有丁字者。多作屋丁。謂哀丁之解。爲信奉教理。有丁必有哀。若作屋丁。則抹煞哀字音矣。曾訪波斯使臣。其說良然。並當云哀而丁。以是知元史人名譯音不備也。貝勒津。俄羅斯人。專譯拉施特之書。其書自序謂欲全譯。然僅成太祖本紀。蒙古部族考數種。凡三卷。書中本紀譯證。部族考悉本之。又有俄人哀忒蠻書。不甚可從。詳譯證小注。

元史譯文證補目錄

卷一上……………一

太祖本紀譯證上

卷一下……………五三

太祖本紀譯證下

附太祖訓言補輯 太祖諸弟世系 太祖后妃皇子公主考異 太祖年壽考異

卷二……………一一七

定宗憲宗本紀補異

卷三……………一二九

后妃公主表補輯

卷四……………一三三

朮赤補傳

附史傳考誤

卷五……………一四三

拔都補傳

弟伯勒克附

卷六……………一六五

忙哥帖木兒諸王補傳

卷七……………闕

察合台諸王補傳

闕

卷八……………闕

旭烈兀補傳

闕

卷九……………一七五

阿八哈補傳

卷十……………一八七

阿魯渾補傳

卷十一……………一九三

合贊補傳

卷十二……………二〇九

合兒班荅補傳

卷十三……………闕

不賽因補傳

卷十四……………二一九

阿里不哥補傳

卷十五……………二二五

海都補傳

卷十六……………闕

帖木耳補傳

卷十七.....闕

圖克魯帖木兒補傳 闕

卷十八.....二二七

哲別補傳

卷十九.....闕

速不台傳注 闕

卷二十.....闕

曷思麥里傳注 闕

卷二十一.....闕

郭寶玉郭德海傳注 闕

卷二十二上……………二四五

西域補傳上 附考元史本紀

卷二十二下……………二七九

西域補傳下

卷二十三……………二〇七

報達補傳 附考

卷二十四……………二二七

木刺夷補傳 附康里補傳

卷二十五……………闕

克烈部補傳 闕

卷二十六上……………三三七

地理志西北地附錄釋地上

卷二十六下……………三三七

地理志西北地附錄釋地下 附謙河考

卷二十七上……………四〇五

西域古地考一

卷二十七中……………四一七

西域古地考二

卷二十七下……………四三三

西域古地考三

卷二十八……………闕

蒙古部族考 闕

卷二十九……………四五—

元世各教名考 附景教考 天方教麻考

卷三十……………四六九

舊唐書大食傳考證

元史譯文證補卷一上

兵部左侍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加三級臣洪鈞撰

太祖本紀譯證上

元成宗時西域宗王合贊命拉施特修史敘述太祖事迹頗詳西人多采著書采輯其說開有去取又多謬入元史轉掩廬山真面目俄人哀忒癰書自謂專本拉施特然仍時時屬雜他說其人文理鄙俚譯述多誤但宜節取未

足深憑最後乃得俄人貝勒津之書則誠墨守拉施特其自序謂逐句逐段繙譯無凌躐無改易廬山真面目豁然拉施特自謂親見本朝譜牒史策依據成書今以元史親征錄元祕史較之則尤與親征錄符合用知親征錄實由脫必赤顏譯出當日金匱副本必然頒及宗藩否則夷夏異文東西異地何以不謀而合若此至其中軼事異聞往往不見他書惟見祕史人名地名部族名又足證祕史音譯之真而祕史異於元史者亦足證其紀敘之失惟西域之師所載事實爲自來華書所未見當係脫必赤顏極其簡略而憲宗時西域人志費尼已有著述拉施特取以補入也然記事可以加詳綱年不敢立異故拉施特書內年分與元史親征錄相同而多采所記西域之師則多本志費尼年分遂與史錄不合又以證邱長春西游記所云辛巳歲帝將兵追算端汗至印度壬午班師爲得實也元史疏簡親征錄加詳而訛奪過多幾難句讀祕史最完善然征伐大事錯謬牽併錢魯事謂論次太祖事迹當於祕史折衷今得此書是非同異皆可證明乃知詹事所言非爲論矣拉施特書屢經傳鈔不免奪誤又經重譯抑恐差池繙述不敢文人名地名部族名不輕改音皆體失也真

自來突而屈各族以及蒙兀爾。

西人稱突而克。詢之土耳其使臣。則曰突而屈爲突厥之本音。土耳其卽突厥遺種也。蒙古本稱蒙兀。見舊唐書室韋傳。洪皓松漠紀聞引之。朔漢方言尾音有爾字。宜輕讀。卽祕史蒙文之

忙豁勒詳蒙古考。突厥轄部最廣。元世突厥已久滅。而西域史猶列蒙古於突厥族類中。從其朔也。耶律鑄鑾漢醉隱集壓言突厥。取和林詩注引唐開元闕特勤碑。謂諸突厥部之遺俗。猶呼其可汗之子弟爲特勤。特謹字也。渾邪山詩注。突厥諸部遺族至今亦呼其碩盧爲朱邪。紅叱撥贊序。諸突厥部遺俗。呼今之諸色桃花馬爲叱撥。後突厥三臺詩注。突厥凡征戰。惡馬噴馬嘶。以爲將敗之徵。是元時北部猶存突厥遺俗。皆各有君長。不受一共主約束。先時乞解人

掠其地。繼則北族掠乞解之地。故乞解築長城以限戎馬。

乞解卽契丹。蒙古稱金亦曰乞解。

自哈喇沐漣迄於主兒只界。以

抵於海。

哈喇沐漣卽黃河。主兒只卽女直。或譯曲兒只。

而汪古部扼守長城要隘。防禦北族。迨汪古部主阿剌忽思的斤忽里附於

成吉思汗。導兵入隘。於是長城之險盡失。混一宇內。天意蓋有屬矣。

太祖破金。得力於汪古歸附。觀元史阿剌兀思別吉忽里傳可見。自來論金元事者。未及此義。

金之長城。見張德輝紀行。

蒙兀先無文字。世系事迹。口相傳述。無史記以爲定論。自朵奔巴延至成吉思汗。約近四百載。

部族考云。約三百載。

據庫藏國史及知掌故者。參訪合徵之焉。

朵奔巴延卽元史之脫奔咩哩健。本紀敘帝先系。始於此人。據此數語觀之。當是蒙古國史亦始此人。而元史本之也。自此以上世系當

是傳述得之。故元史之世系少。而祕史蒙古源流之世系多。

相傳古時蒙兀與他族戰。全軍覆沒。僅遺男女各二人。遁入一山。斗絕險巖。惟

一徑通出入而山中壤地寬平水草茂美乃攜牲畜輜重往居名其山曰阿兒格乃衮

義詳部族考

二男一名

腦古別譯奴庫案元史名腦忽者甚多西人

譯忽字音每訛爲古爲庫或即腦忽

一名乞顏

阿卜而嘎錫多桑等書音似計洋亦似奇俺只勒津譯爲克顏西人譯乞字音非奇計即克祕史乞牙惕之稱由乞顏而來故知必是乞顏之異譯元帝

本姓肇始於此非有祕史及此書孰克知之

乞顏義爲奔瀑急流以其膂力邁衆一往無前故以稱名乞顏後裔繁盛稱之曰乞要

特乞顏變音爲乞要曰特者統類之詞也

他西書多作計牙特只勒津作奇攸特案祕史作乞牙惕蒙古源流作卻特轅耕錄作乞要牙博明西齋偶得作確特北方讀卻如確轅耕錄之乞要合音即成卻

確尤勝於祕史之乞牙以只勒津所譯奇攸二字較之乞要爲近元史之奇溫亦乞要二音之變不云奇溫特而云奇溫溫者祕史有脫忽刺特族亦稱脫忽刺溫即是此例然氏族正音應稱奇溫特不應稱溫此元史之可議處元史語解特爲衆詞轅耕錄之牙即特字重讀

後世地狹人稠乃謀出山而舊徑蕪寒且苦艱險繼得鐵礦洞穴深邃爰伐木熾炭篝火穴中室七十

牛剖革爲筒鼓風助火鐵石盡鎔衢路遂開後裔於元旦鍛鐵於爐君與宗親次第捶之著爲典禮

自相傳古

時蒙兀與他族戰至此未載原書別載於氏族考然下文有蒙兀出阿兒格乃衮一語入後又有氏族復稱乞要特一語皆突如其來隨者不明故據氏族考增入拉施特於此有疑詞見氏族考案隋書突厥傳後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上於鐵作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或云其先國於西海之上鄰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至一男不忍殺則足斷臂棄大澤中有一牝狼每銜鹿至兒因食之得不死後與狼交狼有孕焉其狼若爲神所憑歟然至於海東山上下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

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最賢，遂爲君長。阿賢設率衆出於穴中，語意頗相類，恐是蒙古襲突厥語，以敘先德。祕史謂狼鹿生人，爲蒙古鼻祖，亦顯拾突厥唾餘，捶鐵典禮。元史無徵，豈朔漢舊俗，惟內廷行之，宗親得與，而禮官無聞歟？抑入中國後，舊俗遂廢歟？拉施特仕宗藩之朝，親見捶鐵典禮，載旭烈兀後王傳中，當非妄語。竊謂唐時已有蒙兀，則其世次多歷年所，敗於鄰部，入山避難，事所恆有，或與突厥同出一源，亦未可知。至於化鐵成路，則語涉不經，然乞要特之姓，根據由此，又未可以其不經而刪之也。

餘詳部

蒙兀之出阿兒格乃豪，其後人最著稱者曰孛兒特赤那，妻子甚多，長妻曰郭幹馬特兒。

祕史蒙文作孛兒帖

赤那，豁阿馬闌勒，爲狼鹿相配而生人。蒙古謂狼曰赤那，據此則以狼鹿爲名，非即獸也。辨見祕史注。蒙古源流作布爾特齊諾，音亦類。惟云吐蕃贊博位爲臣，其季子布爾特齊諾渡騰吉斯海東行至拜噶勒江所屬之布爾干噶勒圖納山下，必塔地方人衆尊爲君長。混蒙古於吐蕃，非特誇耀華胄，且以誇蒙古先世無不奉佛，猶之蒙古人入天方教者，引天方教人爲其祖也。拜噶勒湖在今俄羅斯境，不當言江。布爾干噶勒圖納，即祕史之不兒罕合勒敦爲元帝先世發祥之地。三書相較，以西域史爲近情。

生必特亦

干，祕史、巴塔赤罕、蒙古源流，必塔察干以下皆文稱源流。

必特赤干生特馬徹。

祕史、塔馬察源流、特墨徹克

特馬徹有五子，長子曰乞楚蔑兒干。

源流作和哩察

爾墨爾根，與祕史豁里察兒蔑兒干音合，此作乞楚譯誤。

或謂四子離其兄他徒，縛木筏以渡河，是爲朵兒奔一派。朵兒奔，義爲四也。後裔

有庫倫撒哈兒者，出獵得山牛，遇巴牙兀特人巴牙立克乏食，以子易牛肉。庫倫撒哈兒挈其子歸，後以贈阿闌郭幹，故成吉思汗部下巴牙兀特人爲世僕者，皆此子之後。

祕史載此二節甚詳，世次既異，情事亦微異。庫倫撒哈兒疑即都蛙鎖豁兒巴牙立克當即馬

阿里黑。惟祕史爲伯牙兀之分族名。此爲人名。亦異源。流作瑪哈賚。謂是多博墨爾根之連襟。則似人名矣。

乞楚蔑兒干生古津博郭羅爾。源流作阿固濟木博郭羅爾。此奪阿字。濟木合音如津木字。不讀本音。讀如矣。

下俗音之姆。祕史作

古津博郭羅爾生也客你敦。

祕史同。源流作尼格尼敦。祕史也客你敦之。父撒里哈察兀。源流作薩里噶勒濟固。此無。

也客你敦生珊鎖赤。

阿兀站字羅溫。微異。

祕史。掃鎖赤。源流。薩木。蘇齊。木字讀法見前。

珊鎖赤生哈里哈爾楚。

源流同。祕史作哈兒出。

哈里哈爾楚生朵奔巴延。

元史。脫奔咩哩健。祕史。朵奔蔑兒干。源流。多博墨爾根案。

蔑兒干爲善射之稱。是稱謂。非名。或其名有巴延而不著也。蒙古語。巴延。富也。源流。祕史皆多兩代。源流。博爾濟吉古墨爾根。其子都喇勒津巴延。與此之朵奔巴延字音相近。祕史。字兒只吉歹蔑兒干。其子脫羅豁勒真。無巴延二字。此少二代。其有訛乎。多桑亦引源流以證異說。西人稱源流曰薩囊薛珍。蓋作者名也。阿卜而噶錫之書。則哈里哈爾楚之下。乃多四代。字音大異。尤不可據。

勒敦山。

原譯不見哈都。字音不全。今從祕史。

婦阿蘭郭幹火魯拉思氏。

元史。阿蘭果火。源流。阿倫郭幹。祕史。阿蘭豁阿。豁之變郭。納哈之變喀。當是祕史音叶。蒙古語。豁阿。美也。爲婦女之名。祕史云。因至不見。

罕山。遂爲豁里刺兒氏。此氏名。祕史僅一見。殆卽火魯拉思。

生布兒古訥特。伯古訥特。

祕史音合。惟次序倒置。見祕史注。元史。博寒葛答黑。博合觀撒里直。乃是白光所生三子中二子。而誤以爲夫在時所生。源流作伯勒格。

特依。伯袞德依。譯音較遜。而次序相符。

此二子後分二派。無一至西域者。或云。蒙兀本地亦少。朵奔巴延早卒。阿蘭郭幹寡居。

而孕。夫弟及親族疑其有私。阿蘭郭幹曰。天未曉時。有白光入自帳頂孔中。化爲男子與同寢。故有孕。且。

曰。我如不耐寡居。曷不再醮。而爲此曖昧事乎。斯蓋天帝降靈。欲生異人也。不信。請伺察數夕。以證我言。

衆曰。諾。黎明時。果見有光入帳。片刻復出。衆疑乃釋。

祕史但記訓子之語。源流告其妯娌侍婢等。與此略同。元史白光自天窗入。化爲金色神人。來趨臥榻。源流謂夢一奇偉男子。與共

寢。祕史黃白色人。將肚皮摩挲。則與陳經通鑑續編。李廷機大方通鑑。屢有光明照其腹語意相類。

旣而舉三子。曰不袞哈塔吉。其後爲哈塔斤氏。曰不固撒兒只。其

後爲撒兒助特氏。曰李端察兒。其後爲李兒只斤氏。李兒只斤。釋義爲灰色目睛。以與白光之神人同也。

三子名。氏族名與祕史源流大同小異。自以祕史爲準。李兒只斤之釋義。華書皆無案。博羅青也。博羅。李兒音近。只斤爲睛。無考。拉施特謂是突厥語。以祕史源流考之。則李端察兒之曾祖。已有李兒只吉歹之名。不應至李端察兒始爲姓氏。西域史則先無李兒只吉歹之人。古時蒙古人目睛多作栗黃色。見多桑書中。今西北游牧部人。尙多如是。灰色睛則近黑矣。元史云。狀貌奇異。則西域史此說亦非無因。原書此二節敘述。據拉施特所著氏族考及多桑書增入。

此三子支裔。蒙兀人以其

稟受之異。稱之曰尼倫。釋義爲清潔。別派則謂爲多兒勒斤。猶言常人。

此說華書所無。拉施特又云。尼倫一派。與衆派相較。如螺壳之有珍珠。樹木之有果

實。李端察兒二子。長布格。次布克台。

此與華書大異。惟源流瑪哈圖丹之父曰伯格爾巴圖爾。此代人名。元史祕史無之。巴圖爾爲勇號。伯格爾即布格。則未可謂西域史之說悉無稽也。祕史李端察兒別子巴

阿里歹。即源流之巴噶哩台。亦即布克台。

布格子十敦邁甯。

本紀。昨憐篤敦表作昨歷篤敦。祕史。茂年土敦。源流。瑪哈圖丹。此作土敦邁甯。誤倒。較以元史祕史。則布格一代。應是把林失亦刺禿合必赤。拉施特自謂親見國家金字譜牒。而

歧異如此，殆不可解。又多參引薩囊孫珍云：布丹察爾生三子，曰巴噶哩台，曰亦察郭兒圖，曰哈必齊巴圖爾。哈必齊子爲伯格爾巴圖爾，孫爲瑪哈圖丹。今案蒙古源流云：布丹察爾將伊所生之子，命名巴噶哩台汗之後裔，哈必齊巴圖爾，無亦察郭兒圖之名。聞西人云：薩囊孫珍一書，華文譯述，遺漏頗多，或不妄也。今以多桑所引三子之名，刪去台字，以巴噶哩亦察郭兒圖，哈必齊十二字合讀之，與祕史之把林失亦刺禿合必赤，元史之八林昔黑刺禿哈必赤字音甚類，或一人而誤分爲三，或三人而誤合爲一，顯然疑竇。凡此異說，皆無從論斷矣。

布克台子納臣，或謂泰亦赤兀爲納臣後。然國史明言泰亦赤兀爲扯勒黑領昆後。國史不言納臣事迹，惟言其姪海都值札刺亦兒之難，納臣救之。其後居地相近，而納臣後人與泰亦赤兀同居一處，故致訛也。

此節足證祕史族派之是。惟祕史納臣爲幾年土敦子，海都爲幾年土敦孫，此書世序不符。

土敦邁甯爲成吉思汗七世祖，蒙兀稱七世祖曰都答昆。七世祖以上無專稱，統稱阿勒赤根額不干。土敦邁甯生九子而卒。

元史謂八子，祕史七子。

其妻莫奴倫，亦稱莫

奴倫塔兒袋。義謂有方，居於諾賽兒吉及黑山之地。

元史莫拳倫，祕史作那莫倫，得此可證元史之是。諾賽兒吉地名無考，黑山見張德輝紀行。

畜牧饒富，每

登山以觀，牲畜遍野，顧而樂之。時有札刺亦兒部居克魯倫河濱，以車爲闌，每一千車爲一庫倫。

庫倫，義爲圍子。

共有庫倫七十，常恃其衆，與乞解戰爭，乞解遣大軍至，札刺亦兒人藐視之，隔河而招，速請過河，取我牲

畜然乞解軍盛束筏渡河大敗其衆俘戮無算。此乞解當是遂有敗衆以七十車載老幼逃至莫奴倫牧地饑困。

掘速都遜草根爲食。俄人狄買拉譯速都遜之名謂卽人參草恐不足憑

以是地多坎窞莫奴倫見之謂我子牧地何得踐擾以是致

爭鬪莫奴倫及其八子皆被害幼子海都之伯叔納臣娶肯布特氏女居婦家。復云海都亦娶肯布特氏女肯布特當是巴兒忽特之訛聞

難來視則惟海都被匿得免其後率族人攻札刺亦兒人取爲奴僕海都遷於巴兒忽真土窟姆。秘史蒙文卷六

有此地名爲蒙兀之外界造路於河上通往來名曰海都赤拉勒姆納臣則居幹難河。此節足爲元史之證秘史蒙文卷六

後裔皆全確然有誤海都爲成吉思汗六世祖蒙兀稱攸兒吉生三子長子拜桑古兒。元史拜姓忽兒秘史伯升豁兒多黑申源流是和爾多克新次

子扯勒黑領昆爲泰亦赤兀之祖領昆爲乞解官名因地與乞解鄰故用其稱號蒙兀語訛爲領忽。史表察刺

罕密兒秘史察刺孩領忽得此愈知秘史譯音之審案遼史百官志小部族詳釋司之下有令釋蓋卽領昆遂之官名始見於此世代約略可知且知部族尙小也生數子長沙兒郭都魯赤那。秘史則謂想昆必勒格

與托邁乃汗同時其子俺巴該繼哈不勒汗之位爲金主所殺。原書皆稱乞解阿勒壇汗蒙古語也今省文稱金主俺巴該繼哈不勒汗之位見蒙秘史原書此後又有

異詞，蓋傳聞各殊，以致自相矛盾。
今據祕史存此，而刪後之異詞。

俺巴該子哈丹太石。

祕史作合答安太子。

哈丹太石子布荅，與成吉思汗同時。泰亦赤兀

族有塔兒忽台哈拉兒禿克。

原注：下五字爲加忌貪吝之解。祕史字音大同小異。

爲阿達爾罕之子，與成吉思汗爲仇。又塔兒忽台同

祖弟兄忽力兒把阿禿兒。

錄謂同父兄弟。

盡庫兀庫楚。

卽元史之部長沆忽也。親征錄亦有阿忽兀忽出。

皆爲泰亦赤兀部長。泰亦赤兀分

各派，雖合爲一，而部長不一。扯勒黑領昆於其兄拜桑古兒卒後，娶其嫂，復生二子。

此見祕史，惟子名不同。

曰更都

赤那。

謂義爲雄狼。案祕史、蒙文卷九，雄狼爲堅都赤那。

烏魯克勤赤那。

謂義爲母狼。

其後人爲赤尼思氏，亦曰努古思。

詳部族考。

也。速該在時，

泰亦赤兀族人亦歸統轄。卒後叛去，而赤尼思族仍附於成吉思汗。十三翼之戰，與有力焉。海都三子鈔

真。

下文亦稱鈔真烏兒古斯，疑是鈔真幹兒帖該之訛。見祕史。

其後爲阿力干氏。

此見元史，祕史有失主兀歹，卽卽珊竹特惟所出異。

又有晃豁壇氏，亦爲

所出。鈔真有子都兒魯亦圖，行路甚速，鼻孔出聲，因稱晃豁壇。

祕史謂鈔真六子，其後人姓氏，與此不符。惟晃豁壇有之。然拉施特所著氏族考，說又大異。蓋其作史，兼

衆說，或致前後矛盾也。

拜桑古兒爲成吉思汗五世祖。蒙兀稱布達烏庫爾，其子托邁乃爲四世祖。

元史數必乃，祕史屯必乃，源流作托木巴

該譯音益遠。史表拜姓忽兒二子。曰敦必乃。曰直擊斯。此與祕史皆無直擊斯。細審字音。蓋卽扯勒黑領見收嫂爲妻。所生二子之後。上文云赤尼思。卽赤那思變音。見部族考。

蒙兀稱布塔禿爾有九子。可爲史表敦必乃六

子之證。特增三子耳。祕史只二子。而蔑年土敦七子。大率史表敦必乃六子之名。據此可證其誤。

皆聰明武勇。後裔各爲支派。丁口蕃盛。前五子皆正室生。六子以

下庶出。長子札克蘇。其後爲那塔勒氏。烏魯特氏。忙兀特氏。

表葛朮虎。此作札克蘇。對音。那塔勒卽那牙勒。下文亦作那牙勒。史表作那哈合兒。烏魯忙古二族。元史元人文集。

皆謂刺真八都兒之後。卽祕史之納臣。拉施特所聞殆誤。

札克蘇長子布侖。布侖長子朮赤治。朮赤治長子麥兒吉歹。麥兒吉歹長子烏喀

必姬。與成吉思汗之子共嬉戲。托邁乃次子八林昔刺禿合朱。

未言後人氏族。史表名異。八林昔刺禿合必赤之名。乃見於此。可疑。

其子烏勒姆。

烏勒姆長子察丹札爾。察丹札爾長子台柱。台柱長子乞班尼。與成吉思汗之子共嬉戲。三子哈出里。其

後爲巴魯刺思氏。

表作合產。說同。駙馬帖木兒傳。亦載先世哈出里與哈不勒汗爲兄弟。此足徵元史之是。祕史之非。

哈出里長子愛兒敦坐巴魯刺。

祕史有額兒點圖巴魯刺。當卽此人。

愛兒敦坐長子脫丹。

祕史有脫朵延巴魯刺。

脫丹長子朮徹野。朮徹野長子攸洛堪哈力赤。與成吉思汗之子共嬉

戲。四子撒姆哈準。其後爲阿荅兒斤氏。

表作葛赤渾。祕史有合赤溫。此作哈準。音同。惟增撒姆字。音。史表阿荅里急。卽阿荅兒斤也。姆字從吳下俗音。

撒姆哈準長子阿荅

兒蔑兒干。阿荅兒長子那伏衰。那伏衰長子呼古。呼古長子布拉柱。與成吉思汗之子共嬉戲。五子博歹。

阿庫兒格。其後爲博歹阿特氏。

表作哈刺喇歹。與祕史合。關歹音同此異。惟博歹阿特氏。則與表之博歹阿替。祕史之不荅安惕皆同。

其長子庫兒根蔑兒干。庫兒根。

長子塔力古台。塔力古台長子火力台。火力台長子乞兒吉歹。與成吉思汗之子共嬉戲。以上皆正妻出。

六子哈不勒汗。七子烏圖爾伯顏。其後爲朱里耶特氏。

未言後人名。照祕史字音。應作沿兀里耶。即元史之照烈。祕史此氏族所出異。

八子布端察兒朵。

黑蘭。其後爲朵黑刺特氏。十三翼之戰。與有力焉。

此處未言後人氏族。據氏族考補入。祕史納臣之後。有朵豁刺歹氏。或即此。餘見十三翼戰事注。

九子乞牙台幹。

赤斤。後爲亦速特氏。

西域史。於別速氏皆作亦速。祕史別速氏所出。與異。氏族考又作臧兀台。與乞牙台字音異。

凡托邁乃之後。皆附從成吉思汗。間有離者。

後亦來服。哈不勒汗爲成吉思汗三世祖。蒙兀稱伊侖赤格。其後人氏族。復有乞要特之稱。長子烏勤巴。

兒哈合。烏勤爲女子之稱。以貌美。故人以是稱之。

武備志。韃靼方言。女曰藕琴。即烏勤。

其子莎兒哈禿月兒克。其孫薛徹別乞。

是爲乞要特月兒斤氏。

史表。翼斤八刺哈哈。其子孫爲岳里斤。祕史幹勤巴兒哈合。其後爲主兒乞。西人譯乞字。每訛克。後亦作月兒乞。月兒乞。主兒乞。岳里斤。月兒斤。主兒斤。實一氏也。親征錄亦作月兒斤。祕史先作忽禿黑禿主兒。

乞係誤詳
卷一注

次把兒壇把阿禿兒

從祕史字音今奧國之馬加部實是東方族類即元史之馬札兒其人稱巴圖爾音如把阿禿兒足見祕史譯字必非率爾操觚

三忽禿黑禿蒙古兒

有子名泰出

祕史薛徹別姬泰出同父此異表作忽都魯咩轟兒

四合丹把阿禿兒

表合丹八都兒祕史合答安

五忽都刺哈汗長子拙赤罕率部下

千人從成吉思汗次子阿勒壇叛附汪罕

本紀忽都刺表忽魯刺罕祕史忽圖刺合罕祕史尚有次子吉兒馬兀此無

六徒丹幹赤斤

表綴端幹赤斤祕史脫朵延幹惕赤

斤又史表祕史皆有忽闌而此無之

哈不勒汗威望甚盛統轄蒙兀全部是時始有汗號

本紀於葛不律下獨加寒字即汗也

金主聞其名召至禮

遇甚優金人多詭計哈不勒汗常恐飲食中毒筵宴時每托詞沐浴而離席嘔吐食物乃復入席衆皆驚

其飲啖過人一日酒醉鼓掌歡躍捋金主鬚廷臣怒其失禮金主不怒而笑哈不勒汗惶恐謝罪金主謂

小過釋不問仍厚贈遣歸金之大臣謂縱此人將爲邊患遣使要以返哈不勒汗不從辭意強橫金主再

遣使往哈不勒汗他往以避之使者歸遇諸塗挾以入朝中道遇其諂達

好友

賽亦柱歹告之故賽亦柱

歹謂彼無好意因贈良馬俾乘閒逸脫比至夜金使以索繫其足不得逸次日晝時始得閒疾馳而返金

使追至。哈不勒汗婦蔑台火魯刺思氏居金使於自居之新帳。哈不勒汗告其婦及其部衆。不殺此輩。我

不免於難。汝等不助我。則我先殺汝等。衆諾。殺金使。未幾。哈不勒汗病卒。哈不勒汗六子。出一母。母曰呼

阿忽郭幹翁吉拉特氏。

上文蔑台。或是側室。

其弟賽因特斤遭疾。聘塔塔兒巫者乞兒奇兒布圖依治之。不效而卒。

殺巫者。塔塔兒人怒。以是構兵。哈不勒汗六子。助母族與塔塔兒戰於貝闌色夷闊端之地。合丹把阿禿

兒刺塔塔兒酋木禿兒把阿禿兒。中其鞍及其馬。木禿兒墜騎致傷。斃治一載方愈。繼戰於攸刺伊拉克。

復戰於開爾伊拉克。木禿兒究爲合丹所殺。其後俺巴該娶婦於塔塔兒。

秘史云。嫁女。

部人乘機報怨。併烏勤

巴兒哈合擒之。以獻於金。

實是兩次。省文併爲一次。

金人正以殺使爲忿。乃製木驢。釘之於驢背。金設此刑。以治遠人

之不服者。將臨刑。俺巴該遣從人布勒格赤

秘史卷一作巴刺合。亦別速氏。即此人也。

告金主曰。汝非能以武力獲我。乃藉他人

之手。又置我於非刑。我死則合丹太石。布答。忽都刺哈汗。也速該把阿禿兒父子。必復汝仇。金主曰。汝爲

此言可以告汝族衆。我不畏也。縱布勒格赤。予以馬使歸。馬不良於行。過朵兒奔部。請假馬。不允。步行歸告族衆。會議復仇。以忽都刺爲汗。入金界。敗其兵。大掠而歸。

多桑謂忽都刺敗金。金與議和而退。在西廐一千一百四十七年。不惟蒙古人言之。華書亦載之。蓋續綱目據大金

國志所紀。宋高宗紹興十七年。金熙宗皇統七年之事。綱目云。蒙古益強。兀朮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議和。割西平河北二十七團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冊其長熬羅孛極烈爲蒙輔國王。不受。自號大蒙古國。熬羅孛極烈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又案續綱目。紹興七年。亦紀金伐蒙古。萬戶胡沙虎糧盡而返。蒙古追襲之。大敗其衆於海嶺。亦出大金國志。兩役相距十年。據多桑言。則後役也。祕史於忽都刺獨稱合罕。西域史亦然。合罕即可汗。爲帝稱。自稱皇帝之說。確有可徵。惟忽都刺與熬羅孛極烈字音不類。案金史百官志。勃極烈之次。有國論忽魯勃極烈。與熬羅孛極烈音叶。當是先時金授蒙古之爵。非其名。綱目之言未晰。改元天興一說。宋孟珙疑之。蓋蒙古先時不識漢字。無符璽文書。改元建號。將安用之。既見蒙達備錄。蒙輔當是蒙兀之訛。方輿紀要謂西平河即臚胸河。以地勢度之。當是也。

忽都刺哈汗最勇。蒙兀有歌曲。稱其聲音洪大。隔七嶺猶聞之。力能折人爲兩截。每食能盡一羊。日者獨出臂鷹而獵。遇朵兒奔人。欺其無從者。追捕之。忽都刺逃。馬陷於淖。自馬背躍登彼岸。迨追者去。乃拔馬於淖。乘以歸。家人始聞信。以爲必死。其婦獨不謂然。既而果歸。且曰。我今出獵而徒手以歸。無以對衆。復入朵兒奔牧羣。驅其馬以返。也速該等已設筵祭奠。見其無恙。則大喜。撤祭筵共享其婦。以爲我言不謬。

把兒壇把阿禿兒爲成吉思汗之祖。蒙兀稱額不干。長妻蘇尼吉兒。夫人巴兒古氏。即巴兒忽長子蒙格禿乞

顏。祕史音同。史表蒙哥暗黑顏源流。孟格圖徹辰。又西域史云。蒙格禿斑點也。項間有大斑點。故名。元史語解。孟格圖。瘧也。解同。有子甚多。長者曰程克索特。率蒙格禿乞顏族衆。以

助十三翼之戰。程克索特亦爲氏族名。疑即祕史卷四之敵失兀惕。有二子。曰古赤諾延。曰莫克圖。把阿禿兒。今此族人大半在奇卜

察克。從托克托。

即尤赤後王脫脫。

亦有在可汗處服官者。

此可汗指成宗。

把兒壇次子捏坤太石。太石之稱。出於乞鴈。表。

昆太司源流。訥袞泰實。祕史捏坤太子。遼史百官志。大部族某部大臣之下有太師。即此表作太司音叶。作太子音亦近。惟與諸君相混。元史多作太石。今從之。

其長子火察兒。能射遠也。速該卒後。火察

兒仍從成吉思汗。甚盡力。後攻塔塔兒。以違令奪其所掠。遂叛附汪罕。而害成吉思汗。汪罕敗。復入乃蠻。

其後伏誅。故此派人無多。捏坤太石有孫布袞札甫。噶特。成吉思汗獲之。以與察合台。今其後人尙從察

合台後王。把兒壇三子也。速該。爲乞要特孛兒只斤氏也。速該子大率皮色黃。目睛灰色。四子蒼力台幹

赤斤。先離成吉思汗而從泰亦赤兀。繼歸成吉思汗。後又附汪罕。最後入乃蠻。後與阿勒壇。火察兒同伏

誅。據祕史所云似未被殺。成吉思汗以其子蒼納兒比耶及從人二百畀與哈準子伊兒乞歹。今其後人仍在伊兒

乞歹後王麾下。史表蒼里真其子大納耶耶。卽此哀忒蠻譯作蒼納兒亦奈與大納耶耶音近。蒼力台又有後人曰布爾罕。從旭烈兀至西域。不能與

親王並坐。旭烈兀謂諸王年少。當卽指旭烈兀之子。布爾罕可以並坐。布爾罕子庫魯克。又有布拉兒赤乞要特。在

阿爾渾麾下。張大蓋亦蒼力台後人也。速該爲成吉思汗父。蒙兀稱父曰額赤格。長妻諤倫夫人。亦稱諤

倫額格。爲翁吉刺分族幹勒忽訥特氏。諤倫之義爲雲。曰夫人者。乞解之稱也。史錄皆作太后月倫。今改鄂楞與祕史詞額命音合。源流作烏

格楞。祕史謂奪之於蔑兒乞。源流謂奪之於塔塔兒人。而視征錄西域史不載。意元時宣付史館刪去。此事或出訛傳。故國史不采。源流云鄂勒郭諾特氏祕史幹勒忽訥特氏祕史音是。翁吉刺分族詳部族考。生四子。無女。女皆異母

出。長子成吉思汗。次朮赤哈薩兒。三哈準。四帖木哥幹赤斤。又有子別勒格台。異母出。人異視之。不與四

子等。原文此下歷敘太祖四弟後系及太祖妻女。今別記於後。以清眉目。別勒格台母名。祕史不載。哀忒蠻譯西域史稱其名曰塔喀式。未可憑信。源流謂是原配所生。恐誤。又源流尙有伯克特爾祕史作別克帖兒。皆謂太祖與哈薩兒殺之。或是國史諱言。故不

載。帝生於豬年。合黑蚩拉麻五百四十九年。至五百六十二年。又爲豬年。是年也。速該卒。以下皆從元史稱帝省文。黑蚩拉麻

即天方厥。西域史及他著錄。無不謂太祖生於緒年。死於緒年。父沒亦在緒年。得壽七十三歲。與元史。祕史。親征錄不同。文繁。別爲考附。後據此則太祖生於紹興二十五年乙亥。十三歲烈祖崩。爲孝宗。乾道三年丁亥也。祕史。源流皆謂烈祖爲塔塔兒孫死。親征錄。西域史不載。當是國史諱言。

先時蒙兀不諳厯算。故帝誕生月日。無知之者。惟今可汗指成宗。

暨近戚大臣。皆知帝壽足七十

二歲。未足七十三歲而崩。亦緒年。在秋月中。甫過望日。以此推之。亦當生於年中。當緒年時也。速該戰敗

塔塔兒。獲其二酋。曰帖木真兀格。曰庫魯不花。

親征錄。帖木真幹怯。忽魯不花。祕史。帖木真兀格。豁里不花。

回軍駐於迭溫布兒答克之地。

親征錄。迭里溫盤陀山。祕史。迭里溫孛勒答黑山。祕史音是。西人譯黑字音。每重讀成克。華書謂山名。西域史謂地名。或此處以山名爲地名也。俄羅斯人訪查其地。在幹難河右岸。今地名猶如故。在葛克阿拉耳河洲之上十四華里。

適誘倫額格

生子。手握凝血。色如肝而堅。面目有光。因名曰帖木真。以志武功也。速該轄尼倫各族。咸畏服之。然同族

有隱忌者。蒙兀俗諺謂族人如蠟。語有山也。故其卒後。事變卽生。帝自幼年至四十一歲。疊遭危難。國史

敘述甚略。復不依時序紀事。至四十一歲。始循編年之例。故早年事迹。不能甚詳。今自也速該卒之緒年

起。至虎年止。

宋光宗紹熙五年甲寅。

凡二十八年。據國史紀事如下。帝十三歲遭父喪。居於幹難。克魯倫兩河間地。

時主泰亦赤兀都者塔兒忽台哈刺兒禿克忽力兒把阿禿兒

錄作忽機拔都

族衆盛強欺帝之幼而他族亦多

叛從泰亦赤兀帝族人最年長者曰脫端火兒眞

史錄脫端火兒眞祕史作脫朵延吉兒帖下三字音未確史錄皆謂近侍祕史蒙文列入泰亦赤兀族內當以史錄之言爲是

亦將

叛去帝哀留之不從答以蒙兀俗語詞意決絕不顧而去

即所謂水已涸石已碎等語也

謬倫額格自持禿克

史錄所謂驪旗也祕史蒙

文作禿黑即禿克昔時蒙古無旗幟但繫馬尾於竿所謂旄纛是也祕史卷七蒙文禿黑

解爲旄纛甚是卷二解未是丙寅太祖即位建九旂白旗蓋是九尾西域史稱爲九脚旗

率衆追叛者列陣而戰乃有多衆還

歸

觀元史畏答兒傳則固有不夫者非眞子遺母子數人也祕史所言似乎太過又謂因祭祀茶飯不與口角起畔類乎野史口吻

察勒哈額不干腦後中矢

即史錄之察刺海祕史作察刺合老人額不干即老人之

解中槍中矢說異

帝視其傷察勒哈曰汝父去世而諸族叛離我力阻之以致重傷帝哭而出察勒哈創甚旋卒

原注

旭烈兀阿八哈時在西域者有伊爾帖木兒布兒庫特亦禿兒哥三人皆察勒哈後人

是時

緊接上文與史錄同其實中間相隔多年可見脫必赤顏原文東西同本

札只刺特部長札木哈色辰

錄與祕史

皆作札答蘭此仍作札只刺從其原稱也見祕史卷一元史學禿傳亦作札赤刺歹色辰即祕史薛禪聰明之謂

部人給古察兒居於烏拉該布拉克

祕史給察兒此多古字音史錄禿台察兒祕史幹列該不

刺合地面史錄玉律哥泉祕史音叶蒙古謂泉爲布拉克祕史不刺合亦即布拉克特未明注泉耳

與帝之牧地撒里客額兒相近

見祕史史錄謂薩里河

札刺亦兒人拙赤塔

兒蔑勒牧於是地。

親征錄。祕史字音皆相類。原注。札刺亦兒人。卽爲海都俘爲奴僕者。

給古察兒來掠其馬。拙赤塔兒蔑勒匿馬羣中伴臥。俟其

行近射之。死。札木哈以爲怨。遂與泰亦赤兀合附。又有亦乞刺思。兀魯特。那牙勤。火魯刺思部皆合兵。

錄作

八魯刺思。又錄有巴鄰此無。

先是。

原文此處詞意含糊。似太祖被掠。卽此合兵後事。親征錄敘此節極明晰。必無遺漏。或西域史之誤。或譯者之誤。皆不可知。而鎖兒干失刺之救太祖。卽爲下文赤老溫來歸。張本亦不可以不記。或親征錄記於後。而西域史移

於前也。因加先是。以期與史錄相符。原文無之。詳述於此。

帝屢陞於泰亦赤兀。有一次爲掠去。桎其項。速兒都思人鎖兒干失刺救之。獲免。

詳見速兒都思部族考。

數年之久。歷遇艱險。天佑安全。而部族來歸者且日衆。及是札木哈與泰亦赤兀等部。集兵三

萬。將乘不備來攻。捏坤者。亦乞刺思人也。

錄作捏琴。

在泰亦赤兀部下。而其子孛徒從帝。故其父亦歸心焉。時

兵在古魯之地。

錄云。至是自曲鄰居山遣人告變。祕史則謂太祖在古連勒古之地。以

此書較之。錄爲是。曲鄰居與古魯皆古連勒古之變音。又以祕史爲是。有巴魯刺思人木勒客脫。塔黑等

二人。先以事來。今將歸。

卽元史孛赤降之磨里禿禿。錄之蘇哥。而祕史字音最合。更有孛羅勒。互此失載。又誤分木勒客脫塔黑爲二人。至敘事情節。則較華書爲詳。

捏坤乘其便。遣來告變。踰

阿刺烏特。禿拉烏特兩山中僻逕而至。

行逕與錄同。

帝時在答蘭巴勒朱思之地。聞警。亟集所部。數其衆。分千

人百人十人。共爲十三古闌。

錄稱十三翼。祕史蒙文稽古列額惕。解爲闌子。每卽此古闌。又庫倫義爲闌子。古闌實卽庫倫。各處方言有異音耳。

昔時游牧部族皆圍合爲一

圈子。會長則居圈子之中。帝軍第一翼。

從錄稱翼者文。

爲誘倫額格并其族斡勒忽闌人。

卽斡勒忽訥之變文。

二翼爲帝及

帝之子弟。與其從人并各族之子弟。

照親征錄已有三翼。此異。

三翼爲撒姆哈準之後人布拉柱把阿禿兒。

見前

又有客

拉亦特之分族人。又阿答兒斤人。將曰木忽兒忽闌。又火魯刺思人。將曰察魯哈。

此翼詳見親征錄。哈準卽哈初來布拉柱卽奔塔出。木忽

兒忽闌。錄作木兒忽好闌。誤將忽兒二字倒置。察魯哈當卽察忽闌。錄爲部名。統考東西著述。無此部名。或誤以人名爲部名也。惟禿不哥逸敦之名未見。客亦特與哥逸敦音近。恐是西域史誤以人名爲族名。下文木忽兒忽闌。與上文布拉柱皆阿答兒斤人。細玩親征錄文義以合此書。當是奔塔出。哥逸敦與木忽兒統阿答兒斤部。察忽闌統火魯刺部。則說皆闕矣。

四翼爲蘇兒嘎圖諾延之子得林赤。並其弟火力台。及博歹阿特

人。錄之逸良。卽此之得林赤。不答合卽博歹阿。乃族名。非人名。惟蘇兒嘎圖與鮮明昆字音難合。

五六翼爲莎兒哈禿月兒乞之子薛徹別乞。并其從兄弟泰出。

及札刺亦兒人。莎兒哈禿人。

原注。莎兒哈禿爲身上有記號之謂。乞約特月兒斤卽莎兒哈禿族內。案莎兒哈禿月兒乞爲人名。見上。既稱月兒斤氏。不應復稱莎兒哈禿。親征錄有札刺兒部。又有阿哈部。從未見此部名。或

卽莎兒哈禿之訛。又錄之七翼忽都徒忙納兒之子云云。無可揣合。案上文泰出之父爲忽禿黑禿蒙古兒。與忽都徒忙納兒音類。然子名仍不能揣合也。

七翼爲渥禿助忽都朵端乞。

原注。乞要特人。

及其麗

下。錄之十翼爲忽闌脫。端未知即此人否也。

八翼爲蒙格禿乞顏之子程克索特及其弟皆爲帝之從兄弟。又巴牙兀特人。曾曰

翁古兒。

錄之七翼有蒙哥怯只兒哥。上三字或即蒙格禿乞顏而有奪文。又祕史卷四乞顏種的人蒙格禿證以此書疑祕史有誤。

九翼爲答里台幹赤斤及捏坤太石子火察兒。

族人達魯并都黑刺特、努古思、火兒罕、撒哈夷特、委神諸部。

此即錄之第六翼。惟增達魯人名。委神部名。忽都闌當即都黑刺而誤。倒都忽二字。訥古思即努古思。火魯罕即火

兒罕。撒哈夷特即撒哈夷特。委神即元史之許兀慎。輟耕錄蒙古七十二種有忽神亦即委神也。

十翼爲忽都刺哈汗之子拙赤汗及其從人。十一翼爲阿勒壇亦

忽都刺子。

此二翼與錄全合。

十二翼爲答忽巴阿禿兒及晃火攸特人速客特人。

此翼無考。二族名亦無考。惟祕史有速客似即此族名。詳部族考祕史注。

十

三翼爲更都赤那烏魯克勤赤那之後努古思人。

此翼可證親征錄之末翼其云遼相赤細則更都赤那之訛也。玉律二都則烏魯二部之訛也。

敵臨阿刺烏特。

禿刺烏特二山而至戰於答闌巴勒朱思。

史錄作答闌版朱思音同。祕史作答闌巴勒朱惕。末字變文。爲蒙古文法。卷九又引此役作巴勒落納。此是渾爾名。太祖與汪罕戰。迺至渾爾飲水。齊衆。元史所謂

班朱尼河是也。此乃地名。且多答闌二字。必非一地。或祕史卷九主惕誤作落納也。哀武蠻云。答闌爲平地之解。

帝軍雖寡而大勝敵衆。於是兀魯特、布魯特二族來服。

布魯特氏

只此一見。中西諸書俱無可考。又云二族之會亦此二名。亦無考。案忙兀部亦於是時歸附。疑布魯爲忙兀之訛。

近戰地有河多林木。帝令以七十鑊烹俘虜。

此與史錄皆謂太祖勝然則祕史謂

太祖敗者誤也。秘史謂札木哈殺人，錄謂札木哈敗走，半途烹狼，夫一時安得有如許之狼，供七十二籠之食，恐是取譬泰亦赤兀等人，而譯者誤會，史官又嫌其凶慘，托諸彼軍也。此事後來傳入俄羅斯，故俄史亦載蒙古烹人之事，亦指太祖。

等族既敗，避而之林木中散居。

此語與史錄之泰赤烏地廣民衆而內無統紀相類而相異。

朱里耶人居地與帝近，一日皆出獵，遇於烏者

兒哲兒們山。

錄有幹幹札勒馬思之野哲兒們即札勒馬，惟上數字不能合音，未詳孰是。

設圍相值，朱里耶人四百，以糗糧鍋帳不給，已歸其半，帝堅

要以同宿，俟次日再獵，既分與飲食，次日獵，復驅獸向之，俾其多獲，朱里耶人感之，私相謂曰：泰亦赤兀

薄待我等，帖木真與我素疏，乃如是厚我，真人君之度也。歸途稱頌不已，其酋烏魯克把阿禿兒。

即錄之
王律拔

都。謀於別酋馬喝亦巴答訥，欲來從。

錄云馬兒牙答訥。

馬喝亦巴答訥曰：泰亦赤兀何惡於我，同爲宗族，何爲棄

彼就此，烏魯克把阿禿兒乃與圖該烏魯。

即史錄之圖海答魯，此書音誤，又誤分爲二人。

自率所部來歸，謂我等之來，如無夫之婦。

無主之馬，無牧之牛羊，所以然者，由我舊主長母之子虐害我也。

貝勒津譯語不可解，哀忒變所譯，與親征錄一致，今從之。長母之子一語，只能如此譯述，若用俗語，

則云太太之子。

故棄而來從。帝曰：我似熟寐，汝猝我髮以覺我，又托我頰以起我。

即兀坐掀髯而起一語之異譯。

我當悉力以助

汝矣。然其後朱里耶人復叛去。圖該烏魯爲忽敦兒章所殺。朱里耶部自是渙散。

親征錄謂族人忽敦兒章怨塔海答魯反側殺之。

元史爲泰赤烏部人所殺。祕史卷五蒙文。泰亦赤兀族內有豁敦幹兒長之人。是爲泰亦赤兀人無疑。西域史乃謂蔑兒乞人。其誤顯然。故刪。又原文下云。朱里耶酋長札木哈色辰。成吉思汗曾約爲諸達。案西域史。誤以朱里耶與札只刺爲一部。辨見部族考。此處刪去。而附識其誤。諸族皆謂泰亦赤兀無道。帖木眞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能束其衆以撫其下。皆相率欲附。速兒

都思人鎖兒干失刺曾脫帝於難。其子赤老溫把阿禿兒。

原譯赤老根。

與亦速特人

即別速特。

哲別。本在泰亦赤

兀部長哈丹太石之子布答麾下。至是赤老溫來附。哲別則因泰亦赤兀旣敗。遁山林中。無所得食。力乏

亦降。

錄謂實以力窮故也。即此詳見亦速部族考及哲別傳。

巴鄰部長述兒哥圖額不干。

史錄。祕史。名字大同小異。

并其子納牙

句 阿刺黑。

祕史。納牙。阿阿。

刺黑。已擒泰亦赤兀酋阿忽朱把阿禿兒。

即錄之忽阿失拔。部詳親征錄注。

塔兒忽台哈刺兒禿克。將來獻。

貝勒津自注地名。文已不辨。案祕史親征

錄皆載此地名字音相類。

中道復縱之去。惟父子來歸。

上云已擒。蓋十三翼戰後未久之事。錄與祕史皆載此事。祕史尤詳。惟誤繫於闊亦田戰後。

札刺亦兒分族朵郎吉郎

長朮只角兒海。

可爲史錄之證。分族詳部族考。朮只角兒海。即錄之朮只魯鈔罕。本紀若朵郎吉若札刺兒分爲二部。疑未是。

亦率所部。至朵郎古特辛古特之地。歸於帝。

地名無可徵考。惟祕史卷四蒙文有古列勒古朵脫刺桑古兒。字音有相類處。或卽此地。

其後帝奉諤倫額格及朮赤哈薩兒、幹赤斤、諾延、與月兒斤諸族。大

會於幹難河濱林木中。主酒者旣行酒於薛徹別乞母忽兒真哈敦。復行酒於其次母也。別該忽兒真見

也。別該之酒不與衆同。故怒以掌撻主膳者薛徹兒。

原文譯述不甚了了。研究再三。乃是怒酒之異同。而非爭行酒之先後。史錄謂共置一甕。獨置一甕。其說當是祕史爭先後之說。殆

非也。別該祕史作額別該。此作那母該。必誤。今改正。薛徹兒與失邱兒失乞兀兒音類。錄云。管祕史云。打此云掌撻。與祕史相類。

薛徹兒哭而言曰。也速該。捏坤太石去世。以致受人

之辱。帝母子不怒亦不言。

此語爲諸書所無。然理應有也。

別勒格台時掌帝馬。播魯掌薛徹別乞之馬。哈答斤人哈答克

貝爲播魯之從者。

哈答克貝之名。諸書所無。史錄作播里。祕史作不里。此作播魯。亦同。惟云播魯爲泰亦赤兀人。必誤。祕史云。是主兒乞氏。見於卷一。當是也。故刪。

來盜馬韁。

原文云。別勒格台掌成吉思汗赤老溫馬。

何以云赤老溫不可解。閱祕史蒙文。赤勒不兒爲馬韁之解。乃恍然於赤老溫之誤。不同文之書。譯述之難如此。

別勒格台執之。播魯袒護從者。斫別勒格台。破肩流血。左右

皆怒。別勒格台曰。我傷未甚。不可由我致隙。然衆怒不可遏。折樹枝互鬪。勝之。奪忽兒真。火里真。二哈敦。

祕史作豁里真。火兀兒臣。此書作火兒真。禿翁赤。一不誤。今依親征錄書之。

薛徹別乞等歸而絕好。繼復遣人議和。返二哈敦。金主遣丞相攻逐塔

塔兒叛會摩勤蘇里徒。

與史錄、祕史字音大同小異。

帝聞之，思乘此復前仇，自幹難河起師，招月兒斤來助，待六日不

至，乃率麾下迎擊，至渥勒佐。

當即祕史渥勒札河之訛。

殺摩勤蘇里徒，掠獲甚衆，得嬰兒銀搖車及車中金繡被。

祕史大珠。

被錄大珠，此微異。原注：當日蒙古人素所未見，詫爲珍異。

金丞相獎其功，授帝爲察兀特忽里。

史錄皆作察兀忽魯，祕史譯文作札兀忽里，蒙文則作札兀惕忽里，惕字不當去。詳祕史注。

同時

亦授客刺亦部長脫忽魯兒爲王。

祕史客列亦音類，史錄皆謂汪罕名脫里，亦作脫憐，祕史則作脫幹鄰，勒此作脫忽魯兒，雖微誤，然可證祕史譯音確而且備。餘詳部族考。

事定，欲與月兒

斤人修好，餽以俘獲，月兒斤殺十人，奪五十人之衣騎，帝怒曰：「昔者傷我別勒格台，與修好而不從，今又

與我之敵相合而陵我，引衆越沙漠，至朵蘭布勒答克之地，攻敗其衆，薛徹別乞泰出以其妻孥遁去。」

史錄

謂帝麾下爲乃蠻所掠，徵兵起畔，祕史謂落後老小替被掠起畔，此云餽俘起畔，三說各異。元史：帥兵踰沙漠攻之，祕史與錄無是語，此獨與本紀合。帝語亦與錄合。朵蘭布勒答克地名，詳親征錄注。

帝時年四十。是爲甲寅虎年，案完顏襄北伐見金

史：當即塔塔兒之役，合紀傳考之，乃是丙辰年事，爲甲寅後二年。詳親征錄注。元初無史官，太祖本紀爲後來追憶著錄，年分未可盡憑也。

是年汪罕弟札罕不，及客刺亦分族董喀亦部人

來歸。

錄與祕史更有禿別干即土伯夷部來歸，此失載。此下有太祖與戰一語，案錄與祕史皆謂太祖與札合敢不迎禦蔑兒乞，此處原文或有奪誤，故訛爲帝與札罕不戰也。其下更有後仍以歸汪罕一語，汪罕既來，舊部必歸舊主，應有之義。祕史等書失載，附

議於

兔年爲黑蚩拉麻五百九十一年。至豬年爲五百九十九年。自兔年起。豬年止。凡九年。丁卯至癸亥也速

該與汪罕交好。常拯其難。帝亦稱之爲父。汪罕祖默兒忽斯有二子。長忽兒察忽思。不亦魯黑汗。次古兒

罕。拉施特原注此是人名非喀喇乞禰之古兒汗不可誤混。忽兒察忽思生數子。曰脫忽魯兒。卽汪罕。曰額兒客哈喇。曰札罕。不。本名乞誅。

幼時爲唐古特所獲。受封而得是稱。人遂呼以爲名。此節華書所無。札罕不卽唐書吐蕃傳之贊博。二音較諸史錄。祕史諸音尤爲得真。又有別子數人。汪

罕於父卒後。殺其弟帖木兒。太石布哈帖木兒。是祕史卷七蒙文。太石作太子。布哈作不花。及同族弟兄數人。錄云。原文字已不辨。其叔

古兒罕來攻。兵敗失國。奔於也速該。也速該逐古兒罕入合申。卽西夏。汪罕復國。以是感德。約爲諸達。額兒

客哈喇以汪罕多殺戮宗族。避之乃蠻。亦難赤汗。亦難赤助以兵。逐汪罕歷三國。錄與祕史皆謂三城。而城名皆無考。至哈喇

乞禰。依於古兒汗。旣聞帝益盛強。乃東走。途中資用乏竭。僅遺五羊。飲其乳。餐駱駝之肉。龍年。行至庫思

古兒淖爾。近帝居地。錄云。曲薛兀兒澤。祕史古泄兀兒海子。音皆合。下文云。先時汪罕與也速該曾同住是地。又云。汪罕至淖爾。在克魯倫河這邊。帝在河那邊。則此淖爾似當在克魯倫河南。或在西。今名無考。帝聞。卽遣

禿該。

即錄之塔海。祕史之塔孩。

蘇該。

即錄之雪也。祕史之速客該。原譯誤以爲汪罕所遣。今據華書改正。

迎致之。汪罕以飢困告。帝令已部振給。是年秋會宴

於河上。

原注。河名字已不辨。多桑謂是土拉河。考諸親征錄。與祕史是也。錄云後秋。蓋是秋後之義。非謂次年秋。

哈刺溫乞卜察勒之地。重訂父子之好。

地名無考。哈刺溫疑是哈刺屯之誤。

見祕史卷五蒙文。

冬。合兵攻月兒斤。時薛徹別乞泰出等衆散居於帖列禿阿馬撒刺之地。

錄作帖列徒。無下四字。祕史音全。此書上三字作塔

刺因。係誤。據祕史改正。

兵至。殺之。蛇年。

親征錄作次年秋。

帝在霍拉思布拉思之地。

地名無考。原文云。地在克魯倫河近色。噶河之處。親征錄則云。發兵哈刺哈河。

率兵攻

兀都亦特蔑兒乞。戰於孟察之地。

即莫那察山之變音。

大俘獲。悉以餽汪罕。馬年。

錄無年分。但云其後。

汪罕勢漸振。不謀於帝。

自率所部。攻蔑兒乞於不兀刺客額兒。

原作不竭兒客額兒。下又作不克兒。據祕史親征錄改正。

殺托克塔長子土古思別乞。

托克塔爲脫黑脫阿之變音。史

錄皆作脫脫。

掠忽禿黑台。察勒渾二女。

二名。一與祕史合。一與錄合。

又獲其次子忽圖赤老溫。俘虜甚多。而無所遺於帝。托克

塔奔巴兒古眞。

原注。在色棱噶河那邊。蒙古有巴兒古特族居是地。至今地名未改。案今屬俄羅斯地。其名仍舊。

羊年。

錄無年。但云後。

帝與汪罕合兵攻乃蠻。乃蠻主亦

難赤汗先卒。二子曰太陽汗。曰不亦魯黑汗。太陽汗名太亦布哈。受金封爵爲大王。故曰大王汗。蒙兀人

訛爲太陽汗，乃蠻有古出魯黑，不亦魯黑之稱號。

釋義詳部族考

故其弟曰不亦魯黑汗。

祕史稱古出古敦不亦魯黑，則古出古敦當爲其名。

昆

弟交惡，分國而治。

得此一解，始明太祖之敗乃蠻，先後兩役之故，多彙謂其弟轄境在北，近阿爾泰山，其兄轄境在南，近沙漠，亦當是也。

帝征不亦魯黑，戰於乞濕渤巴失之地。

西域水道記：噶勒札爾巴什，遼爾，又曰赫色勒巴什，水道提綱：畏隆古河，潞爲奇薩爾巴思，鄂模，鄂模即遼爾，畏隆古即烏隆古，皆在阿爾泰山一帶。祕史云：起過阿勒台山，追至兀隴古河，又至乞濕渤巴失海子。地名地形悉合。史錄作黑辛八石之野，當是遼爾近地，亦以湖名爲名。俄羅斯地圖：烏隆古河所注之遼爾，其北百餘里有科則勒塔斯山，亦即乞濕渤巴失之音。

大勝其衆，不亦魯黑逃於侃侃助特。

即元史之謙謙州，詳西北地附錄釋地。

其將也。

迪土卜魯黑。

原譯哀迪土克魯黑，微誤。據祕史改正。錄作也的脫字，魯，西域史謂是身上七種記號之解，爲突厥語，先勝不亦魯克，後擒前鋒，與親征錄敘述，如出一手。

率一隊爲前鋒，爲帝軍困逼。

避走入山，而馬鞍轉墜，兵追及擒之。是冬，不亦魯黑將可克薛古撒卜刺黑。

祕史音同，惟兀訛古，史錄作曲薛古撒八刺，誤作二人。拉施特謂上四字

義爲療病之聲。

率衆至，遇於拜答刺黑巴勒赤列之地。

錄：拜答刺邊只兒，祕史：巴亦答刺黑別勒，赤列亦作赤兒，此音皆類，惟誤別爲巴拉施特云。昔時乃蠻主娶汪古部女拜答刺黑，結婚於

巴勒赤列之地，蒙古途并人名，地名爲稱，或僅稱拜答刺黑。

鋒始交而日已暮，各於戰地駐營，待明日戰。汪罕多燃火於營，而潛移其衆他

徙。

謂移營於貝亨郭闊蘇山，錄與祕史皆謂移於哈刺泄兀勒河，恐譯文有誤。

札木哈從帝軍。

語與祕史異，與錄同。

天曉時，望汪罕旗幟而馳至。

此語惟錄有之，而錄尤明晰。

謂之曰。汝知我族人如寒暑異棲之鳥乎。將他適矣。我如白翎。久棲不去。我先曾告汝也。汪罕麾下宿將

兀卜赤兒古鄰巴阿禿兒。

祕史作兀卜赤黑台。下同。史錄作古機。拉施特云。上四字爲一種紅果名。婦女取以贖面。古鄰面赤。故以是稱之。帝亦曾用此果染面。

聞而斥之曰。旣爲宗族。

又爲諸達。如此謂之。奚可哉。然汪罕信其言。引去。於是托克塔之二子忽圖赤刺溫乘機叛去。而歸合於

父。帝見汪罕不謀而去。因曰。我今在火坑中。而汪罕棄我。

祕史有做燒飯般撒了一語。此云火坑。殆由於此。

亦退至撒里客額兒汪

罕至塔塔兒士霍勒之地。

錄云土兀刺河。此異恐誤。

伊勒哈。鮮昆。札罕不。同至也迭兒阿爾泰之地。其地有河。多林木。

錄作也迭兒按台河。祕史亦有額堽兒阿勒古。而謂帝自此退軍。恐祕史誤。

可克薛古撒卜刺黑自後追及。奪其眷屬輜重。

祕史有衆昆妻子。錄失載。

又至帖列禿

阿馬撒刺之地。掠汪罕部民畜牧而去。

原文上三字亦作塔刺因。與上同誤。祕史此處又作帖列格禿。

鮮昆。札罕不奔告汪罕。汪罕令鮮昆追

敵。又令人乞援於帝曰。乃蠻俘掠我衆。我子能以四良將助我乎。帝卽遣博爾朮諸延。木訶里國王。

木華黎討

王在後。而此處已稱國王。可見脫必赤顏原本如是。祕史作木合里。此作訶字音。可見史稱木華黎音未甚合。

李兒忽勒諾延。

卽博爾忽。

赤老溫把阿禿兒往援。未至而鮮昆已

敗績其將的斤火里

句

亦土兒干約塔黑被殺

此足證親征
錄詳見錄注

鮮昆馬傷幾被擒而四將至常博爾朮來時

乞帝良馬曰赤乞布拉帝允之且戒曰是不可鞭如欲速行但以鞭擦其鬣比至見鮮昆失馬亟以已騎

與乘而自乘帝馬屢鞭之不進忽憶帝戒揚鞭擦鬣即疾駛如電既敗乃蠻盡返所奪以歸汪罕汪罕大

悅使告帝曰曩者衣食乏絕而我子帖木真拯之飽我之餒衣我之裸今又亟我之難若此我不知何以

爲報

純與親
征錄同

又召博爾朮往時博爾朮在帝營執弓守衛以弓付人而自往謁汪罕餽以衣一襲金樽十

原稱們忽兒原注們忽兒
爲器具名較酒盃爲大

博爾朮受之歸見帝以離職守自請罪帝獎其勞令受餽

此節所記多
爲華書所無

是冬聞托克

塔復出巴兒古眞將謀爲變帝與弟朮赤哈薩兒共議恐非實信且料其無能爲姑置之

錄有不營告地
名未見親征錄謂

上率兵復討脫脫後上與弟哈撒兒討乃蠻至忽蘭盡側山大敗之於是乃蠻勢弱等語元史語同案此後大陽汗之戰實是大

猴年

春

庚申年楊鐵崖正統辨
謂是太祖建國之年

帝與汪罕會於撒里客額兒時托克塔已遣忽敦忽兒章

此處亦誤爲其
弟誤分爲二人

糾合泰亦

赤兀會盎庫兀庫楚忽里兒把阿禿兒忽都答兒塔兒忽台哈刺兒禿克等共會於斡難河沙漠中帝與

汪罕兵至敗之追及於恩古特禿刺思之地

錄作月良禿刺思竊意本名必是烏良兀特禿刺思譯音皆未全也

殺塔兒忽台忽都答兒

較錄少二人名

盎庫兀庫楚忽敦忽兒章逃入巴兒古真忽里兒逃乃蠻

泰亦赤兀至是始滅

哈答斤撒兒助特二部本與帝不協

附於泰亦赤兀

拉施特云帝與札木哈先曾遣使勸以歸附語意甚奧大致謂蒙古不同族者已皆來附況爲同族二部不從遣使者面逐之至是益畏懼

旣聞泰亦赤兀滅亡益不自安

乃與朶兒奔塔塔兒翁吉刺特等部會於阿雷布拉克

即錄之阿雷泉貝勒津漏譯據哀武蠻書增入

殺牛一羊一馬一而爲誓

甚贊不錄

將潛兵來攻翁吉刺特部特因色辰爲按陳諾延之父遣使告變帝與汪罕自虎敦淖爾起師至捕

魚兒淖爾特因色辰來合與諸部數戰卒大勝

虎敦淖爾即史錄之虎圖澤云近斡難河無考然必在西捕魚兒淖爾即錄之孟亦烈川即今之貝爾淖爾在東自此帝駐於東以後戰事皆在東

方可以考地

是冬汪罕自克魯倫河往忽八海牙部衆隨之其弟札罕不與汪罕將阿勒屯阿速克

史錄按敦阿述此與祕史

音伊勒忽禿兒

史錄燕火脫兒祕史額勒忽禿兒

伊兒晃火兒

史錄延晃火兒

忽勒巴爾

元史祕史忽勒巴里錄渾八力

謀曰吾兄汪罕心性無

恆多殺害骨肉，迫而投哈喇乞鰓。我輩其可久依之乎？阿勒屯阿速克泄其言。汪罕執伊勒忽禿兒、伊兒

晃火兒，縛至帳下。汪罕責伊勒忽禿兒曰：

執二人而責一人，與親征錄同。

吾等自唐古特來，中途作何語而遽背之乎？我

不與汝等同也。唾其面，帳中人亦共唾之。阿勒屯阿速克曰：我惟不願棄故主，故泄此謀。

原文譯述略異，不得其故，幸有親征

錄可以意揣而譯之。

札罕不與伊勒忽禿兒、伊兒晃火兒、納鄰太石。

原文更有納鄰脫忽魯兒，同奔，諸書無微附誌於此。

皆奔乃蠻，先遣人告太陽

汗曰：阿勒屯阿速克譏於吾兄汪罕，故我等來奔，願盡心力以事新主，乃蠻受之。

此數語諸書未見。

是冬，汪罕駐

忽八海牙，帝駐乞鰓界上察哈察兒。

即史錄之徹徹兒山，案蒙古釋花音如徹徹，猶云花山地近金界，可以考地。

率兵攻蔑兒乞酋阿剌兀都兒，泰亦

赤兀酋哈罕太石、塔塔兒二酋察忽兒。

句

開兒伯克。

哀成變譯作開兒伯克兒，案上三人足證親征錄，惟末一人名大異，又錄皆謂塔塔兒部長，此乃有蔑兒乞，泰亦赤兀，必誤，部族考

可互證。

是時四酋聚合一處，阿剌兀都兒爲之長，帝與戰於答蘭捏木兒格思，敗之。朮赤、哈薩兒未與斯役。

聞哲別言：

錄哲不哥，蓋即祕史之者卜客，此作哲別誤。

翁吉剌部畔去，不告於帝，自率所部往攻。帝聞而責之，翁吉剌以無端被

兵爲怨遂合於札木哈。雞年翁吉刺特亦乞刺思火魯刺思朵兒奔塔塔兒哈答斤撒兒助特諸部會於

刊河。

祕史音同。史錄作撻河。案今俄羅斯地圖額爾古納河東有支水曰旱河在呼倫淖爾東北約三百里水道提綱云克魯倫河又折正北流有撻河自東南合活輪河等五水西北流來會內府輿圖作根河根也振也旱也撻也刊也皆譯音之異祕史云順額兒古撻河至於刊沐遼必卽此河札木哈舊居額兒古撻河見祕史而諸部皆在額兒古撻之南北行與合故曰順也

議立札木哈爲古兒汗。

蒙古語古兒普也猶云統轄之汗西遼之古兒汗義同

自此至禿

拉河。

多桑謂巴兒渚納淖爾之北有禿拉河當卽此河然史錄作禿律別兒河字音未全協不可爲據

舉足踢河岸揮刀斬林木而爲誓曰孰洩此謀如頑士如斷

木遂潛師而來有火力台者聞其謀以語其妻舅火魯刺思人麥兒吉台麥兒吉台謂宜速往告變予以

剪耳之白馬。

錄云蒼驢白馬

夜經一古關。

所謂圈子是也

其將曰忽蘭把阿禿兒。

貝勒津云槐因人秦亦赤兀部內案槐因爲樹林所謂林木中百姓秦亦赤兀敗亡餘衆散居

樹林故有是稱

其警夜之將曰哈刺蔑兒乞夕。

亦云是火魯刺思人恐有訛

見而執之然是人亦心附於帝贈以己之黑馬。

錄云

謂乘此庶可以脫追者火力台又行遇別隊載札木哈白帳者欲執之疾馳得脫至帝處發其謀帝卽

起師迎戰於亦提火兒罕之地大破其衆札木哈遁翁吉刺部來降。

此節足證親征錄惟少塔海哈洩謀於抄吾兒一節麥兒吉台或卽錄之也速該或是台烈台

抄兀兒上三字之訛。錄云：家人火力台。此亦似誤。亦提火兒罕。即海刺兒帖尼火魯罕。而奪上三字音。地在刊河之南。海刺兒。正河名。帖尼。支河名。火魯罕。蒙古語謂小河。詳親征錄注。多桑謂元史作哈里雅爾台和囉噶之地。與拉施特語大異。多桑蓋但見元史改本。未見原本也。此役無汪罕。蓋不及約會。祕史牽併紀之。種種錯誤。而告變之人。僅舉一火力台。則與此同。又雞兒年三字。可爲引據。貝勒津譯述。此節不其明晰。兼采多桑哀武變所譯。犬年。壬戌。史錄自。此始有紀年。帝自兀魯回失魯。

楚兒只特河。

史錄。兀魯回失連真。祕史卷五。兀勒灰河。失魯格勒只惕地面。此皆云河。與史錄同。字數與祕史合。案帝自庚申年駐東未返舊居。則此河亦當在東。水道提綱。蘆河。土名烏爾虎河。源出索岳爾濟山。曲曲而西南三百里許。經烏朱穆秦

左翼東六十里。折而西流。合色野爾濟河南。合音札哈河。質爾洪河。入右翼界。至克勒河朔之地。濶蒙古游牧記。烏珠穆沁左翼牧地。當索岳爾濟山西。有鄂爾虎河。繞其游牧。匯於和里圖。遼爾。張穆又案方略。作吳兒會。亦作烏爾會。又作吳爾揮。圖作吳兒灰。今考兀魯回。河。即此。色野爾濟。即索岳爾濟。山名。亦河名。急讀色野爾濟。即成失連真。故史錄皆爲河名。失魯楚兒只。即索岳爾濟之訛。祕史謂地名。又中有格字。音不能相合。俄羅斯地圖。兀魯回變音爲烏拉圭。色野爾濟作蘇攸勒奇。兩河會而爲遼爾。與游牧記合。與提綱不合。內府輿圖作烏爾揮河。形與俄圖略同。提綱所云。不盡符合。惟亦無匯入之遼爾。又虞集句容郡王世勳碑。也只里王爲叛王。火魯哈孫所攻。王從成宗移師援之。敗諸兀魯灰。還至哈刺溫山。夜渡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部。兀魯灰即此河。與哈刺溫山相近。與遼近。東亦。率師攻察罕塔塔兒。案亦塔塔兒二部。拉施特謂塔塔兒共六部。詳部族考。禁止臨陣掠物。俟事畢均分。阿勒壇。火察兒。

答力台幹赤斤達令。帝令虎必來哲別。奪其所掠。以分於衆。三人由是懷恨思畔。是年秋。乃蠻酋不亦魯

黑汗。蔑兒乞酋托克塔別乞。

錄於此處亦
稱脫脫別吉。

撒兒助特酋阿忽出把阿禿兒。衛刺特酋忽都哈別乞。暨朵兒

奔哈答斤諸部。大合衆來攻。帝與汪罕先遣人於貴赤。

即捏干貴因部。

撒克徹兒。

即撒兒。

赤兒海。

即赤忽兒黑。三地詳見錄注。

乘

高瞭望。自與汪罕離兀魯回失魯楚兒只特河。向汪古部地以行。近哈刺溫赤敦。

當即史之阿蘭寨。是山近金東北界。見前後注。

汪

罕子鮮昆在邊外。從而後。行及山隘。踰隘即汪古部界。而不亦魯黑已至。見鮮昆軍。謂其下曰。此衆可聚

而殲也。遣阿忽出把阿禿兒。

此處又云是哈答斤人。哀忒變則謂率哈答斤人。

及托克塔別乞之弟忽都。

拉施特謂托克塔子忽都。弟亦曰忽都。

爲前鋒。

猶未戰。而鮮昆軍已過山隘。至汪古部地。乃繼等軍從之。以巫術致風雪。

云以石子置水中則雨雪。案方觀承松漠草詩注云。蒙古西域祈雨。以檣達石

浸水中呪之。輒驗。檣達生駝羊腹中。圓者如卵。扁者如虎脰。在腎似鸚鵡嘴者。其色有黃白。駝羊有此。則漸羸瘠。生剖得者尤靈。

然風反吹。雨雪。敵不能進。遂自山隘退回。行至奎騰

之地。

即闊亦田之異文。案元史語解曰。奎騰。冷也。是地本寒。又遇雨雪。故皆僵凍。合祕史觀之。此役敵兵未戰而潰。史錄謂大戰於闊奕壇。恐非是也。蒙古游牧記。蘇尼特左翼旗東北四十里有寒山。蒙古名奎騰。似即是地。

士馬僵凍。紛

墜山澗。不復能成列。札木哈率衆來應。見事敗。即退掠諸部之先立已爲汗者。繼乃歸於帝。

哀忒變云。即掠哈答斤等部。乘

敗劫奪。說亦中情。札木哈應歸於汪罕。而此云帝。可疑。以上所紀。皆可證明史錄雖情節開有不詳。而考地之功。則發華書所未發。

帝與汪罕同駐阿刺兒之地。冬。帝駐阿兒卻宏哥兒

之地。

原書是地謂古時翁吉刺特駐冬之地。冬無水。以雪爲水。其後呼必賽可汗敗阿里不哥於昔木兒台。亦距阿兒卻宏哥兒不遠。又多桑曰。蒙古謂水島爲阿刺兒。案元史語解。阿喇勒。水中島也。多桑說不謬。阿兒卻宏哥兒。當卽錄之。阿不禮闕惑哥兒。多桑云。在沙漠中。離哈喇溫亦不遠。案元史。世祖敗阿里不哥於昔木土腦兒。史不詳言其地。今俄羅斯地圖。獨石口東北四百里。多倫淖爾正北二百里。有沙博爾台。淖爾蒙古游牧記作西巴爾台。謂是泥濘。在蘇尼特右翼南六十里。又右翼東南七十里。有占木土鹽泊。皆似卽昔木土之轉音。沙博爾台東北不及百里。爲達賴淖爾。蒙古游牧記。阿巴哈納爾右翼旗牧地。有達里岡愛淖爾。注云。多倫正北三百五十餘里。有池二處。其大者名達爾諾爾。周廣二百餘里。中有島嶼。多桑所謂阿刺兒。其此地耶。考之俄圖。則達賴淖爾在多倫淖爾西北。相距只二百餘里。游牧記云。正北異里數亦異。意行程迂繞。非逕直也。阿巴哈納爾旗西鄰爲阿巴噶旗。其右翼西南百二十里有鴛鴦深。蒙古名昂吉爾圖。亦見游牧記。蒙古稱鴛鴦爲昂吉爾。金史撫州柔遠縣下云。鴛鴦深又名昂吉深是也。今俄圖亦有此淖爾。在多倫淖爾西北不及二百里。翁吉刺部似由此得名。然元初翁吉刺牧地在此深之東北。故云古時駐冬之地。非牧地在深旁。觀祕史卷一也。速該之遇翁吉刺。固知在北也。游牧記又云。克什克騰旗西北至蘇巴爾噶闊霍果里。案蒙古謂黃山曰洪果爾。與惑哥兒音叶。霍果里卽洪果爾。雖未必一地。而可爲阿不禮闕惑哥兒稱名之證。

帝欲爲長子朮赤求汪罕女察兀兒別乞。鮮昆子禿撒哈

原文作禿撒布哈。多布字。據祕史與錄刪之。

亦欲求帝女豁眞別乞。而兩不諧。以是交漸疏。札木哈知之。欲唆以生變。謂鮮昆曰。我兄諸達。與君之敵

人太陽汗潛通。常遣便往來。將不利於君。阿勒壇。火察兒。答力台爲之證。又有圖海忽刺海。

原注。忙兀部人。

兒忽蘭。

原注。阿答兒斤人。

亦欲協力攻帝。時鮮昆別居阿拉忒之地。

疑卽祕史之別兒客額列惕之下三字音。

遣撒而罕禿答

卽祕史之撒亦罕脫。

迭額錄之察罕脫脫干

告汪罕曰。鄂倫額格之子。將害我等。宜乘其未發也。而先圖之。汪罕曰。札木哈之言不可信。越

日。帝移營居地稍遠。鮮昆又使人力請於父。謂耳聰能聽目明能視之人。確鑿言之。而猶不信。此何以故。即祕史有口有舌之人。汪罕曰。彼屢有德於我。我不可負。我屢勸汝而汝不從。我年老矣。但思安我骸骨。聚置這般說。如何不可信。

一處。錄云。垂老遺骸。冀得安疑彼文而此實也。汝欲爲。汝善爲之。冀天佑汝。汝可禱祀以求也。言畢。甚以爲憂。鮮昆陰遣人燒帝

牧地之草。

可證史錄。

猪年。鮮昆與諸人謀。僞許婚。遣烏黑台。昆察特。邀帝赴宴。

錄云。不花台乞察。此微異。原書云。乃蠻人稱之曰布哈烏拉。蒙古稱之爲

昆察特。哀忒蠻譯作海察特。與乞察略近。惟贅增二人不可從。

帝卽往。從二人。當是十人。

路逕豪力克額赤格之居。宿其帳中。蒙力克謂不可往。宜

以馬疲道遠爲詞。遣使代往。帝從之。卽自歸。汪罕父子謀不成。欲乘不備掩襲。汪罕之臣哀客扯闌

卽也客扯

連錄作也可察合蘭。

歸告其妻阿刺黑因特。且曰。此時如有人往告。不知帖木真若何酬之矣。其妻戒以慎言。毋使

人聞以爲實。

阿刺黑因特見祕史。亦誤作因。錄云。其子亦刺罕。必是其妻阿刺黑。而誤其子亦刺罕。蒙文同文亦。阿二字常互誤。

適牧人乞失力克

原誤乞爲庫。

送馬湏至帳外。聞

是語以告其侶巴歹。巴歹往覘，則哀克扯闌子巴鄰苦延。

當如祕史作
納鄰客延。

在帳外礪箭鏃，聞父母之語而曰：

汝等自泄機密事，乃欲人爲瘖啞乎？巴歹告乞失力克曰：信矣。即乘夜來告。

原注：今有貨勒自彌答刺罕，土蠻答刺汗，薩塔克答刺罕，皆此二人之後裔。

帝亟移營，向失魯楚兒只特山路以去。

上文作河名，此爲山名，則仍是色野爾濟之訛。

分軍於卯溫都爾山後瞭望。汪罕兵自卯

溫都爾之路。

觀祕史，則汪罕兵在山前行，故瞭望者無所見。

至紅柳林中，蒙兀稱烏闌不兒罕。

當如祕史作忽刺安不刺合惕，明孝元儀武備志，韃靼方言：紅曰伏刺案，柳曰補兒哈，可證。錄

作忽刺河卜魯哈音近。惟稱二山係誤。蒙古游牧記：克什克騰旗西南四十三里有漠海恩都爾山，案克什克騰牧地當潢河之源，蒙古曰西喇木倫，所謂西遼河是也。在色野爾濟山西南，與上文諸地近合。漠海合音如卯。祕史蒙文亦作卯，危義謂不好，溫都爾謂高。伊

兒吉歹之從者泰出欽黑歹。

句

牙都兒正牧馬。

伊兒吉歹，祕史作阿勒赤歹，哈準子帝姪。伊阿二音互誤。蒙同文同。祕史作赤吉歹牙的兒，錄作泰出也迭兒，以此較之，則祕史奪泰字音，錄奪吉

歹音，原譯欽黑歹，誤屬下一人名，今改正。

見敵至，亟馳告帝，時駐哈蘭真額列特。

祕史作合刺合勒只惕額列惕，上五字合音爲哈蘭真，下三字爲沙陀之解，錄作合蘭只，甚叶。惟史錄皆移於後，祕史敘此戰

甚分明。

日出時，倉卒備戰事。

錄所謂日
銜山也。

慮衆寡不敵，謀於諸將，烏魯特將朮赤台以鞭擦馬鬣而無言，忙兀

特將忽亦兒答兒奮然請先進，謂當出敵之背，樹我幟於奎騰之山，不幸陣沒，有三子在，惟我主憐之。

不意

元史畏答兒傳，乃得此左證。祕史敘戰事，雖亦有朮赤台傳爲證，而未盡確也。

諸將亦奮，謂雖衆寡不敵，或得邀天祐。忽亦兒答兒爲前鋒，先敗只兒斤

部，爲汪罕部下最勇卒。繼敗豁里失列門太石，爲汪罕大將。攻至中軍，鮮昆奮勇來戰，矢傷其面。汪罕乃

斂兵罷戰。此役爲帝一生有名戰事。蒙兀人至今稱道之。哈蘭真額列特地近乞鰓國界。

此數語當是拉施特自注。然

汪罕軍勢仍盛，帝見不敵，亟引退。退後，部衆渙散。帝乃避往巴兒渚納。是地有數小河，而是時水涸流濁，僅可飲渾水。帝慷慨酌水，與從者誓。當日從者無多，稱之曰巴兒渚特。延賞及後世焉。

史錄言班朱尼河飲水，誓衆在遣使後。祕史同。

此在戰後獨異。然觀札八兒傳，似戰後卽至此矣。祕史稱爲海子，考之俄圖，幹難河北俄羅斯界內有巴兒渚納泊。俄音似巴勒赤諾泊。北有河曰圖拉，入音果達河，就俄圖觀之，河泊不相連屬，或水漲時通入於河，或近地尙有小河而圖未載，故史錄以爲河名。俄人游歷至此，謂其地多林木，宜駐夏，可避兵。蒙古人尙指是地爲成吉思汗避難處也。巴兒渚納爲渚爾名。祕史獨是。

旣而渙散將士漸來遇，帝至鄂爾河。

原書謂河在哈兒達克哈特地界，爲禿格察爾後王部地。案西

域史之禿格察爾，卽世祖朝之塔察爾，爲幹赤斤大王之後分地。在客魯倫河東下。云沿哈勒哈河溯上流行，則是自西北向東南。巴兒渚納正在西北行程，可按而知。哈勒哈河，今曰喀爾喀。入捕魚兒渚爾。今曰貝爾渚爾。所謂鄂爾河，必近哈勒哈河，必在西北。案俄羅斯地圖，捕魚兒渚爾與枯倫渚爾一水相通，曰烏爾順河，或卽此鄂爾。奪順字音，又烏爾順河東北支流曰鄂爾渾河，惟俄圖有之。水道提綱及內府輿圖皆不載，或卽此鄂爾而奪渾字音揣測求合，當不外是。

數其衆，得四千六百人。

分兩隊沿哈勒哈河南岸溯上流以行每隊二千三百人帝自率一隊彼岸之隊爲烏魯忙兀等衆

與親征錄

悉合行及翁吉刺特分部之酋帖兒格阿蔑勒駐地

祕史音叶錄作帖木哥阿蠻祕史此卷及卷五皆作兩人錄似一人此書亦一人又別見於部族考

帝遣使謂之

曰我等本爲諸達

當云姻親

今如相從則情好如舊不則以兵相見於是帖兒格阿蔑勒來附帝遂駐於董嘎

淖爾脫兒哈火魯罕是地有湖有河水草茂美因以休息士馬遣阿兒海者溫謂汪罕曰

阿兒海者溫爲一人與祕史異詳部

族考我今駐董格淖爾脫兒哈火魯罕水草皆足矣父汪罕昔汝叔古兒罕責汝謂我兄忽兒察忽思不亦

魯黑汗之位不我與而汝自據之汝又殺塔帖木兒太石不花帖木兒二弟古兒罕乃逐汝至哈刺溫哈

卜察

哈卜察義爲猛隘

汝僅遺數人相從

當是百人

斯時救汝者何人乃我父也泰亦赤兀之兀都兒富延

貝勒津譯兀都兒諾延哀

忒蠻譯都兒富延祕史作忽難而人名未全錄作兀都兒吾難即兀都兒富延互較而訂正之

八哈只二人則率兵無多

祕史全誤

汝往哈刺不花

即錄之阿刺不花下有又往某處注云原文字

已不辨

又往土拉壇禿朗古特

即錄之禿烈壇禿靈古

後至哈卜察爾

即阿不札

而至古蘇兒淖爾

即曲笑兒澤

以遇汝叔古兒

罕。其時古兒罕在忽兒奔塔刺速特。

錄有塔刺速。祕史作忽兒班帖列速惕字音全備。

勢敗而遁。僅餘二三十人。自此入合申不復

返。我父奪古兒罕之國。以復於汝。由是結爲誼達。我遂尊汝爲父。此有德於汝者一也。再者。父汪罕。汝避

居於日入之地。隱沒於中。

西遼在西故云。

汝弟札罕不在察富古特之地。

云是乞爾地。卽錄所云漢塞也。

我舉帽招之。大聲呼之。

以致彼來。彼欲來。而蔑兒乞迫之。使不得來。我令我兄弟自蔑兒乞中救之。始得從察富古特之地以來。

乃救彼之人。旋爲被殺之人。則我又以汝故而殺我兄弟二人。此爲誰。薛徹別乞。我兄。泰出勒。我弟。此有

德於汝者二也。

多桑。哀武鑾譯。謂薛徹。泰出往救。與元史同。貝勒津所譯。有費解語。而二人往救之意。確含言中。入後數語。則爲親征錄獨得之證。用知史錄立言各異。而有本則同。泰出之名。此處獨增尾音。尤爲錄中魯字確證。合三人譯本。以史

錄疏通之。或無大謬。然上文記事。與帝此言不能處處吻合也。

再者。父汪罕。汝如雲中日影。緩緩而升。如火燄。緩緩而騰。以來就我。我不及半

日。而使汝得食。不及一月。而使汝得衣。人問此何以故。汝宣告之曰。在木里察克速兒。

哀武鑾譯此名。與祕史木魯徹薛兀勒最叶。惟

增克字。卽史錄木那察之役。

大掠蔑兒乞之輜重牧羣。悉以與汝。故不及半日而饑者飽。不及一月而裸者衣。此有德於

汝者三也。曩者蔑兒乞在不兀刺客額兒。

原譯音誤詳前

我使人往覘托克塔虛實。汝知有機可乘。不告於我而

自進兵。虜忽禿黑台哈敦、察勒渾哈敦。並其子忽圖赤老溫。取其奧魯思。

原書皆以忽圖爲弟。見前注。奧魯思解爲國。亦爲部落產業。

而無

絲毫遺我。汝後與我共攻乃蠻。在拜答刺黑別勒赤兒之地。

此處別字音不誤

忽圖赤老溫率其部衆離汝而去。

可克薛古撒卜刺黑遂掠汝之奧魯思。我令博爾朮、木訶里、孛兒忽勒、赤老溫盡奪之歸。以致於汝。此有

德於汝者四也。昔者我等在哈刺河濱。與忽刺安必兒答禿兀特相近之卓兒格兒痕山。

錄云。哈刺哈山谷。此云。哈刺河。微異。

以下皆可考明。錄地詳親征錄注。

彼此明約。如有毒牙之蛇。在我二人中經過。我二人必不爲所中傷。必以唇舌互相剖訴。

未剖訴之先。不可遽離。今有人於我二人構譏。汝並未詢察。而卽離我。何也。再者。父汪罕。我如鷺鳥。自亦

兒古山飛越捕魚兒淖爾。

卽錄之赤兒黑山。孟而澤。案赤兒兒忽山近捕魚兒淖爾。當卽此山。祕史卷一也。速該遇德薛禪。亦在赤兒兒古。是知譯忽譯古。皆無不可。皆非定音。

擒灰色藍色足之

鶴。以致於汝。此鶴爲誰。宋兒奔、塔塔兒諸人是也。我又如藍色之鷹。

恐是海東青之誤譯。

越古闌淖爾。

必是枯倫淖爾之誤。

擒

藍色足之鶴。以致於汝。此鶴爲誰。哈答斤。撒兒助特。翁吉刺特諸人是也。

據此則親征錄譯述未全。錄作鶴。此言鶴案正字通。鶴大如鶴。青蒼色。亦有灰

色者。長頸高脚。項無丹而頰紅。又正韻。鶴。水鳥也。以其如鶴。故西書譯爲鶴。以其爲水鳥。故於此二湖擒之。亦可見此數部皆在此兩淖爾左右。

今汝乃仗彼以驚畏我乎。此有德於汝者五也。

父汪罕。汝之所以遇我者。何一可如我之遇汝。汝何爲恐懼我乎。汝何爲不自安乎。汝何不使汝子汝婦

得甯寢乎。我爲汝子。曾未嫌所得之少。而更欲其多者。嫌所得之惡。而更欲其美者。

此二語見秘史蒙文。錄亦述之。而意似誤會。

譬如車有二輪。去其一則牛不能行。遺車於道。則車中之物。將爲盜有。係車於牛。則牛困守於此。將至餓

斃。強欲其行而鞭箠之。牛亦惟破額折項。跳躍力盡而已。以我二人方之。我非車之一輪乎。凡此皆帝之

言。所以諭汪罕也。

直與親征錄如出一手。

又使謂阿勒壇。火察兒曰。汝二人疾惡我。將仍留我地上乎。抑埋我地下

乎。我嘗告把兒壇把阿禿兒之子。

案把兒壇四子。時則答力台尙在。蓋隱指之。秘史亦作把兒壇。惟稱其子薛徹泰出世系大誤。史錄作八兒合。亦誤。

及薛徹別乞泰出二人。

及字斷不可少。幹難河地。詎可無主。我勸其爲主而不從。我因汝火察兒爲捏坤太石之子。勸汝爲主。而亦不從。

又因汝阿勒壇爲忽都刺哈汗之子。勸汝爲主。而又不從。汝等必以讓我。我由汝等推戴。故思保祖宗之土地。守先世之風俗。不使廢墜。我旣爲主。此與錄語略異則我之心。必以俘掠之營帳牛馬。男女丁口。悉分於汝。

郊原之獸。合圍之以與汝。山藪之獸。驅迫之以向汝也。今汝乃棄我而從汪罕。三河之地。我祖實與。慎毋

令他人居之。此處譯語不明。依錄書之。又使告脫忽魯兒曰。汝祖爲我祖俘爲奴僕。故我稱汝爲弟。汝父之祖塔塔。原譯

音似禿克禿圖。與錄之塔塔爲近。祕史作幹黑答。不合矣。故舍祕史而從錄。爲扯勒黑領昆都邁乃所虜。塔塔生雪也哥。原譯。賽克布兒。錄作雪也哥。即賽克二字音。祕史作速別。該則是賽克布

之對雪也哥生闊闊出黑兒思安。原譯。闊闊出希兒思。奪安字。祕史作闊闊出乞兒撒安。變思爲撒。闊闊出黑兒思安生也該晃脫合兒。此從祕史。

錄有訛字。原譯哀克宏脫合兒。也該晃脫合兒生汝。汝思得我之基業。阿勒壇。火察兒必不汝與也。在昔汪罕所飲之青鍾

馬乳。我起早亦得飲之。汝輩殆由是妒我。我今去矣。汝輩恣飲之。量汝能飲幾何也。原譯不明。依錄著之。祕史謂是告札木哈。恐誤。

又謂阿勒壇。火察兒曰。汝二人今從我父汪罕。毋有始無終。使人議汝向日所爲。皆札兀特忽里之力也。

此處語意以
祕史爲是。

今如有人以我故而痛我。將來亦必有人以汝故而痛汝。縱今歲不及汝等。明冬將及汝等矣。

又告汪罕曰。請遣阿勒屯阿速黑忽勒巴爾二人爲使。或一人來。昔者戰時。木訶里把阿禿兒

錄云忙納兒。
未知孰是。

失銀鞍轡黑馬。請以歸我。鮮昆諳達當遣必勒格別乞脫端二人來。或一人札木哈諳達哈赤溫。

見祕史。
蒙文作

合赤溫
別乞。

阿赤黑失侖阿刺不花帶。

原譯無此人。汪罕部族考中有之。以阿刺不花爲一人。帶兒爲一人。未知確否。今依錄作
一人又札木哈之下。有朱刺人名無考。比譯部族考。乃悟卽也。客扯蘭然錄未載。故刪。

阿勒壇。火察兒亦各遣二人。否則遣一人。使人之來。可以在捕魚兒淖爾遇我。如我他適。則可在哈潑哈

兒哈答兒罕之路尋我。

可爲錄之哈八刺漢答兒哈
證據。惟不如錄之敘次清晰。

使者既致各詞。汪罕曰。彼言誠有理。誠爲受損。惟我子鮮

昆。有以答彼。鮮昆曰。彼稱我爲諳達。而又常冒我。

貝勒津注云。下有托忽布特一語。疑是蔑兒乞之托克塔。語意難解。案
此見祕史。雖有譯注。而仍難解。無惑乎西人不能譯也。錄云。以玩物視

我。亦是不得已
而渾括之詞。

稱我父爲父。而又冒我父爲好殺人之老者。今日使不能遣。惟有一戰。我勝則併彼。彼勝則

併我耳。卽令必勒克別乞脫端建旗鳴鼓。秣馬以待。帝旣遣使。卽率部衆往巴兒渚納。

此爲再至。華書惟是
時一至。不知何者爲

得實。時有亦乞刺思人李徒爲火魯刺思人所逐，敗奔來合。朮赤哈撒兒先別居於哈刺溫赤敦山。山離野狐嶺不遠，亦見下注。

爲汪罕襲掠，妻子皆失，途中糧絕，以死獸爲食。此與秘史喫生牛皮筋語意相類。尋至巴兒渚納，始與帝遇。汪罕自

哈蘭真戰後，駐於起特忽魯哈特額列特。此可證明史錄之誤，只感忽廬即起特忽魯或原作只忒而訛爲只惑。乃有答力台、幹赤斤、阿勒壇者

溫、火察兒別乞。此二人，惟此處有者溫，別乞之稱謂與錄同。札木哈、渾八鄰。據此則錄奪渾字。蘇克該。部族考又作蘇葛，克即錄之梭哥台。脫忽魯兒。即脫機。圖

海忽刺海。錄作塔海。忽都呼特。原譯忽都帖木兒，而部族考則作忽都呼特，蓋即錄之忽都花也，改從部族考。錄作忽都答，答即特之變音。相與謀害汪罕，事覺。汪罕先捕之。

於是答力台、幹赤斤、渾八鄰與撒哈夷特部呼真部來歸於帝。呼真，原譯爲宏廓攸特，無考。譯部族考，則爲呼真，與錄之嫩真略近。祕史卷八帝以客列亦惕汪豁真姓

的人，與巴歹乞失里黑，又卷四蒙文溫真，撒合亦惕兩種人，溫真與嫩真益叶，而汪豁真亦與溫真甚叶，恐同族而異文，此之呼真又即豁真變音也。阿勒壇者溫、火察兒別乞、忽都呼特、札木哈

奔乃蠻太陽汗。是年秋，帝自巴爾渚納起師，將自幹難河以攻汪罕。哈里兀答兒、察兀兒罕本在朮赤哈

薩兒麾下，帝遣告汪罕，僞爲哈薩兒之言曰：「吾兄離我，今不知所在。我妻子皆在王所，我何歸哉？我今以

木葉爲帳。土石爲枕。望星而臥。我思從父。如王念我前勞。許我自效。卽束手來歸矣。汪罕信之。遣亦禿兒

干盛血於牛角。往與之盟。

錄謂煮漆器盛血。

三人偕行至中途。帝兵亦至。哈里兀答兒望見已營。恐其見而返轡。

馬良行駛。不能追也。乃下騎。僞言馬蹄下有細石。將扶去之。而亦浼其下騎。旣下。遂被執。獻於帝。帝以付

朮赤哈薩兒。

與祕史情節微異。

卽日夜兼進。至徹徹兒溫都爾。

多桑云。山在克魯倫河西。土拉河東。或當是也。

出不意攻之。盡俘其衆。汪罕

父子僅以數人逸去。行至中路。汪罕曰。不應與離之人。人亦不我離。而我自離之。今遽此厄。皆一人之罪

也。至乃蠻界之捏坤烏孫。爲守界將火力速八赤。

句

騰喀沙兒。

卽錄之帖迪沙。

所殺。送其首於太陽汗。太陽汗

責其擅殺。

詳見部族考。

鮮昆未被獲。逃經亦卽納城。

原譯。阿式克巴刺喀孫。下四字卽謂城。阿式克或是亦卽納之訛。

入波魯土伯特。

卽波黎吐蕃。蒙古稱吐蕃曰土

伯特。今西國稱西藏曰體伯特。當由蒙古而來。疑卽布隆吉爾。故西人譯波魯也。

劫掠爲生。部人逐之。逃至和闐。喀什噶爾近地曰苦先古察兒喀思每。

爲哈刺赤部主克力赤哈刺獲而殺之。

可證親征錄。下云。人謂此部主又獲其妻子。獻於帝而來附。

是冬。帝大獵於帖蔑延客額兒。歸駐舊

居宣布札薩以令於衆

札薩即號令見元史帝自庚申年起至是始返舊居史錄云龍庭文飾之詞也非地名

自鼠年至馬年凡七年馬年爲帝五十六歲

帝既滅汪罕乃蠻太陽汗遣使卓忽難

此哀武蠻所譯即月忽難之異文貝勒津譯忽達延爲忽難之誤至汪古之使朵兒必塔失悉無異詞可據以定祕史之誤聞復高唐王闕里吉思碑謂帶陽罕遣使卓

忽難字音相叶

告於汪古部長阿刺忽思的斤忽里曰我聞有人將稱帝我知天上惟一日月地下亦不容有

兩主請汝爲我右手我將奪其弓矢

原譯弓矢有誤

阿刺忽思遣朵兒必塔失以斯語告於帝汪古部由此結好

誠附鼠年春帝會諸將於帖木該

前作帖蔑延此作帖木該原譯帖木該句下又有必丁禿勒庫珠特地名祕史蒙文帖蔑延客額里下又有禿勒勤扯兀的地名或即此訛

衆謂方春馬

疲俟馬肥而後可帝弟幹赤斤曰汝等安得以馬瘦爲詞我騎尙壯可用我馬汝等未聞彼之言乎彼既

能攻我我即能攻彼若敗彼可以獲大名勝負固有天定奚畏焉別勒格台曰彼欲奪汝弓矢若竟被奪

骸骨將於何地安置彼恃國大馬蕃敢爲大言我但先發制人奪彼弓矢亦有何難奚畏焉帝然之望日

起師

當云望日祭纛詰朝進兵哀武蠻謂西域麻六月十五日起師歐羅巴麻則在二月十九日中西麻相差至多四十餘日至少十餘日則當爲中麻正月望日祕史四月之說甚不足憑

行至乃蠻境外客勒忒該

哈答濱哈刺河。

哈刺河卽錄之哈勒合河。客勒地名。見祕史。此哈勒合河必非東方之哈勒哈河。祕史有誤。

駐軍多日而敵不至。不得戰。秋。又會將士議進兵。

錄語未明晰。得此乃了然。

遣虎必來。哲別二人爲前鋒。

皆與錄同。

時太陽汗已至阿勒台河與杭海山之間。

阿爾泰山亦有阿爾泰河。惟錄與祕史皆

云山。而河則別名哈只兒。

亦遣兵爲前鋒。而自與蔑兒乞酋托克塔客列亦酋阿鄰太石。

當卽前奔乃蠻之納鄰太石。惟無札罕不。

衛刺特酋忽

都哈別乞。札只刺酋札木哈。及朶兒奔塔塔兒。哈答斤。撒兒助等部偕進。

乃悟兵出之遲。以待諸部之合。

帝軍有白馬。以

鞍翻墜於腹。驚突而入。乃蠻軍中衆皆謂其馬瘦。太陽汗因謀於衆曰。蒙兀之馬尙瘦。我若退軍。彼必尾追。則馬力益乏。我再與戰。可操必勝。其將火力速八赤曰。汝父亦難赤汗臨陣。從未以人背馬尾向人。汝今如是之怯。何不令汝婦古兒八速來。

此可證錄之是祕史之非。

言畢。含怒而出。太陽汗以是奮進。帝令弟哈薩兒主

中軍。自臨前敵。指揮行陣。札木哈望帝軍容嚴整。謂其左右曰。汝等皆藐視我諳達。今見其措置異於常人乎。乃蠻向來臨敵。謂如宰小牛羊。自足至項。併皮革亦不存留。今試視能否。卽離去。是日大戰至薄暮。

乃蠻大敗。太陽汗先以重傷臥於山。火力速八赤暨他將勸之起而不應。火力速八赤曰。今我等尙在山半。不如上山。徐圖再戰。太陽汗聞之。亦不應。火力速八赤又曰。汝妻古兒八速。已盛妝待汝凱旋。汝盍速起。仍不應。火力速八赤乃謂諸將曰。彼如有絲毫力氣。必能答語起身。今已如此。我等與其視彼死。不如再戰。使彼視我等死。遂皆下山苦戰。帝欲生致之而不從。皆戰死。帝大獎曰。麾下將士若皆如此。尙何慮哉。潰衆夜走納忽嶺。墜死者無算。朵兒奔、塔塔兒、哈答斤、撒兒助四部來降。蔑兒乞遁去。太陽汗之子古出魯克。逃依其叔不亦魯黑。冬。再征蔑兒乞。至塔兒河。即錄之迭兒惡河。遇兀洼思。蔑兒乞曾帶亦兒兀孫來降。獻女忽蘭哈敦。謂部衆無馬。不能從征。帝令散其衆於輜重後營。每營百人。以分其勢。迨大軍行後。其衆復叛。却略輜重。仍爲帝軍所敗。返所奪。帶亦兒兀孫逃去。帝圍蔑兒乞於台哈勒忽兒罕。祕史。台哈勒豁兒。合。即錄之。泰安寨。盡取麥端。即錄之。麥古丹。脫塔哈林。當即脫里。李斤之訛。哈俺諸衆。皆蔑兒乞部人。哈俺無考。多桑作支恆。案元史牙忽都傳。娶察渾滅里乞氏。察渾支恆音近。或即此族。祕史三種蔑。

兒乞之說恐不盡可憑

托克塔與其子奔不亦魯黑帶亦兒兀孫既叛逃至薛楞格河濱呼魯哈卜察築寨以居

即錄之治

刺溫哈卜察義謂隘也呼魯

與治刺音異疑治爲哈之訛

帝遣孛兒忽勒諾延及赤老溫把阿禿兒之弟沈伯率右翼軍討平之

皆可證錄之是祕史之非

而沈伯等名則祕史爲叶

牛年征合申圍力吉里城

亦可云寨云極堅固

數日下之毀其牆堞又往乞鄰古撒城

云此城極大上之力吉里城即錄之力吉

里寨此城則與錄之落思字數字音大異

亦下之大俘掠兼下他城得戶口財物駝馬牛羊無數而還

元史譯文證補卷一下

太祖本紀譯證下

虎年大會部族於斡難河建九脚白旗。

祕史謂九脚白旄纛最合蓋以白馬尾凡九爲旄纛非旗也

卽皇帝位羣下共上尊號曰成吉思汗。

從闊闊出之請也。闊闊出見豁壇氏蒙力克額赤格之子好言休咎形如狂衆稱之曰帖卜騰格理成爲堅強之義吉思爲衆數亦猶哈刺乞鰓之稱古兒汗古兒普也古兒汗衆汗之汗也。

此節當非脫必察顏原有當是拉施特增入西人曾

薈萃衆說以考成吉思稱名之義一曰成大也吉思最大也一曰卽天子之義別有蒙古人云卽位時有孔雀飛至振翅有聲似成吉思音故以定稱薩囊薛珍云有鳥鳴聲似成吉思鳥集方石於石中得玉印印背有龜龍形一曰成吉思卽騰吉思言海也西域人志費尼之書則云曾遇蒙古人知掌故者告我昔時有闊闊出其人似有前知冬令極寒時裸體而行大呼於途謂聞天語將昇帖木真以天下其稱號爲成吉思別無解釋拉施特修史則有釋義其言曰成爲力量堅強吉思爲多數當汪罕滅後闊闊出卽叔此論迨虎年卽位以古兒汗曾爲札木哈竊號不逾時卽敗故廢古兒汗不稱而從闊闊出之言稱成吉思汗世或訛傳平汪罕後卽稱成吉思汗然蒙古國史實載於平乃蠻後虎年卽位時也案志費尼拉施特皆元時西域人仕於宗藩撰著史錄親見國史其言如是夫復何疑蒙古源流謂

帝二十八歲已酉即汗位。固爲嚙語。祕史卷四即已稱帝號成吉思。亦屬妄談。元史親征錄皆出於脫必察顏。誠爲信史。有元一代大典所關。故備載其說。復起師征乃蠻餘孽。時不亦魯黑獵飛鳥於

兀魯黑塔山下莎酌河上。兵至殺之。

錄有飛獵二字。得此始解。山名同。河名合酌。二音略異。多桑云。山在巴勒喀什泊之北。

古出魯克托克塔奔也兒的石

河。兔年秋。以合申不納貢。不奉約束。再征之。攻下各城。是役之先。遣阿爾壇布刺二人

即史錄案。彈不兀刺。

使於乞

兒吉思。先至一部。受其降。繼至一部曰野牒鄂倫。酋曰幹羅思亦納兒。

先一部。部名曾名文已缺。史錄與祕史所記各異。今可取證於此。詳部族考。二

部酋盛禮款接。遣二使臣曰阿里克帖木兒曰阿特黑刺黑。偕來獻獵鳥。色白。

西土無海東青。故不能舉其名。二使名。元史無。惟錄有阿忒里。

刺。祕史二使。一阿惕乞刺黑。一答兒伯。下一人又似即帝所遣之迭兒拜。見下文。

龍年。自合申班師。歸舊居避暑。

可見龍庭並非地名。爲譯者文飾之詞。

冬。復征托克塔。古出

魯克。前鋒遇衛刺特部。其酋忽都哈別乞不能戰。遂降。用爲鄉導。至也兒的石河。殺托克塔於陣。古出魯

克從者無多。西奔哈刺乞鰓。古兒汗收撫之爲義子。嫁以女。詳見下文。蛇年春。畏兀兒國主亦都護聞帝威名。

殺哈刺乞鰓所遣監國大臣曰沙均。

即錄之沙監。

將遣人納款。帝聞其事。先遣阿勒撥魚土克。

句。迭兒拜使

其國。

錄之人名，可證秘史委吾二使。一曰答兒伯，似卽此之迭兒拜，惟非帝使。

亦都護厚款之，令其臣博古思阿世阿忽赤，

句 阿蘭帖木兒

卽錄之別吉思

阿蘭帖木兒，上一人名，錄未全，別吉思似古字之誤。

偕以來謁。若謂聞往來人言，皇帝雄威大度，能撫定百姓，故棄哈刺乞解，將遣使來

附，并以古兒汗情形上陳。不意帝使先至，譬雲開見日，冰泮得水，意不自勝。而今而後，願率全部爲僕爲

子，竭誠效力。其使之言如此。當托克塔中矢死時，其子忽都，

句 赤刺溫，

句 赤攸克，

句 呼圖罕蔑兒根。

元史

類編引親征錄云：脫脫子火都，赤刺溫，馬札兒，禿薛干，與元史已而弗傳所載四子名同。此書下二人名大異，又忽都謂是弟，則西域史之臆說，已見上注。秘史卷九有忽都合勒之名，似卽呼圖罕而非忽都，無從考異，祇可存疑。

不能得父全屍。

惟取其首，涉也兒的石河，將奔畏兀兒，遣哀不干爲使先往。亦都護殺之，與四人戰於真河，遂其衆。

哀不干卽

錄之別干，真河卽析河，詳錄注。

以蔑兒乞部爲帝仇，遣阿兒思蘭兀喀，

句 察魯忽兀喀，

句 孛拉的斤，

句 亦納兒乞牙松赤。

來告戰事。

錄四人，名未全。

旣而二使偕帝使亦至。

錄云：先遣四人來告，以西域史語意合之，似四使行在先，二使行在後也。

帝曰：亦都護果能輸誠效力於

我，復遣阿勒撥、魚士克二使，往徵貢獻。亦都護尋遣使進方物珍異。馬年夏，復遣使於畏兀兒。時帝在軍

中。此與錄語微異。秋。又征合申。帝至兀刺孩城。即史之兀刺海城。指揮軍事。既勝合申。納女而回。羊年至虎年。凡八年。虎

年帝六十四歲。羊年春。柯耳魯克部主阿兒思蘭汗來覲於克魯倫河。

即元史哈刺魯。字音與元史西北地附錄之柯耳魯叶合。祕史作合兒魯兀。續通鑑

作哈兒鹿。亦都護亦至。且曰。帝若賜我得在僕役之列。使遠近皆知我依託陛下襟帶之間。語意甚難譯。詳祕史注。我願

爲第五子也。帝知其意在親附。因曰。我以女與汝。汝爲我第五子。是年春。下令伐金。先令脫忽察兒率二

千人防後路。原注云。所謂後路。蓋防客刺亦。乃蠻等降衆乘大軍出而謀變也。錄云。出哨西邊戎。秋。出師。自此平定乞鯁。主兒只。一面與摩秦爲鄰。乞鯁稱

摩秦人曰蠻子。稱主兒只曰女直。稱哈喇乞鯁曰乞鯁韃子。印度語稱乞鯁曰秦。又曰摩訶秦。猶云大秦。

西域商人往彼。或僅稱秦。或稱摩秦。實應稱摩訶秦。案此皆拉施特增注之語。可以考訂佛書支那之稱。別有考。帝既入金界。下各城秦。遂

取昌。桓。撫等州。此下城名地名。皆中國字音。西域人譯音已誤。兼之傳鈔遺奪。經西洋人重譯。更覺比附無從。只可就史錄所見字音尙類者著之餘。概刪棄。太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取雲

內。東勝等州。軍至西京。一過而行。是秋。哲別取東京。先至城下。不攻而退。金人以爲真退。懈不爲備。哲別

既退五百里。留其輜重。選精騎晝夜疾馳。突至城下取之。帝困撫州。時金遣九斤、句幹奴、即爲明安、率

大軍駐溫根達坂。

即野狐嶺。祕史作忽捏堅答巴。答巴謂嶺。忽捏堅謂狐。原注。離哈刺溫赤敦不遠。原書九斤之下有朱台不知何人。今刪。

金將巴古失、句

桑臣二人、

錄但云軍師無名。

謂九斤曰。聞彼破撫州。方縱軍大掠。馬牧於野。若出不意。輕兵掩襲。必獲大勝。九斤曰。不然。彼軍形勢。不

易遽破。宜明日馬步齊進。次晨兵進。帝聞警。軍中方餐。棄飯而起。以二軍拒於獯兒嘴。九斤謂明安曰。汝

曾至蒙兀地。識成吉思汗。汝往彼陣。問以何故犯邊。彼言不遜。汝即冒之。明安如所戒而冒。帝命縛之。俟

戰畢再問。既而乞鰥、

此漢

哈刺乞鰥、

此漢

主兒只、

此金

諸軍大敗。伏尸徧野。復攻胡沙於會合堡。破之。

溫根達坂之戰。金之名將精兵多盡。於是役。蒙兀人至今道之。帝回至軍中。問明安曰。我與汝素無怨。何

以當衆辱我。對曰。我欲歸順。恐被人疑。不令我行。幸九斤使我爲此言。得乘此機。以至帝前。否則何由得

至。帝善其言。釋之。

此與親征錄皆在辛未年。

帝取宣德州。夷其城。

錄稱宣德府未是。

攻德興府。其地有園亭果木。釀酒極多。金

守以精兵，不能下而退，令拖雷汗。

即錄之四太子也可那顏也可大也，義爲大那顏。拖雷有是稱，見下。西域史稱之爲汗，蓋西域王皆拖雷後，亦追王之意。又西域史不曰拖雷曰圖里，謂稱名之義爲鏡，案元史語解圖

里鏡也，似元史之作拖雷爲誤。今仍依元史而識其誤於此。

赤古古兒干。

古兒干即駙馬。

率兵再往，登城毀其敵樓，破之而歸。歸後，此城復叛，屬金。

次年秋，帝自往平之。

此次年應是癸酉，上文遺脫猴年，遂爲壬申。

進至懷來，金大帥高琪力守此城，帝與戰，大敗之。追至哈卜察

勒。

義爲口隘，即古北口也。

死亡不可勝計。時金主嚴兵守隘，帝選翁吉刺特二將，曰喀台、曰布札。

即怯台，薄察二人。

駐軍哈

卜察勒。帝自將衆疾馳，繞出第二隘，曰紫荆口。金主聞之，遣將奧敦將兵守口，勿使出隘及平地。比至而

帝已度隘，復遣哲別往破他處臨末之口隘。

所謂臨末，蓋居庸關也。帝入紫荆口，令哲別往居庸。自南口攻出，錄文特晰明，此失載南口攻出之義。

自進兵與喀台、布

札軍合。

則古北口亦破矣。案古北，紫荆居庸皆長城隘口。此古之長城，在金內地者也。金築長城，則更在邊外，所謂繫山築寨。汪古部一軍守其衝要也。汪古導蒙古進兵，而外險失，昌桓、撫等州皆不保矣。至是而古北三處關隘亦盡失，中都危矣。親征錄敘述

詳明，合西域史觀之，可得太祖用兵之道。元史札八兒傳敘破居庸之事，全屬渺茫。

既又令喀台率五千騎守中都往來大路。

此較錄爲明晰，詳錄注錄有二將，此僅一人。

自引兵

攻涿州，二十日破之。

少易州。

遂分軍爲三，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往太行山右，攻下右邊一帶城邑，直至哈刺

沐漣而還。

原譚卓魯山當即太行山城邑名訛誤者多惟懷孟等音尙合原注河自西藏發源蓋即黃河

哈薩兒。

此帝之弟。

幹陳諾延。

拉施特原注。翁吉刺人。

主兒赤歹。

原注成吉思汗

子。布札。

原注翁吉刺人。

由山之左取薊州等處而還。帝與拖雷汗

原注亦稱之弟。

由中路不攻東平。大名。惟平他處城

邑而還。先又遣木訶里攻密州。取之。帝至中都。木訶里亦來會。

原注蒙古稱中都曰汗八里克。今曰大都。

自起兵至中都。共二年。

羊年至猴年。

此誤。應有三年。

雞年。帝在中都暮春時。金主與九斤。元帥等會議。

九斤恐是高琪之誤。

或曰。彼軍已疲。再與一

決戰。何如。王京丞相曰。

即完顏福興。

此非計也。我軍皆自都外招至。妻子皆在他處。不知其心何如。若敗則不

能復聚。勝亦各思就其妻子而去。祖宗社稷之事。豈可爲此孤注。當熟思之。今莫若遣使議和。彼必退軍。

俟其退後。再爲之計。金主然之。遣攸斤明安求和。獻公主哈敦。帝喜而退。攸斤明安送帝過哈卜察勒。至

麻池而返。

錄云。福興送上至野麻池而還。此云攸斤明安。不知與福興是否一人也。攸斤當卽上之九斤。又麻池無野字。

是年已四閱月。

則五月矣。本紀合錄不合。

金主遷都南京。

云在哈刺

沐漣。汴梁近河故也。

留其子及福興。

秦忠守中都。金主行至涿州。契丹兵在後。行及良鄉。金主疑之。令繳器械。衆

譚殺其帥鮮衰。

即錄之素溫。

自推志荅。

句

比涉兒。

句

阿刺兒爲帥而往北行。

可較親征錄。

福興丞相聞變發兵守

橋勿使北渡。

即盧溝橋。

叛衆聯合河之彼岸塔塔兒衆千人前後夾攻大破守橋兵盡奪軍裝馬匹。

原注塔塔兒人居於

此地服屬金主案錄言將塔塔兒乃人名此異或誤會也。

掠中都一帶牧羣驅逐守吏是事之先契丹人留哥乘亂據東京等地自立爲

遼王志荅比涉兒等以中都有備不能過遣人乞降於帝時遼王亦來降並入貢帝授留哥元帥與以廣

寧府令守。

原譯勾旺鎮撫二地細揣之即廣甯府三字音而誤增字誤爲兩也聊舉一節以見華地之難譯。

金主之南遷也以禿珠大石爲宣撫。

錄云以招討也奴爲咸平路宣撫復移

於忽必阿蘭此無地名而人名又大異殆誤然所記之事則一事也。

或於金主前言其有異志禿珠大石疑懼遂來降更遣子鐵克爲質給事於御

營旣而復叛自立爲東夏王。

原作東京。據錄改正。

所以然者由帝攻取金地已多金主復嚴刻故衆皆離心各據地

自立。

此數語必是拉施特增入歸潛志云宣宗喜刑法政尙威嚴此語誠非無據。

是年已五閱月。

史作七月。錄五月皆不同。

金太子棄中都而往南京帝命撒兒只

兀特人撒木哈偕明安率兵至中都與契丹將志荅等合遂圍中都金主聞中都圍急糧匱遣永錫慶壽

李英

永錫據金史原書。首將曰忠帥。三將爲從。曰恭速。曰康賽。曰李芬。此必訛誤。忠帥當即慶壽。見下恭速康賽或是永錫之訛。

運糧械往援。人負糧三斗。慶壽亦自負以勵衆。慶

壽行涿州。他將由別道。

錄謂李英自負。此云忠帥自負。又云忠帥行至涿州也。蔡即錄之旋風。蔡則忠帥明是慶壽矣。下文云。他將行至興北。則爲霸州之誤。或青戈之誤。

皆爲帝軍所獲。兩路無

一達者。中都糧盡。人自相食。福興丞相服壽自盡。秦忠逃往南京。明安入中都。遣使報捷。帝時駐桓州。

西人

考得蒙古稱此州曰

火兒敦。曰八剌哈孫。

命忽都忽諾延與翁古兒阿兒海哈撒兒往中都。檢視府庫。守藏官哈苔國和

原譯作二人。曰哈柳。

曰惠。必是哈苔國和之訛。

奉獻金幣。二將受之。獨忽都忽不受。取府庫藏物及哈答以來。

此處譯哈答未誤。

帝問忽都忽曰。哈答

曾否致餽於汝。對曰。有之。特未敢受。帝問何故。曰。城未破時。一絲一縷。皆阿勒壇汗之物。今城已下。則皆

我君之物。安敢竊取。故未受。帝獎其知事君之禮。分所有資之。而責翁古兒阿兒海哈撒兒。哈答挈其孫

尼克賽見帝而返。

錄有不珍也哈答。因其見孫榮山而還二語。何氏無可位置。遂誤以不珍也哈答爲西城城名。而刪因其八字。今可考正。尼克賽即榮山之轉音也。原文此下云。往宏州。西坑寨城而往。此語不可解。案錄有通州元帥七斤率衆

來降一語。下即守信安之事。因悟宏州即通州。西坑寨即七斤帥。特訛誤不能改正。由此亦得覓征錄原文次第。

金將張忽。

句張忽斤。

句衆格阿失林據守信安。倚山爲險。

久不能下。

此可考正錄
中三人之名

犬年。

年

帝在魚兒渚。

原譯戈奧兒。
殆魚兒之誤。

命撒木哈把阿禿兒率大軍由唐古特抵京兆。

原譯誤
作京州。

自潼關破汝州等處直至南京界上之花營大掠。

錄作杏花營。原文又有掠
灰都城而回不知何城。

又自陝州渡黃河趨西京。

金二將守西京曰寅答爾曰罕撒兒撒烈。

即那塔忽斜烈二
人錄作北京係誤。

出城迎降撒木哈受降而回帝又命蒙格力克

之子脫倫扯兒必攻眞定府。

原譯察罕巴剌哈孫又云乞歸
稱爲眞金胡城則是眞定府矣。

降之欲攻東平府河水爲阻不能克掠其地而還。

金人復取諸城鼠年。

這脫
亥年。

帝聞降將張致叛令木訶里率左翼軍往擒之平其地牛年帝旋師。

應是子
年旋師。

以

聞蔑兒乞人逃至乃蠻西界外。

原譯託克塔一弟
三子名已見前。

集衆圖再舉其地山高路險乃命速不台把阿禿兒率軍。

以鐵釘密布於車輪庶行山路不易壞。

此可證祕史
譯文之誤。

復令脫忽察兒以二千騎與合行至眞河。

此是吹河。
詳錄注。

大

敗蔑兒乞盡殺其人生獲呼圖罕蔑兒根檻致於朮赤朮赤聞呼圖罕善射試之果然遣人告帝乞

詳部
族考。

貸其死帝不欲遣後患仍令殺之托克塔後人無一得免者是歲禿馬特部酋歹都禿勒沙哈兒叛禿馬

特先已降附。聞帝南征，遂復叛。此部兵衆素強，帝遣巴鄰人納牙諾延及朵兒伯諾延往討。納牙以病不

行，帝躊躇久之，乃改命孛兒忽勒。孛兒忽勒問使者曰：「此衆人所舉乎？」抑上意乎？使者曰：「上意也。」孛兒忽

勒曰：「既如是，我必往，以我之軀，易人之血。」妻子惟主上憐之。既平禿馬特，孛兒忽勒亦陣沒。帝知其言，又

聞其死，甚痛悼之，以是厚撫其子，告其家人，勿過悲哀，我必優卹。

原譯以膽及臍
腑等語爲譬

虎年，封木訶里爲國王，伐

金。當木訶里在金境時，金人稱之爲國王。帝曰：「此佳兆也。」至是遂定封號，率汪古特萬人，

下云：又千人而無
部名，案錄則係火

朱勒
部也。

兀魯特四千人，亦乞刺思人二千，孛徒古兒干統之，忙兀特人一千，木勒格哈兒札統之。

即木哥漢札
原注：忽亦兒

答兒
之子。

翁吉刺特人三千，阿勒赤諾延統之。札刺亦兒人二千，木訶里之弟帶孫統之。又契丹女真之兵，烏

葉兒元帥、禿花元帥統之。

原注：此二部人皆新附，以二
將能得此衆，故令其統率。

皆屬木訶里節制。

原注：是時帝悉以金事付木訶里，而自謀西
方之事，錄在寅年，與此同。元史紀傳則在丁

丑，觀下西域之事，似非丑年起
年，當以親征錄之寅年爲合。

是年，哲別逐古出魯克至巴達克山撒里黑庫爾之地，殺之。

徐松西域水道記：葉爾
羌西八百里，色勒庫爾。

即撒里黑庫爾

乃繼餘孽悉靖。古出魯克於龍年自別失八里至庫爾車。

此殆非今之庫車。當是伊犁屬城。華文曰固爾札。

歸於古兒汗。至死。

共十一年。突而吉斯單與麻費闊那喝拉。

天山以北。西至錫爾河。皆曰突耳吉斯單。詳途魯吉釋地。麻費闊那喝拉。義謂兩河之間。錫爾河。阿母河中之地皆是。

先皆古兒汗屬

地。謨罕默德貨勒自彌沙。

即帝親征之西域王。

奉父遺命。亦歲貢三萬的那於古兒汗。

的那。錢名。

既而吞併近境。國益

強大。遂不納貢。又攻取布哈爾。令各城勿從古兒汗。乃有撒馬爾千。會謨斯滿亦來合。復通好於古出魯

克。使者往。遇諸塗。先是古出魯克知古兒汗無能爲。東方屬部皆叛從蒙兀。西域亦叛。又聞其父敗殘。舊

部尙在藏匿。思得其衆。以奪國土。言於古兒汗曰。我離舊地已久。今蒙兀爾往征乞解。乘今之時。我往葉

密里。句哈押立克。句別失八里。

上二地別有考。別失八里見釋地。

招集潰卒。衆必來從。可藉其力。以衛本國。古兒汗信之。

既東行。乃變舊衆果來附。遂肆劫掠。復遇貨勒自彌沙之使。欲共謀古兒汗。卽約東西夾攻。西勝則西軍

拓地至阿力麻里。和闐。喀什噶爾。東勝則東軍拓地至費那克特河。

河名無考。當在錫爾河西。

議既定。古出魯克卽進

攻入刺沙衰。

西域史云西遼都城之名。遼史則云虎思斡耳朵。

古兒汗與戰。敗之。古出魯克退而集衆。而貨勒自彌與撒馬爾千之

兵已至塔刺思。擒古兒汗之將曰塔尼古。古出魯克乘機再進。獲古兒汗。陽爲尊崇。實則篡國。自立越二

載。古兒汗以憂恚卒。

此與遼史乘直魯古出獵襲執之略異。而尊爲太上皇朝夕問起居則語意相類。

古出魯克既得位。復娶一妃。勸以從佛教。

妃名原文已缺。

由是諭令民間奉佛。不得奉謨罕默德。

天方教主名。

暴斂橫徵。每一鄉長家。以一卒監蒞之。自至和闐。諭民改

教。出示招集謨罕默德教人。辯論教理。衆皆至。其爲首者曰阿拉哀丁。與古出魯克往復申辯。詞不屈。古

出魯克慚沮惱怒。詈而縛之。釘其手足於門。衆情咸忿。而無如何。惟望帝軍之至。帝亦聞之。故遣哲別往

征。哲別示諭民間。各守舊教。從其先世所奉。勿庸更易。於是各鄉長皆殺監蒞之卒爲應。古出魯克在喀

什噶爾。軍未至先遁。

天山以北。西遼放都之地。若何攻取。則各書皆未言及。但言天山以南。

沿路居民。皆不容納。將入巴達克山。而哲別追及於

撒里黑庫爾山徑窄隘處。殺之。

云是報應。蓋天方教人語也。案此節必是拉施特增入。非國史所載。哀武變謬述則云。古出魯克至西遼。將謁古兒汗。慮有變。令從者僞爲已入謁。自爲從官立門外。適古兒汗長妃之女格

兒八速自外至，心異其人，入而詢得其故，乃延入。格兒八速以女兒忽嫁之，三日即成婚。晃忽時年十五，勸其夫勿信天主教，從佛教，並以古兒汗年老好諛，告其夫以趙承之道。餘云云。同古出魯克既於葉密爾三處收集舊衆，即至鄂斯懇，奪西遼之庫藏，攻八拉莎，爲西遼所敗。其時西域軍已至塔刺思，擒塔尼古八拉莎之民，聞警城守，不令鄂斯懇潰卒入城。潰卒之帥謨罕默德太石率衆圍攻十日，以衆毀門而入。大掠三日，繼而部下復叛其帥。古出魯克聞亂，亟進獲古兒汗，時天方歷六百八十八年，西歷一千二百一十二年，直魯古途讓位。古出魯克尊爲父，仍稱爲帝，而自執國事。直魯古憂悶成疾，越二歲卒。在位三十五年。古出魯克又娶西遼宰相之女其美，餘皆同謂是志費尼書中所云。又撒里庫爾道上地名章拉特尼山谷幽僻，可入不可出。古出魯克匿於中，哲別遇牧羊人，詢知蹤跡，令獵者導路，獲而殺之。葉爾羌等處悉定。爲帝虎年之事。案遼史直魯古在位三十四年，此多一年。其云西歷一千二百一十一年，爲太祖六年辛未，錢詹事大昕諸史拾遺謂西遼之亡當在辛未，諸家編年皆係以辛酉，係誤。得此可爲確證。拉施特謂古兒汗以女嫁古出魯克，他書有謂孫女者，此乃是外孫女，恐哀忒蠻誤譯。或是在長妃格兒八速而誤謂長妃之女也。

兔年至帝崩之豕年，凡九年。兔年，集諸子各將帥會議伐西域，定軍中

章程。

案帝伐西域，實是己卯出師。西游錄謂戊寅達行在，明年大舉西伐。耶律楚材傳亦謂己卯夏六月帝親征回回國。帝駐也兒的石河，應是己卯夏，而西域史辰年方至也。兒的石河與親征錄同，由此而見脫必赤顏之敘西伐，誤始龍年。元史既本之而又考

知他書，始於己卯，據以增入，於是攻取蒲華薛迷

思干兩城一事兩記，譯西域史乃知其病在此。

龍年，帝在也兒的石河駐夏，以復殺商之仇，遣使往告謨罕默德

貨勒自彌沙秋進兵。柯耳魯主阿兒思蘭畏兀兒主巴而朮阿兒忒的斤，阿力麻里主雪格那克的斤皆

從征。秋至訛脫刺兒城，令察合台、窩闊台圍攻，令朮赤往鄭忒因吉懇特。

即璽的養吉
干詳西域傳

令別將攻忽璽白

訥克特。

詳下忽遠
詳釋地。

自與拖雷攻布哈爾。撒馬爾干守脫剌兒將曰哈伊兒汗。

多桑作伊那兒只克。此與本紀
哈只兒只蘭禿上三字音類。

更有哈拉札汗率二萬衆助守。

袁武變作哈拉赤哈只醜。亦
與本紀哈只兒只蘭禿音近。

被圍至五月。城民慌亂。哈拉札汗議降。哈伊兒汗

不從。哈拉札汗乘夜出城欲遁。爲我軍所獲。察合台窩闊台以其不忠也。誅之。遂下其城。哈伊兒汗率親

兵三萬守城內寨堡。屢出戰。相持一月。死亡已盡。僅餘二卒。納自登屋揭瓦擲人。旣被獲。殺之於庫克薩

菜。

地見
下。

朮赤先至撒格納克。

爲鄭忒屬城。
在錫爾河濱。

遣忽遜哈赤諭降。

多桑作哈三哈赤。哈
三爲忽遜之變音。

被殺。下令晝夜更番迭攻。

屠其城。以忽遜哈赤之子守之。復下奧斯懇。

句八兒眞。

見本紀。原譯八
兒哈力懇誤。

攻遏失那斯。城中兵衆。且山盜賊

入伍。皆能戰。然大半陣沒。警至鄭忒。守將庫特魯克汗夜遁。過錫爾河。經沙漠。以往貨勒自彌。朮赤令成

帖木兒。

西域傳中
有是人。

諭降鄭忒。是時城中無主。衆民皆拔刃相向。成帖木兒以撒格納克殺使致禍之事爲

告。且許不令兵入城。乃得免。歸告朮赤。卽督兵至城下。樹雲梯以登。驅民出城。以未抗拒。得不殺。惟數人

會冒帝，究獲殺之，以阿里火者守其地。

原注：布哈爾人。

分兵下因吉懇城。

即本紀養吉干。

遣烏羅斯伊的率其衆歸哈刺

庫倫。

烏羅斯伊的不知何人。案畏兀主亦都護，西書譯爲伊的護，恐卽是巴而朮。其烏羅斯三字，則訛誤也。多桑謂是遣畏兀兵歸西人稱和林曰哈刺庫倫。

別募土人萬名，台納爾統之，行至中途

叛亂，台納爾已前行，聞信馳返，殺戮大半，餘者逃渡阿母河，阿刺黑諾廷。

句

速客圖。

句

託海將五千人，

阿刺黑見祕史。元史伯顏傳：祖阿刺平忽禪有功，得食其地。宋本丞相伯顏祖考封諡制：故千夫長阿刺，沈毅而勇力，忠勤而小心，從役忽禪，奮蛇牙而深入，扈征蜀道，裹馬革而長終，忽禪卽忽禪，見下征蜀陣沒，當是太宗時，拖雷入蜀之役，祕史九十五功臣有速亦客禿，卷三作雪亦客禿，謂是晃豁壇的人，當卽此速客圖。九十五功臣又有塔孩，似卽此託海。

攻白訥克特。

亦曰畢那開特。

守將伊勒格圖蔑里克率康里兵，大戰三日，至

第四日，城民請降，分兵民工匠於三處，而盡殺其兵，驅民閒壯丁以往，忽魯守將帖木兒蔑里克分精兵

千人，守賽渾河中州。

賽渾卽錫爾河之古稱。

矢石不能及，阿刺黑三將於忽魯訛脫刺兒四鄉，擄民五萬，運石於山，

填河築堤，以達於洲，帖木兒造舟十二艘，形如穹屋，裹以濕氈，塗泥潑醋，以禦火，每晨分兩隊迎敵，然

河堤漸成，礮石紛集，勢不支，帖木兒以七十舟載輜重軍士遁去。

以下所譯，有費解處，多桑紀述甚明，詳見西域補傳。

帝於龍年秋末

至訛脫刺兒。既分遣各軍。

下云。蛇年二月。各佔許多地方。

復自與拖雷汗。也可諾延。馳襲賽兒奴克城。

城無考。貝勒津云。賽兒奴克。突厥語亦蒙古語。

猶言吉利。

晨壓城下。居民咸入城拒守。遣丹尼世們招降。城人將困辱之。丹尼世們謂我爲成吉思汗親近之

人。我亦木速兒蠻人。

即天方教。詳見元代教名考。西游記注。

特來救一城生命。若抗拒則滿城流血矣。降則身家皆得保全。城

遂降。餽糧。惟頭目不至。帝怒。始至下令勿殺掠。簽壯丁爲兵。名其城曰庫特魯特八力克。

八力克即八里。見西北地附錄。

熟悉路逕之突克蠻人爲導。

突克蠻猶言突厥同類。突克即突厥變音。

從沙漠僻路行。前鋒將塔亦兒把阿禿兒。

祕史九十五功臣中有答亦兒。當是。

至奴爾城。亦招下之。餽軍糧。令速不台收撫其城。擇六十人送城。會伊里火者。至搭布瑟之地。帝至城。問

每歲納稅若干。衆謂一千五百的那。

金錢名。今中國金貴。一的那合銀二兩餘。

帝令如數完納。月初。至布哈爾圍城。

當是次年春月初。

守兵二萬。守將曰庫克汗。部將曰哈米特。

句巴兒塔牙達庫。

句匈赤汗。

克什克里汗。夜半。率衆突圍

遁。至賽渾河濱。

當是阿母河。應云質渾。作賽渾誤。

帝兵追及。盡潰散。城中伊瑪姆

教士之稱。姆字讀如吳下俗音。

暨文士等出降。帝入城。見

教堂疑是王宮。駐馬問民以教堂對。帝下馬入堂。諭馬飢。速飼馬。因取經箱爲馬槽。令教士守馬。又以酒囊置堂中。

天方教戒酒。故特記受辱之事。

傳集謳者歌舞。蒙兀兵亦歌呼爲樂。帝逾時復出城。登教士講臺。傳集民庶。告

以蘇爾灘背理獲罪之事。爾等須知。爾皆得罪於天。爾主爲尤重。天生我爲執鞭之牧人。用以箠撻羣類。

非汝等得罪上帝。天何生我。令譯者述其語。俾衆周知。又令蒙兀人彈壓大軍。勿使擾害。籍富民令出窖

藏財物。以二百八十人搜括之。餘民則出丁賦以贍軍。其時內堡猶未下。

西域往往兩城。其內城若堡寨。

遂焚城內民居。驅

民填濠。悉成平地。矢礮環攻。堡破。守者悉死。凡三萬人。婦稚得免。夷其堡。驅民於野。取丁壯從軍。或徙於

撒馬爾干。或徙於搭布瑟。春末。遂征撒馬爾干。西域主謨罕默德貨勒自彌沙。先以突而屈人六萬。塔赤

克人五萬。

塔赤克見西域傳。

大象二十。守撒馬爾干。浚濠蓄水。帝在訛脫刺兒。即聞撒馬爾干垣堞高峻。守兵充

足。非一載不能破。故先分兵取各處。而自取布哈爾。然後進師。軍鋒所至。無抗命者。惟色里普勒。句搭布

悉兩城寨不降。留兵攻下之。帝至撒馬爾干。朮赤等師亦至。御營駐庫克薩萊。諸軍分駐城四面。帝周巡城外。相視形勢者兩日。聞蘇爾灘已往駐夏之地。卽令哲別、速不台率二萬騎往追。又令阿剌黑諾延。

畢速爾向幹克石。

當卽
渴石。

塔力堪二處進兵。第三日晨。城圍遂合。守將阿勒巴爾汗。

句

匈赤汗。

句巴朗汗

等出戰。兩軍傷亡甚衆。夜始罷戰。第四日攻城。城民惶懼。第五日又攻。乃有喀特。

句社喝烏里斯拉姆

士名。

暨伊瑪姆等出城納款。越日。開那馬斯喀喝門。大軍入城。卽墮其城。分城民男女百人爲一隊。遣兵押

赴城外曠地。喀特與社喝烏里斯拉姆率五百人入守內城。帝下令。民間有藏匿兵丁者。殺無赦。其後搜

獲。伏誅甚衆。城中象象。盡放之於曠野。多餓死。

此可證
西游記。

是夜。大軍仍出城。內城人懼不得免。阿兒撥汗。

疑卽
上文。

阿勒巴爾
汗之異譯。

夜率千人潛出。突營而遁。次晨。大軍攻內城。墮其牆堞。塞城河之源。至夜城破。有千人入禮拜

堂拒守。射以火箭。焚以火油。悉成灰燼。驅守兵出城。分兵民於二處。令康里兵三萬。雜髮結辮。如蒙兀人。

夜乃盡殺之。其將曰巴力世瑪思汗、句託海汗、句薩兒賽特汗、句烏拉克汗。更有二十餘裨將皆死。

原文

云此二十餘人名詳成吉思汗致魯肯哀丁郭耳特信中。案今西人所譯皆無此信。當是失譯。魯肯哀丁見西域下傳。多桑作屋肯納丁阿蒲倍廓耳。

取工匠三萬分置各營。民丁三萬入攻城隊。

餘民許復舊居。輸二十萬的那以贖命。令降官巴克曷勒蔑里克、句哀密兒阿米特主收賦事。兼轄降民。

其後復屢調發。故城民益寥落。

西游記謂僅四之一。

是年夏秋。帝駐撒馬爾干境內。

云是蛇年夏取撒馬爾干。

軍中屢獲貨勒自

彌沙壓下人。皆言其主驚惶無措。惟謀逃遁。其子只刺兒哀丁請於父。欲集各路之兵。決一血戰。而父不

允。帝先遣哲別。速不台。各率萬人往追。復遣脫忽察兒把阿禿兒

見親征錄。元祕史。

率萬人繼進。戒三將以窮追

勿捨。如彼勢衆敢抗。而汝等力薄。卽不前進。飛報我大軍。屢聞人言。彼畏怯殊甚。諒必不敢抗也。如彼勢

蹙而遁。雖入山穴。亦必窮其所往。所過之地。降者安撫之。爲置官吏。有阻遏我軍者。必摧破之。以三載爲

期。由戴世特奇卜察克

卽欽察。詳欽察釋地。

回至蒙兀里斯單。與我相見。

猶言蒙古地方。當時西域人稱天山一帶。皆云蒙兀里斯單。

然後全軍東返。

汝等之後。我復令拖雷剿撫呼拉商。

句 茂而甫。

即馬魯詳麻里兀釋地。

海拉特。

句 你沙不兒。

賽兒黑思等處。

黑思。即元史之昔刺思。亦稱撒刺克思。

我又令朮赤、察合台、窩闊台攻取貨勒自彌都城。賴天之祐。必盡舉此事。乃可凱旋。帝

既遣三將行。復令三子整軍往貨勒自彌。自與拖雷汗暫息於撒馬爾干。哲別等三將從蘇爾灘之後。至

烹綽布。渡阿母河。

多桑書作烹綽克。

先時蘇爾灘駐忒耳述斯河濱。

即忒耳述。詳釋地。

聞布哈爾陷。繼聞撒馬爾干亦陷。

即渡河遁。母族人烏拉匹延等從行。欲害之。有洩其謀者。蘇爾灘夜易寢處。虛其帳。次晨視帳。輒皆箭孔。

遂奔你沙不兒。勸官民嚴守。哲別速不台先至巴而黑。

即巴里黑。見釋地。

城人餽軍裝糧。糧迎降。爲置守吏。募導

者以行。太石把阿禿兒爲前鋒。抵咱窪城。

多桑作薩伯。

欲如前收降。城人閉門不應。軍去。城人以爲怯。鳴鼓辱

罵。軍回攻。三日。樹梯入城。遇人即戮。焚毀之而行。將至你沙不兒。蘇爾灘先欲赴伊斯法楞圍獵。

多桑謂僞言出。

獵而逃。

聞警即逃。可斯費音。

即可疾云。

遣其妻往喀兒魯克之地。守將曰塔赤哀丁答勒罕。

多桑作馬三德蘭。境內伊拉耳堡。

自

與羣下謀避兵，衆議上希闌山。既至，以爲未可。

希闌山未詳。

謂羅耳之蔑里克海沙富多智謀，延至議計。

羅耳部名。

見釋地。

羅耳酋謂羅耳，法而斯兩界上，有高山曰帖克帖庫，壤地寬大，人迹罕到，可以避兵。羅耳，句法而斯，

句

舒勒，

部名。近羅耳，今曰舒里斯單。

沙班喀雷，

未詳。

四處之兵，可集十萬，力足禦敵。蘇爾灘不之信，仍駐是地募兵。哲別

至你沙不兒，遣告呼拉商部內各守將，曰：蔑執兒哀里蔑里克嘎非，曰：法喝兒哀里蔑里克拉希，曰：斐里

特哀令，曰：吉牙哀里蔑里克，佐贊傳帝之諭招降，並獻軍裝糧糗。你沙不兒以三人來迎降，餽糧。哲別勸

以見機保身家，蒙兀兵如水火之不可狎玩，勿恃有城有衆，復予以帝之示諭，用畏兀兒文。若謂諭哀密

兒及衆民知悉。

哀密兒四城官名。

自東至西，上天皆以付我。

原文謂與你始誤。

降者并其家屬保護之，不降則罪及親族。

咸殺不宥。既予以示而行，哲別自此順者溫之路向徒思。

秘史蒙文，左曰沼溫，當即此者溫。徒思在你沙不兒東北，須回軍左旋，故云順者溫之路。

速不台順

大路向札姆。

札姆未詳。

中途降者皆不犯，不降則力攻。徒思之東各寨堡皆降，而徒思拒命，殺傷甚衆，由徒思

往拉得康。

地圖徒思東有城曰安秋枯音近拉得康或即是地惟軍又東行疑次序未順

其地花木甚多。速不台喜其地未擾。

應是哲別而云速不台亦可疑

留官主守。

自往喀部。珊城人慢不加禮。重誅之。凡呼拉商境內堅城多過而不攻。沿途皆不久駐。惟取衣服糧食牛

羊馬匹而行。晝夜不休。速不台向伊斯法楞。哲別向馬三德蘭。

至是全軍又西矣

誅夷最甚者。阿模爾。見釋地阿士

特拉拔特。

見地圖此皆哲別之軍

速不台至塔沒罕城。

當是地圖中之塔密干

民避入山。土匪踞城以守。盡殺之。又往西模囊。

攻敗其民。

即西模娘。見釋地

至耳來夷城。亦如之。

亦作合而拉耳

蘇爾灘正與阿塔畢奴思拉特哀丁。

句海沙勒沙富議

計。而耳來夷警至。海沙勒沙富懼。即回羅耳。他酋亦遁。蘇爾灘往喀隆堡。蒙兀軍知而亟追。中途相遇。射

傷其馬。蘇爾灘居堡中。一日。即潛往八格達。

即報達

追兵始謂其在堡也。攻之。既知其已行。復逐於後。蘇爾

灘改道入雖而哲寒堡。又奔基蘭。

詳西城傳注

其地之哀密兒。迎以入駐。七日。又往伊西搭耳地。

未詳

又往阿模爾所屬之低押乃。

云是地名

馬三德蘭之哀密兒。亦殷勤款接。然蒙兀兵跟蹤而至。不能休息。詢於

馬三德蘭教士勸以入噶斯比海內小島。

原注又曰阿必斯哀蓋即裏海今西人稱裏海曰噶斯比安蓋本於西域之稱。

蘇爾灘從之居未幾又易他島。

以掩蹤跡。哲別之軍不能覓獲遂回軍盡得其輜重珍寶送致撒馬爾干。蘇爾灘以土地財賄盡失又聞

妻女皆被虜幼子已飲刃。

多桑書所紀爲詳即獲西域王母之事見西域補傳。

悲恚成病目亦昏終日啼哭旋死埋於島內越數載只

拉兒哀丁起其屍送置阿勒的斤堡。

多桑作哀阿特罕堡詳西域下傳。

當蘇爾灘在日先欲立其子鄂斯拉克沙爲嗣居海

島時改立只拉兒哀丁。

事詳多桑書。

及其死後只拉兒哀丁聞呼拉商義闡境內

波斯之地稱義闡古時名稱亦曰伊爾蘭。

已無蒙兀

兵。

原文因成吉思汗不令其久駐之故。

乃由芒格世拉克登陸覓馬往貨勒自彌其弟鄂斯拉克沙亦從往其時朮赤等軍猶

未至貨勒自彌其守將曰徒智貝克里灣曰哈勒烏思拉克曰火者的斤曰阿忽勒沙希巴曰帖木兒蔑

里克。

此名見前文。

守兵九萬只拉兒哀丁既至兄弟不和各樹黨羽衆畏只拉兒哀丁之勇不願奉以爲主思

害之只拉兒哀丁聞其事即出奔由納薩之路往沙特巴黑。

原注即你沙不兒訥薩見西使記作納商。

行及阿思特畢失賽克之

地遇蒙兀兵戰半時許先自軍中逸去當只拉兒哀丁出奔朮赤等軍亦將至鄂斯拉克沙阿克沙亦奔

經前戰地亦遇蒙兀兵併其將與從者皆被殺只拉兒哀丁至沙特巴黑收集士馬居三日將往曠自尼

地詳釋而蒙兀兵至只拉兒哀丁留其將朮赤伊勒的力克在城外禦敵而自往曠自尼道行遠伊勒的

力克亦由他道行蓋分道以誤追兵蒙兀兵追之不及只拉兒哀丁七日至曠自尼其地兵民多奉之朮赤察合

台窩闊台奉帝命伐貨勒自彌即今之庫爾坑赤蒙兀人稱爲烏爾坑赤當作烏爾韃赤別有考於是年秋率右翼

以行案上文是蛇年秘史亦謂領右手軍前鋒將莽克來蒙兀人稱之曰莽來案此人名見秘史只拉兒哀丁昆弟之出奔也將領多

從以行乃有忽馬爾多案作庫馬爾木忽兒句布喀又有統兵將官里原文蔑兒斤人不知即太祖與仇之蔑兒乞否併紳民共守以無首

領公舉忽馬爾爲帥由其爲王母族也則是康里人也一日有游騎至城下掠牛馬城人欺其寡出城逐之追至

一花園伏兵在內突出圍攻追兵死者幾及十萬未免太多敗卒入城蒙兀兵亦從而入海蘭門城門名因日已

沈西仍退。次日攻城。城將斐里敦古里率五百人於城下拒之。朮赤昆弟既至。周視城形勢。招降不下。近

城無石。伐大木填濠。令三千人往截河道。

城跨河故。詳西域傳。

爲城兵圍攻盡死。自是守者膽壯。朮赤察合台素不

協。師不和。亦無律。城兵以是屢敗蒙兵。

原注。其地有高岡。皆蒙兵骸骨葬所。今猶存。

七閱月之久。城不下。時帝已在塔里堪。三子

遣人以軍事來告。帝廉得其實。怒而命窩闊台總諸軍。窩闊台乃至兩兄處。極力和解。軍復振。力攻下之。

城內節節爲守。巷戰七晝夜。驅民至野。約十萬人。以婦稚工匠從軍。壯丁則用以臨前敵。凡蒙兀兵一人

分得二十四人。計民之充兵者數逾五萬。

若是則蒙兵不過二千餘矣。未免太少。或他族之兵。不能分民。故得此數。

城中焚毀殆盡。城有教士曰捏

直哀丁克兒費。聞望素著。帝先聞之。使人告以逃出城。免罹禍。且許以百人從行。捏直哀丁謂親族甚衆。

皆在城當與衆共生死。迨城破。亦死。帝於蛇年秋。自撒馬爾干起行。偕拖雷汗往那黑沙不。

見釋地。

一路游

牧。過帖木兒。噶哈兒哈。

帖木兒。義爲鐵。即鐵門關也。

先遣拖雷往定呼拉商。自至忒耳迷斯。城濱河。攻十日。破之。驅民出

城分於各軍。一老婦藏大珠，索之不肯獻，而吞於口，剖其腹出珠。自是死者腹多被剖。至連格兒特，句薩

蠻，兩地未詳。

亦殺掠分軍，收巴達克山，半藉兵力，半藉招撫，皆平定。無梗命者。質渾河北悉平，遂渡質渾河。阿母

河之古稱。

時已冬末，馬年春。

原作蛇年，殆是譯誤。

至巴而黑。

貝勒津注，此下原書有闕文。

紳民餽禮物，查閱戶口，令民出城分於各軍。

既而盡殺之，平毀民居，自此至塔力堪，攻其寨，取之。又圍諾司雷脫柯，寨極堅固，守者皆敢死士。七月未

下。

多桑云：先已遣將來，則七月之久，始於蛇年冬，非始於馬年春也。

拖雷汗先自帖木兒曠哈兒哈進征，自統中軍，他將率左右翼，順蔑兒委

察克之路。

應是蔑而甫察克，即元史之馬魯察葉可。

經巴哈，句

黑速兒，出取之。

此兩處未詳，疑是寨堡，非城名。

取蔑而甫，至你沙不兒，又取寨刺

黑思，見前。

阿陞攸兒特，當即巴瓦兒的，詳釋地。

捏遠，即前之訥薩。

徒思，見前。

札只闊，祕史有出黑扯連城，即札只闊。

朱溫，句

八吉克，句

哈甫，

句賽罕，魯達巴特。

似皆城寨，名皆無考。

亦取你沙不兒，皆在是年春。帝自塔力堪召拖雷汗於大暑之前回營。征親

錄祕史皆有此語。

拖雷汗遂由苦喝以斯單過枯姆折闌河，取海拉特城。

即也里詳，親征錄注。

乃歸見帝，合兵攻塔力堪堅

寨始下之。察合台窩闊台亦自貨勒自彌來謁。朮赤則自貨勒自彌挈行李以行。

蓋移軍別處。錄所謂還營所也。以上之語。悉可考證。親征

錄。

帝復進攻八米俺。察合台子莫圖根傷於矢而卒。

他書譯作莫阿圖堪。

帝最愛此孫。下令力攻始下。遇生物悉殺。

名其地曰卯庫兒干。

蒙古語。卯。不好也。秘史蒙文。察曰。豁兒合。合字音近。略。此作庫兒干。殆由是致訛。義殆謂寨。

至今斯地無人煙。帝不令察合台知莫圖根

之死。一日。諸子侍食。帝佯發怒。察合台惶恐跪地。謂如不從父命。則死。帝問斯言誠否。力矢非僞。帝乃告

以莫圖根陣沒。我令軍中勿悲哀。汝當遵我命。察合台聞言昏暈。忍淚侍食如故。既而出至野外痛哭。始

返。是夏。帝駐塔力堪。

馬年夏。

其時只拉兒哀丁在。屢自尼。蔑而甫。曾汗蔑里克。以兵四萬來從。又有突克蠻

人賽甫。哀丁阿格拉黑。亦以四萬人從。

多桑云。是喀刺赤人。

古耳之地。哀密兒皆從之。

古耳先爲一國。詳西域傳。

當哲別。速不台

之追蘇爾灘也。脫忽察兒繼進。汗蔑里克。自以國勢敗壞。蔑而甫之地。不可久居。乃率兵往古耳之古兒

只境內。

古耳只無考。似卽下文古耳只斯單。

遣人納降於帝。帝卽令哲。速等將。如經汗蔑里克之地。不得肆擾。二將如命。不犯

而去。脫忽察兒後至。縱軍劫掠徵求。一如曩日情狀。其地山居之人與戰。脫忽察兒陣沒。汗蔑里克遣人

告帝曰。我勸我主謨罕默德貨勒自彌沙降附。而我主不從。乃其自取滅亡。我則壹意歸順。哲別諸延過

我境。未擾而去。速不台亦如之。乃脫忽察兒獨不如是。山居之人。告以降服。而彼不聽。依然劫奪。將入刺

克勤之人。

地名無考。

及山居之人驅逐。以致交戰隕命。若此大事。豈可以此等人將兵也。仍以衣服餽帝爲謝。

然汗蔑里克究恐懼不自安。又聞只拉兒哀丁奔至。囑自尼。衆集勢盛。復遣人往附。

以上之事。皆可證明親征錄。祕史汗蔑里克並非國

主。或其封爵。或卽其名。元史作蔑里可汗。旣嫌倒置。亦混君稱。祕史篆文是矣。然以汗爲一句。蔑里克爲一句。仍誤以爲國主也。脫忽察兒之死。諸書所無。貝勒津譯拉施特之書。復引西域人邁哈溫忒之說云。脫忽察兒或謂死於海拉特。或謂死於你沙不兒。今觀此書。則以海拉特爲近似多桑之書。則謂在你沙不兒。多桑記西域事。宗志費尼之書居多。敘述此事始末甚詳。故西域補傳從多桑說。與此略異。

時帝已嚴守古耳只斯單。

猶言古耳只斯單之地方。

札布勒。喀

不爾之地。

卽可不里。詳釋地。

皆要隘。令失吉忽禿忽率兵南征。部將曰謨喀哲。曰謨兒哈爾。曰烏克兒古兒札。曰

古都斯古兒札。

下二名見部族考。

共兵三萬。取以上所言之地。而防只拉兒哀丁。汗蔑里克所駐地。距失吉忽禿

忽軍不遠。蒙兀軍中但知其已降。不知其又歸附只拉兒哀丁。陰告以君駐配爾彎。

即元史之
八魯彎。

不必移軍。

我當來合。迨汗蔑里克潛引已衆并康里人而去。失吉忽禿忽始知其有異心。亟追之。夜半追及。失吉忽禿忽以昏夜不敢浪戰。令待次曉。汗蔑里克卽乘夜疾引去。天曉時。已與只拉兒哀丁軍合。康里人亦至。勢益盛。先數日。謨喀哲、謨兒哈爾暨他將困斡里淹城已將下。只拉兒哀丁忽自配爾彎馳至突攻。傷千餘人。二將以衆寡不敵。退而渡河。駐營以守。繼復退與失吉忽禿忽相合。仍前進。敵亦前進。相遇。只拉兒哀丁自率中軍。令汗蔑里克率右翼。賽甫哀丁阿格拉黑率左翼。戰一日。無勝負。失吉忽禿忽令軍中縛氍毹象人。置士卒身後。連夜製成。以助勢疑。故次日又戰。敵軍果疑援至。只拉兒哀丁呼曰。我衆甚盛。不必畏也。可分兩翼以繞之。於是衆奮圍亦漸合。失吉忽禿忽令軍士視旗所向。衝突敵陣。然已四面受敵。力不能支。遂奔。敵騎多良。馳而追殺。死者無算。帝聞敗信。憂而不形於色。謂失吉忽禿忽素能戰。狃於常勝。

未經挫折。今有此敗。當益精細。增閱歷矣。只拉兒哀丁既得勝。分所虜獲。汗蔑里克與賽甫哀丁阿格拉

黑爭一駿騎。汗蔑里克以策搗其面。只拉兒哀丁以其爲王母族人也。不之禁。賽甫哀丁阿格拉黑怒。夜

率所部往起兒漫。

句

沙克蘭。

句

庫特之山而去。

起兒漫詳西域傳餘地無考

只拉兒哀丁軍勢頓弱。又聞帝軍至。益恐。

卽退至嘎自尼。謀渡信地河。

河名詳瀛環志略卽印度河下皆作印度。親征錄作辛河。祕史作申河。皆僅著上一字音。

失吉忽禿忽敗歸見帝。訴烏克兒古兒

札。古都斯古兒札不識戰陣機宜。平日言兵事。極似有才。迨臨陣。乃毫無布置。以致敗衄。帝卽自將起師。

云是馬年。

全軍皆離塔力堪。行速不及炊飯。至前戰處。詢忽禿忽。烏克兒二將列陣何處。敵陣列何處。責其不

善擇地。二將同受訓斥。至嘎自尼。知只拉兒哀丁前十五日已行。令八罷牙里委赤轄城事。引軍亟追。時

只拉兒哀丁已備船。將於明日西渡。帝夜疾行。次曉。追及圍之。欲生獲。只拉兒哀丁令軍中不發矢。復令

烏克兒古兒札。古都斯古兒札。阻遏敵兵。不令近河岸。

蓋防其登舟逸去

既而敵兵漸退至河。二將猛攻其右翼。

汗蔑里克不能支。欲遁費薩倭兒。

地名多桑作不式倭兒。

而帝軍已截守道路。殺汗蔑里克。右翼全敗。只拉兒哀丁

率中軍。自晨戰至日中。左右翼皆覆沒。中軍僅七百人。左右衝突。諸軍以奉令不發矢。爲其突圍而出。棄

盾執旗。縱馬入印度河。泳水而逸。帝見之。以口咬指。謂子曰。凡爲子者皆應如此。

語晦。疑是凡爲將者皆應如此。拉施特此處有詩述

帝語。意如謂此等好漢。我素未聞。未見將來恐爲後患。

諸軍亦欲追入水。帝阻止之。獲只拉兒哀丁之妻。其子被殺。其輜重先已投印度

河。令善泅者撈取。遣八刺諾延

原文札刺亦兒人。

率衆追入印度。復遣朵兒伯同往。

原文族名已缺。此可證明祕史案祕史卷十蒙文謂朵兒伯之姓爲朵兒

別台。則當是朵兒邊人。

旣入印度而不得蹤跡。取壁過城。

多桑作壁耶。爲堡寨名。

又往木而灘。其地無石。伐木爲筏以運石。攻具

旣備。而暑氣甚熾。

當是羊年夏。

遂捨去。躐拉火耳。

句

壁薩烏爾。

句

蔑里克甫爾諸城。

皆在西印度。未至中印度。

大掠而回

印度河東。帝旣遣八刺。於羊年春歸至印度河上游。令窩闊台往定印度河下游諸地。遂大掠嚙自尼。虜

其人以行。城亦毀。又遣人稟命於父。欲往攻昔義斯單。帝曰。天已暑。宜卽回。當遣別將往攻。窩闊台遂由

該勒姆西兒之路而回。是夏帝避暑於配爾彎以待八刺諾延。悉掠配爾彎近處。八刺朵兒伯至。帝遂往

古腦溫庫爾干。

秘史蒙文。帝溯申河以至格溫幹羅罕。親征錄。上避暑八魯彎川。候八刺那顏。因討近敵。悉平之。八刺那顏至。遂行至可溫察。錄爲察名。而秘史釋爲河名。案蒙文。察曰豁兒合。小河曰豁羅罕。有時亦作豁羅合。二音易混。或是察名。

或案在河濱。以河爲名。多桑作古南庫兒干。刪去溫字音。譯音似遜。

窩闊台亦至。在配克部爾過冬。其地之酋曰薩拉爾阿黑默特。自縛來降。並餽

軍糧。以地熱。士卒多病。令民每戶舂黍米百斤。供士卒三人之食。

下云。其時哲速二將收定阿而俺阿特耳。佩占義拉克失兒灣等處。分設官吏。

及至。

士卒病愈。帝欲由印度斯單至唐古特之路而回。行未數程。聞唐古特又叛。一路山荒林密。道途險巇。水土惡劣。行旅易病。乃回至費薩倭兒。仍循來時之路而返。

案此即元史帝至東印度國一語所由來也。當是脫必赤顏原有斯語。特欲往未果。譯者不察。遂謂已至東印度。然西游

記並無是事。豈帝遣別隊探路。長春未之知耶。

猴年。順八米俺山路行。南征。時留輜重於八格闊。至是取以行。渡質渾河。冬。至撒馬爾

干。令蘇爾灘母妻在輜重前先行。俾其辭別故土而哭。諸軍在後。不使聞其哭也。帝至費那克河。

河名未詳。上文

亦作費那克特。

除尤赤外。諸子皆至。會議既畢。徐行回軍。

下云。成吉思汗之事。紀述至此。應敘哲速二將之事。及讓罕默德蘇爾灘在海島中如何死狀。案蘇爾灘之死。已見前文。此下又並未言及。不

知何以突
來斯語。

只拉兒哀丁自你沙不兒遁。噶自尼時哲別速不台遣人請命於帝。謂蘇爾灘已死。只拉兒哀丁已遁。我等應往何處。待命而行。惟望於一二年間。仰賴天祐。得遵主上所立期限。繞奇卜察克之地。以

往蒙兀里斯單。其後又屢遣人奏事。時西域之地多亂。每次奏事。皆以三四百人護送。軍入義拉克。

莫海南部

名呼拉商以東皆是詳西域傳注。

取哈耳城

當即胡瓦耳詳釋地。

西模囊城。至立亞城。掠之。

立亞未詳。

至枯姆城。大殺掠。西往哈馬丹。其酋

賽特密哲哀丁阿拉曷都勒餽衣騎。遣官人守。聞別隊至薩哈斯。

合以下文。當是贊章。

爲其酋塔勒沙拉赤。庫赤

布克汗所敗。遂往贊章大屠戮。又往可斯費音。以民守城。辱罵。力攻下之。民猶力戰。兩軍共亡五萬人。義

拉克境內多罹兵鋒。是年冬。寒最甚。兵在立亞境內。帝在忒耳迷斯那黑沙不之地。

則是蛇年冬矣。

旣而兵入阿

特耳佩占。

爲西城鄰部。詳西城傳。

所過殺掠。將及台白利司。部主阿塔畢鄂思伯克

云其父名札罕伯克立宛。

匿不敢出。遣人迎

降。餽牛羊馬及衣服。二將卽入阿而俺駐冬。欲入谷魯斤。

卽元史曷思麥里傳之谷兒只尾音。轉爲谷魯斤。今西人多稱爲曲兒只。

遇其部萬人來

禦臨陣痛詈戰敗其衆以其境內路隘林密退而往梅拉喀路經台白利司部主復遣官曰薩木斯哀丁
土格雷出餽軍貨進攻梅拉喀城主爲婦人不習戰事城民乃自募丁壯爲守蒙兀軍驅俘獲之衆爬城
退縮者斬數日城破大殺掠欲入的呀別起耳

他書多作的
牙佩壳耳

哀而降耳

皆部落名
詳西域傳

而哈馬丹城有貨勒至

彌沙舊將只馬哀丁阿比亞糾衆作亂殺所置守吏並擒阿拉曷都勒下於獄二將復回哈馬丹破其城

只馬哀丁阿比亞求降仍戮之平毀哈馬丹往那希拉彎

未詳

破其城城酋乞降允之

原文與以水牌及
紅色物不知何物

又

入阿而俺下昔拉白城往貝列堪屠其城取甘札城

皆詳西
域傳

又入谷魯斤兵來禦哲別以五千人設伏速

不台迎戰佯敗敵追而伏起殺其衆三萬人失兒灣部

即曷思麥里傳
之失兒灣沙城

破得耳奔特關門

即打耳班皆詳
西域傳及釋地

遣

使告失兒灣沙

沙爲
君穆

速覓鄉導人來比導者十人至殺其一爲徇不善導路有如此例入阿蘭部

即阿
速

阿

蘭人糾合奇卜察克人來戰

即欽
察

無勝負二將遣告奇卜察克人我等皆一類阿蘭爲異類

欽察阿速接壤
亦當同類考諸

西書欽察人並非青目赤髮而元人所撰庚申外史云朝廷聞紅軍起命樞密院同知赫廝禿赤領阿速軍六千并各支漢軍討類上紅軍阿速者綠睛回回也素號精悍善騎射然則阿速人乃真青目故二將謂其異類矣欽察人非青目赤髮見釋地

我等當

立約議和不相侵犯如欲財物皆可致餽因厚遺之奇卜察克人引去由是戰勝阿蘭大殺掠奇卜察克人散歸不爲備二將出不意攻入其部盡返所遺物敗衆多逃入俄羅斯遂往速達克城城在海濱與康

思但丁諾白爾城相對

就地形而言必係黑海北境元史地理志之撒吉刺西域人亦稱速陞特此去速達克其即速陞特之變音歟詳釋地

敗其衆下其城遂至俄羅斯界

上奇卜察克人逃入俄者聚集俄兵來攻二將見其勢盛案兵不動敵以爲怯亟進而蒙兀兵退追十二

日蒙兀兵忽回戰七日之久盡敗敵衆掠其地旋即東返遵帝所命之路而還

拉施特敘二將北伐之事甚略多桑博引他書所紀加詳具哲別傳

帝親征塔赤克而回

塔赤即條支大食之由來詳西域傳條支考

猴年在路駐夏過冬行及已境皇孫呼必賚

即世祖今本改音較元史本音爲勝

忽

拉護來迎

即旭烈兀今西人多譯稱忽拉古

時呼必賚十一歲忽拉護九歲在乃蠻界上阿拉馬克委之地

云近阿木兒忽真在吉勒河那邊仍

呼必賚射一兔忽拉護射一山羊蒙兀禮幼者初獵得生物則以鮮血染長者拇指呼必賚輕騰帝手

未詳

拭之。忽拉護撫帝手甚重。帝曰：你如此用力，可爲羞恥。釋文難通其解，但依其語書之。行至布哈蘇赤忽。地未詳。支金帳，設宴

大犒三軍。地係沙土，令各營取石壓墊營帳，以免傾側。則有烏布赤諾延。云是烏克之弟兄。不以石，但支木。帝咎

之。宴會時，射獵爲樂。烏布赤又不從衆合圍，以是留之於營。七日不令出從。烏布赤惶恐，謂如責我，當遣

我往他處。帝乃恕其罪，與以一條路。大約遣往他處。雞年春，至老營。夏，在舊居駐夏。拉施特此書紀年悉同史錄，殆因國史如是，不能立異說見前。聞

唐古特又叛。雞年秋，整軍攻合申。本紀：伐西夏在丙戌春，親征錄則云乙酉秋，復統兵征西夏。此書與錄同。令察合台以本部兵守老營後路。其時

朮赤卒。窩闊台從帝軍，拖雷汗因婦唆魯不克帖尼出痘。原作西兒忽克屯別姬，與元史字音相合，故從元史。緩行數日，帝在途閒，窩

闊台之子庫延。疑是闊端之訛。古由克歸。即貴由，定宗名。二孫求賞賚。帝曰：所有之物，已盡歸拖雷。彼係家主。他西書謂蒙古俗，幼

子得父遺產，故幹赤斤之名。惟幼子得稱義爲守繼。解見祕史注。拖雷以幼子從父，嚴

如家主。其後帝崩，遂監國，親征錄謂太上皇帝時爲太子，皆卽斯義。未可斥其誣妄。其後拖雷汗以衣物分餽之。帝以海

拉特王之祖忽魯札克與古由克，謂汝有病，可令其管膳。海拉特封國建藩，詳西域下傳。惟忽魯札克之名無考。軍至唐古特，取甘州，肅

州。

案史錄皆謂丙戌入西夏其取甘肅等州本紀繫之於夏下文之狗年當移於此乃合原書之誤譯者之誤不可知矣甘州肅州下又有戈州疑是河州。

又取兀刺孩城。

見祕史蒙文即史錄之幹羅孩。

圍滿兒雪

開城。

祕史蒙文朵兒蔑該注謂靈州蓋即滿兒雪開。

合申主失都兒忽土人稱曰李王。

失都兒忽見祕史謂是來降後帝爲改名今考帝未崩前西夏主但納降未來謁則失都兒忽當即其名親征錄可

證西夏主亦曰李睨故稱李王。

由其伊兒開都城。

原注土語伊兒開蒙古語則云額兒起牙蓋即本紀所謂夏王城祕史蒙文稱窩夏曰額里合牙是也。

率五十營兵來援帝移軍往迎。

地多河已冰合。

云河皆從黃河而出則是黃河支流本紀丙戌十一月庚申帝攻靈州夏遣覓名令公來援丙寅帝渡河擊夏師蓋是戌年事此誤紀於雞年。

兵皆從冰上行令衆射矢無許虛

發此戰殺人無算蒙兀兵死十之一合申兵死者增兩倍失都兒忽逃回都城帝曰彼經此敗力不能復

振矣不甚措意越其都城往取他城既攻下各城後即入乞鰓境。

此即本紀丁亥春帝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師渡河攻積石州等事四月帝次龍德拔德順等州德順

節度使愛申進士馬肩龍死焉則入金境矣皆是猪年事原書失次豈國史未詳故親征錄概不言及而元史及此書皆采諸他處歟。

狗年春初至盎昏塔朗呼圖克之地身不甚健得夢

知死期將屆。

地有無考果有此夢必是猪年而非狗年。

是時諸子在側者惟亦孫哥阿克。

注云朮赤哈薩兒之子必即亦孫哥所謂阿克未詳何義。

因問窩闊台拖

雷今何在相離遠否亦孫哥阿克謂僅離二三里即遣人召至次辰帝告諸將及從官今有事與諸子商

汝等暫避。追衆退。乃曰。我殆至壽終時矣。我爲汝等勸此基業。無論東西南北。自此首往彼首。皆有一歲程期。我遺命無他。汝等欲能禦敵。多得民人。必須合衆心爲一心。方可享受永遠國祚。我死後。汝等奉窩闊台爲主。又曰。汝等可各歸理事。我享此大名。死無所憾。我願歸於故土。察合台雖不在側。當不至背我遺命生亂。言畢。卽麾諸子出。自率兵往南紀牙斯。

必係指南宋。而名稱不得其解。久乃悟爲南朝二字。變音。斯字爲尾文。當時南朝爲通稱。故蒙文用之。

所至之地皆

迎降。行至六盤山。爲主兒只。南紀牙斯。合申三處交界之地。

此同本紀。無所謂。此同本紀。無所謂。秘史之雪山也。

主兒只聞其至。遣使納賄行

成。

見本紀丁亥六月。

一大珠盛於盤。圍小珠無數。帝問何人之耳穿眼。可來領珠。

耶律希亮傳。有諸王餽耳珠不受之事。可見蒙古當日男子有穿耳者。

盡

散於衆。有續至求珠者。擲珠滿地。俟其自取。遂多陷入泥土。其後尙有人檢獲。失都兒忽自念屢叛屢敗。今已全境被擾。不能復振。惟有乞降。因遣使來。立誓歸誠。謂不敢望收之爲子。帝允其請。又以備貢物。遷民戶。須展限一月。乃得自來朝謁。帝亦允之。告以今我尙病。且無來。令脫命扯兒必前往安撫失都兒忽。

帝自此病日漸臨崩之前告其大臣我死且不發喪勿令敵知待合申主來即盡殺之猪年八月十五日

帝崩

上文未紀猪年必有舊誤元史言七月此云八月當依元史蓋中歷西歷天方歷各各不同易於舛錯拉施特云崩期在年中則七月是矣帝崩之先夏王城降而未下西夏主未來祕史固不足憑蒙古源流謂納西夏之后致病真是無稽謬語辨見祕史注

諸將遵遺命不發喪俟合申主來謁殺之而後發喪奉柩歸老營四鄂爾多同日舉哀遠處得信亦皆奔

喪三月而後畢集先時帝至一處見孤樹愛之盤桓樹下良久謂左右曰我死即葬於此其後有人述前

命遂卜葬樹下據云葬後樹皆叢生後成密林不辨墓在何樹之下雖當日送葬者亦莫能識據云墓在克魯倫河葉子

奇草木子述元世葬法深埋之後用萬馬蹙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漫同平坡無復考誌遺迹蓋不欲人知也此書所述必係葬後廣植茂林使人莫辨同一作用

拖雷汗蒙哥汗呼必賚汗阿里布喀

即阿

哥皆附葬於此他子孫則別葬守墓者爲烏梁海人

此非蒙古之烏梁海詳部族考國朝張鵬翮奉使俄羅斯行程錄歸化城乃元之豐州二十日早發二十一日入祁連山遠望石峰崑翠

入其中則羣阜蜿蜒相傳元世帝后俱潛厝此山不立陵墓今以地圖考之歸化城北非太祖葬地或即所謂他子孫則別葬之地也案蒙古游牧記鄂爾多斯盟名伊克昭蒙古謂大曰伊克廟曰昭理藩院例伊克昭境內有青吉斯汗園寢札薩克一員專司經理復引蒙古源流云以瑩奉極至所卜久安之地立白屋八間在阿勒坦山陰哈岱山陽之大謬特克地方建立陵寢阿勒坦山即鄂爾多斯右翼中旗西北之阿爾布坦山哈岱山即哈魯特山史謂葬起瑩谷在合賽因諾顏左翼右旗與鄂爾多斯右翼中旗兩界之交無疑據此

則太祖葬地。在今榆林府西北河套內外。元初爲西夏地。然考蒙古源流。謂以斡朶。至穆納之渾爾處所。車輪挺然不動。吉爾根巴圖爾歷舉鄂嫩德里。哀布勒塔干。克噶倫等地。而謂汗何戀唐古特。反將昔日屬衆蒙古等棄擲。言畢。極因徐徐轉動。遂至所卜久安之地。德里。哀布勒塔干。卽祕史之迭里溫。孛勒答黑。太祖誕生地也。鄂嫩。克噶倫。皆河名。尋譯其言。太祖必不葬於西夏。張穆引之。其誤顯然。本紀六月。帝次清水縣。西江。爲今甘肅秦州境。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于薩里州。哈老徒之行宮。今鄂爾多斯右翼前旗西南有哈柳圖河。東南流。合金河入榆林邊。蒙古名金河曰錫喇烏蘇。史之薩里與錫喇對音。哈老徒。哈柳圖音。今鄂爾多斯當是崩地。非葬地。誤以爲闕疑。徐霆黑韃事略。霆見武沒真墓在瀟沱河之側。山水環繞。正與西域書合。自免年至豬年。帝崩。

凡九年。帝之事迹。國史及他書所載。多簡而不詳。今略補之。庶乎帝在生時何年。爲何事。讀史者可以知

其大概矣。

所謂補者。當卽指帝伐西域之事。

蒙兀人多謂帝七十二歲。生死皆豬年。此爲突而屈年分。其金棺至老營。在當

年某月十五日。

貝勒津注。原文某月字不能辨。

以星度考之。蓋已七十五歲。

此當是天方歷。

由歷法有論日論月之別。以突而屈

歷計年。應七十三歲。其生在年中。其崩亦在年中。故以月論則七十五。以日論則七十三。國史所記年分。

當父在時。尙年幼。固無可言。及至其身。專變迭起。不能得詳。以此少記四十年事迹。父在至父沒。共十三

年。父沒之後。衆多畔從。泰亦赤兀。譯倫兀。格煞。費心力。始留住少許人。帝受泰亦赤兀。朱里牙特。

案此書誤合札

只刺特與朱里牙特爲一。故云受朱里牙特之厄。其實非也。當云札只刺特。

蔑兒乞。

即太祖后被虜之事。

塔塔兒等人許多驚恐。然得天祐。不特免難。且能陸續

收滅其衆。如是者又二十七年。二十七年之首年爲鼠年。末年爲虎年。蓋至虎年而甚強云。

原書以下復從虎年後兔年起。

略述每年事迹。如書之目錄。然大抵複述上文。殊嫌煩贅。故不譯著。

附太祖訓言補輯

拉施特采訪太祖嘉言懿行。多國史未載。而別見著述者。凡三十條。自來西人悉未譯及。惟貝勒津譯之。元史謂帝深沈有大略。用兵如神。惜當日史官未備。或多失于記載。今考此三十條中。不乏至理名言。戒酒一條。略見元史。阿剌兀思剌吉忽里傳。博爾朮救帝矢傷一條。亦略見元祕史。惟祕史謂是者勒蔑所敘。情節不盡符合。各據傳聞。誠不能免歧異也。譯而存之。但潤色其詞。不改易其義。深沈有大略。史論可以窺見一斑云。

凡子不率父教。弟不率兄教。夫疑其妻。妻忤其夫。男虐待其已聘之女。女慢視其已字之男。長者不約束幼者。幼者不受長者約束。高位達官。信用親近。遺棄疏逖。富厚之家。不急公而吝財。若是之人。必至流爲匪類。變爲叛賊。家則喪。國則亡。臨敵則遇殃。我嚴切告戒。以防此弊。於是將領中有材。士卒中有材。下至厮養。各盡其職。仰荷天祐。大業以成。冬夏游牧。馬騰士飽。咸無缺乏。使子孫悉依吾訓行之。雖千年萬年。

可也。

諸王百官不依我告戒。則禍害立至。思再得成吉思汗以提命汝等。奚可得哉。告戒如下。

此條應併合上條
乃是原文確分

二。爲

諸諾延每歲二次來受教令。歸則實力奉行。自能綱舉目張。鈴束部曲。若面從心違。致我教令。如石落水。如矢入草。若此人者。不可使居衆上。

能治家者。卽能治國。能轄十人者。卽能轄千人萬人。能理己事。卽能理國事。爲國禦敵。

什人之長不盡職者。去之。卽於此什人中選擇爲長。出一令。發一言。必三人謂然而後可行。己一人也。更以人言衡之。又一人矣。更以有識者之言衡之。則又一人矣。是謂三人。否則令勿出。言勿發。幼者見長者。長者未問。幼者勿先發。

此條有譬喻。
甚費解不釋。

馬肥時能疾馳。瘦時亦馳。肥瘦得中亦馳。乃爲良馬。

此喻語也。孕義甚廣。

將士臨敵。當思得名。如圍獵然。禱祐於天。務多獲而後已。

臨民之道如乳牛。

有安靜和易。無言成化之意。

臨敵之道如鷲鳥。

言猛迅也。二語頗類子書。

一言而見爲善。必行其言。見爲不善。則不必行其言。知已爲何如人。乃能知人爲何如人。

人不能如日光無遠近不燭。則家事賴有內佐。夫或外出。客至其家。款接食飲。必致豐腴。而後謂盡婦職。

遐邇稱譽。觀其家即可知其人矣。

至今外蒙古風俗尙如是。

人在忙遽倉猝時。當法達爾海烏哈。日者達爾海烏哈出。二人從。遠見敵者二人。從者謂以三人攻二人。

往必勝。達爾海烏哈曰。我已見彼。彼豈不見我哉。

言外之意。謂彼見我人衆而不逃。必有計也。

策馬去之。合於已衆。旣而知此二

人。一爲塔塔兒酋帖木兒烏哈。潛伏五百餘人於山隘。獨出誘敵。往則爲擒矣。

圍獵時多得獸。

此是實。

戰陣時多殺敵。

此是主。

若天爲闢一生路，則我可以緩，而人可以忘。

言不當窮追勿捨人，亦不至飲恨甚深也。

言勇無如也。孫伯終日戰而不疲，不飲不食而不飢渴，人莫能也。然不可使爲將，彼視人猶己。士卒疲矣，飢渴矣，而彼不知也，故爲將者必知己之疲，知己之飢渴，而後推之於人，其行軍也必知路之遠近，以量士馬之力，量力自弱者始，弱者能之，強者無弗能矣。

此條不惟將將，且見君人之道。

商賈善居積，物之良楮，纖悉必計。將領之教子弟亦然，騎射之事講肄精良，必如良賈牟利，視若身心性命之不可忽也。

教戒子弟毋使忘本，不可使其但知鮮衣美食，乘駿馬，擁嬌姬，則將忘我等開創之勞。

嗜酒者昏，若聾若瞽，心手無主，執業俱廢。酒之亂性，不問人之善惡也。

語意甚精。

君嗜酒則君失職，百僚嗜酒

則臣失職，將嗜酒則軍制弛，兵嗜酒則事變生。常人嗜酒則將傾家，僕役嗜酒則將受責，不得已而節飲。

一月三次足矣。或二次。能不飲者。尤加人一等。

我昔征乞鰓阿勒壇汗時。解帶置項。解馬掛之。鉤跪禱於天。請報俺巴海。句烏勤巴勒哈之仇。一爲我祖弟兄。一爲我父弟兄。天若許我。則祐我得勝。由是敗阿勒壇汗。得其土地。

我後登阿爾泰山以望己營。我軍之多如林。從軍之女。亦可成隊。我願其口饜肥甘。身壓文繡。居得華屋。牧得腴地。道途之內。荆棘不生。此我之素志也。

汝等不從我教。初二次責辱之。三次則流於巴勒真。句忽兒珠爾之地。地名未詳歸而仍不從教。則下諸獄。終不改。則令宗親共議其罪。

自將帥以至士卒。雖無敵時。亦當籌備。一聞號令。立即起行。

男子生於巴兒古真脫窟姆及幹難。克魯倫之地。皆聰慧有膽量。不待十分指示。卽能領會道理。女子亦

然。不待修飾。自然端好。

我遣木訶里國王征南京。取七十二城。馳使奏捷。問可旋師否。告以盡取之而後歸。使者回報。木訶里問主上尙有何言。使者謂別無所言。惟伸拇指以示巨擘之獎。木訶里又問主上之伸拇指。眞謂我否。曰。然。木訶里曰。如是則我之不惜身命。亦不枉矣。又問此外何人得邀主上之伸拇指。使者曰。更有博爾朮。

李兒忽勒。

句

虎必來。

句

赤老根。

句

哈刺察兒。

元末駙馬帖木兒五世祖名見元祕史

札歹。

句

巴歹。

句

克失里克。

即乞失里黑

謂

此等人護衛我。皆能得力。或調鷹。或牧馬。或善戰。皆有所長。

此條似非太祖之言。而原文乃入太祖語氣。

有將巴刺哈刺赤問我曰。主上如是神武。無堅不破。請問有何徵兆。我告之曰。我未卽位之先。嘗獨出。遇六人守隘口不得過。我持刀以前。矢如雨集。而我無一傷。殺此六人而行。歸途經六屍傍。其六騎猶在我。卽驅之以歸。所謂徵兆。如是而已。

一日與博爾朮同行。遇二十餘人設伏於嶺。博爾朮從而後。我不及待。即往攻之。矢傷我口。昏仆於地。博爾朮至。見我傷重。以熱水飲我。凝血乃吐。重復往攻。二十餘人始以爲必死。繼乃大驚。皆來降。博爾朮由是寵異。

成吉思汗少時。晨起理髮。見有白髮數莖。左右皆訝。謂年少不應有此。成吉思汗曰。天命我爲衆人之長。所以先與我以老態。爲爲長者之兆。

成吉思汗問博爾朮等。人生何者最樂。博爾朮曰。臂名鷹。控駿騎。御華服。暮春之天。出獵於野。斯爲最樂。博爾忽勒曰。鷹鵠自空搏擊飛禽。不搏落不止。憑騎觀之。斯爲最樂。虎必來曰。圍獵之時。衆獸驚突。觀者最樂。成吉思汗曰。不然。人生之樂。莫如殲滅仇敵。如木拔根。乘其駿馬。納其妻女。以備後宮。乃爲最樂。

貝勒津自注云。至今韃靼部族。相傳有此告戒語本子。而第四條語已不全。不如拉施特所記之完善。第五條爲國禦敵。作爲國禦病之意。係誤。第六條誤將什人之長作爲物名。第七條將第二層人言漏去。第八條亦誤。第十條當思得名語意。較此更暢。惟以下語晦。十二

條語微異而理不差。二十五條體
粗本甚不好。三十條則無之矣。

附太祖諸弟世系

原書即在本紀內。
今摘出附錄於後。

也速該次子朮赤哈薩兒。

朮赤其名哈薩兒義爲猛獸。以其軀幹甚偉。故有是稱。

力能折人爲兩截。滅乃蠻時。主中軍甚出力。故帝予以

賞格。凡其後人。位次在皇族之上。至今時仍有此制。其後人與可汗親王同坐。

所謂親王。當指皇子而言。

相傳有四十

子。惟三人著稱。一也古。一脫古。

即脫忽。

一也生哥。

即移相哥。

也古也。生哥事迹見於史策。脫古事迹不詳。也古脫

古身材皆小。也生哥獨偉岸。朮赤哈薩兒薨。也古嗣位。也古薨。也古子阿兒哈孫嗣位。

案太宗本紀。或作野苦。亦作也古。憲宗元

二年本紀。作也古。三年也古。以怨鬪諸王禿剌兒營。故罷其征高麗之兵。乃是年冬。命宗王耶虎與洪福源同征高麗。耶虎無考。豈即也古而仍令東征耶。憲宗三年後也古不見於史。阿兒哈孫無考。世祖二十五年四月甲申。詔皇孫撫諸軍討叛王火魯火孫合丹禿魯干。火魯火孫似即阿兒哈孫。而世次不符。西域史此語殆誤。抑由西人誤譯。

蒙哥可汗。呼必賚可汗時。也生哥嗣位。歷膺重任。統領全軍。可汗與阿里布

喀戰。即阿里不哥。

也生哥助王師。相傳壽至七十五歲。可汗召至議事。髮無一莖白者。

案憲宗元年本紀。始見亦孫哥。世祖中統元年也。先哥率

東道諸王二年。賜也相哥金印。至元四年。賑移相哥所部饑民。皆卽也生哥。四年後不見其名。**蒙哥可汗時**。朮赤哈薩兒數妃尙在。其分地在阿爾衰河、枯拉淖爾、

海拉兒。

客魯倫河東北流。瀦爲枯輪淖爾。再出而東北。爲額爾古納河。東有海拉兒河。自東南來會。此之枯拉淖爾。當卽枯輪淖爾。海拉兒當卽海拉兒河。俄圖稱海拉兒。內府圖作海拉爾。水道提綱作開拉里。詳親征錄。海刺兒帖尼火魯罕注。兩地皆符。則阿

爾衰河當卽額兒古納河。下云近幹赤斤大王封地。當是朮赤哈薩兒地在北。幹赤斤地在東南。伯帖木兒傳。敗乃顏兵於忽爾阿剌河。追至海拉兒河。又敗之。忽爾阿剌疑是阿爾忽剌。卽額兒古納。地近幹赤斤後王封地也。古

子貝達克。

無考。

又有子火兒哈孫。

當卽上之阿兒哈孫。

土古子也不根也。生哥子愛每根。當呼必寶可汗時。愛每根嗣

其父也。生哥位。

宗室世系表也。苦子愛哥阿不干。移相哥子勢都兒脫忽大王。未載有子。今考也不根卽阿不干。而愛每根卽愛哥。恐西域傳聞有誤。然也。苦三王子嗣。何以寥落如是。史表亦未盡可憑。

愛每根子勢格

都兒繼嗣。亦在呼必寶可汗時。勢格都兒致幹赤斤後王禿格察爾之孫合而謀叛。

卽乃顏。

爲可汗所誅。分

其軍。

卽表之勢都兒。世祖二十四年本紀。作失都兒。又二十九年正月。賜諸王失都兒金千兩。豈已悔罪歸誠耶。抑名同人異耶。

朮赤哈薩兒後人分領一軍。從至西域。阿八哈時

尙在。今亦有存者。朮赤哈薩兒有一子曰巴忽兒達爾。

云以面色淡白故有是名。

其母阿爾壇哈敦。火魯刺思人。朮赤

哈薩兒又娶僕婦闊闊真。甚美。生子哈拉兒珠。在襁褓中。卽屬阿爾壇哈敦撫養。哈拉兒珠有七子。曰帖

木兒無後。曰沙里。曰木哥都。

二子。曰布克兒。台曰庫倫沙喝。

曰忽圖哥。其子阿兒斯蘭。從忽拉護至西域而卒。

上云分領一軍至西。當即

其人。曰沙兒速克塔。

二子。曰忽占。曰札里赤。

曰孟岱兒。

子烏而傑。特木拉。

曰呼兒達喀。無後。相傳窩闊台可汗時。察合台遣使

來告。從前共飲食之人。今已漸少。如可汗遣舊人來。庶易共理國事。是以可汗命哈拉兒珠前往。阿爾壇

哈敦不願遠離。亦偕行。並挈其孫徹兒吉歹同往。徹兒吉歹時尚幼。爲巴忽兒達爾長子。其次子失其名。

幼卽卒。徹兒吉歹五子。曰奇卜察克。

二子。曰台柱。曰霍拉戴。

曰蘇圖。曰庫克。皆無後。曰圖丹土喝塔。曰台兒極兒。

三子。

曰巴魄。曰布拉兒吉。曰普拉特。

其後八刺克與阿八哈爭戰。

詳阿八哈傳。

哈拉兒珠、徹兒吉歹同助戰。八刺克敗。兵亦散。二人相

謀。謂本是可汗命吾等西來。吾等今當往依阿八哈。遂至梭庫兒魯克之地。謁阿八哈。厚撫而納之。先令

庫克從阿爾渾。

阿八哈子。

繼令蘇圖亦往從。又令圖丹土喝塔管倉糧。亦令台兒極兒管糧。因其不能任事。改

令隨扈。沙兒速克塔、孟岱兒、呼兒達喀皆從阿八哈。待以親王之禮。

也速該三子哈準生子甚多。嗣位者爲伊兒吉歹。

即史表之案只吉歹。

窩闊台、蒙哥、呼必賚可汗皆重之。遇大事必

與商。分地在東方。近長城。近主兒只地。

主兒只即女直。案地當在今吉林西南盛京熱河以北。

又近亦乞剌思部地。哈蘭眞額刺特及兀

兒古以河。

哈蘭眞即太祖與汪罕戰地。額刺特即祕史之額列惕。沙陀之謂兀兒古以河即祕史之兀勒灰河。史錄作兀魯回水道提綱。蘆河土名烏爾虎河。亦作吳兒灰。內府輿圖作烏爾揮。蒙古游牧記作鄂爾虎。烏珠穆沁左翼旗地。餘詳太祖本紀譯證。

無人從至西域。伊兒吉歹子察忽刺嗣位。察忽刺子哈刺忽兒位。哈刺忽兒子哈丹嗣位。哈丹子勝格納

哈兒嗣位。

史表案只吉歹子曰合丹曰察忽刺曰忽列虎兒濟南王勝納哈爲驪王忽刺出之子。合丹之孫此書世系不符。又無忽刺出恐誤案。按只吉歹太宗五年八年本紀俱作案赤帶定宗憲宗本紀俱作案只帶。而世祖中統元年三月率東道諸王來

會者。僅有忽刺忽兒。無案只帶。十二月賜諸王銀及文綺帛。則有案只帶。忽刺忽兒合丹忽刺出勝納合兒當是一家人。故連類受賜。惟察忽刺未見世祖本紀。憲宗三年癸丑世祖征大理諸王鈔合也只烈帥東道兵。史表無鈔合。似是察忽刺也只烈。似即表之濟南王也只里。爲察忽刺子。故疑是也。中統二年忽刺忽兒所部民飢。免上供羊。至元九年十二月諸王忽刺出拘括逃民高麗界中。高麗達魯花赤上其事。詔高麗諸民猶未安集。禁罷之。至元二十年諸王勝納合兒設王府官三員。二十二年與乃顏同叛。罷勝納合濟南分地所署官。嗣後本紀不著其名。惟至元三十年詔舊隸乃顏勝納答兒女直戶四百虛糜廩銀。令屯田揚州。列傳惟忽憐。土土哈傳兩見其名。忽憐傳作聲刺哈兒。土土哈傳作勝刺哈。又謂乃顏陰遣使來結勝刺哈。爲土土哈所執。盡得其情。勝刺哈設宴相邀。二將土土哈以爲事不可測。遂計不得行。未幾有旨令勝刺哈入朝。將由東道進。土土哈言於北安王曰。彼分地在東。是縱虎入山林也。乃令從西道進。據此則是勝納哈從北安王備禦海都。在西北邊雖預乃顏逆謀。而事機已洩。西道入朝不及。借乃顏稱兵矣。曾否伏誅。紀傳皆不得考。又

案本紀二十四年四月乃顏反。五月帝親征。八月車駕還上都。謫從叛諸王赴江南。諸省從軍自效。十月桑哥言諸王勝納合兒印文曰皇姬貴宗之寶。實非人臣所宜用。因其分地。改爲濟南王印。爲宜。濟南封號當始於此。史表案只吉歹冠以濟南王。殊誤。諸王表濟南王下云也。只里。至元二十四年封當是勝納哈兒叛後。改封也只里。

呼必賚可汗查伊兒吉歹後人共有六百。

不可信。

勝格納哈兒以與幹赤斤後

人同叛被誅。

也。速該四子帖木哥幹赤斤人常稱爲幹赤那顏。其長妃曰珊達克勤。爲幹勒忽納特氏。與謬倫太后同族。咸尊敬之。幹赤那顏好土木。喜建宮室苑囿。成吉思汗愛其幼弟。延之上坐。其子亦令位己子之上。成

吉思汗分與軍五千。故部衆甚盛。分地在蒙古東北境界外。已無蒙古人。生子甚多。薨後子禿格察兒嗣。

史作塔察兒。歐陽元高昌侯氏家傳。撒吉思與火魯和孫馳白皇后帖列轟氏。授塔察兒以皇太弟寶。襲爵爲王。案太宗六皇后名脫列哥那。祕史作朵列格捏。當卽帖列轟曰氏者傳之誤也。幹赤之薨。當在六皇后攝國時。

呼必賚可汗召宗

王議事。禿格察兒必與其列。阿里布喀叛時。令禿格察兒往討。敗其衆。久在軍中。運籌治事。壽甚高。薨後子乞卜嗣。乞卜子亦曰禿格察兒。嗣乞卜位。禿格察兒薨。子哀楚兒嗣。哀楚兒薨。子乃顏嗣。呼必賚查其

族派有七百人。可汗暮年，乃顏與勢格都兒、勝格納哈兒及果魯干後人額不干、窩闊台可汗後人

即也。不干。

烏魯克庫騰，無考。結海都而叛，可汗征之，或誅或赦。軍盡分析，今已無其後人分地。

案世系大誤。撒吉思傳，幹真莫，長子只不干。蚤世，適係塔

察兒幼，庶兄脫迭狂恣，欲廢適自立。撒吉思與火魯和孫馳白皇后，乃授塔察兒以皇太弟寶，襲爵爲王，敘述甚明。史表世次亦同，惟只不干有兄幹端，與傳長子之說不符。表又無脫迭，惟塔察兒弟帖質之子，脫帖音同，而世次不同。此云乞卜，當即只不干之訛。奪干字音誤，作幹亦那顏之孫。塔察兒輔立憲宗，率軍南征，屢見本紀。世祖即位，率東道諸王來迎。至元九年，十年，賜其軍幣帛，賑其部飢民。此後本紀無其名，何人嗣位，史不可考。表謂是壽王，乃蠻台，未可信。此之哀楚兒，似即史之阿朮魯，惟表爲幹端子。塔察兒同祖兄弟，表無阿朮魯後裔，則此云哀楚兒子，乃顏叛，亂伏誅，似非妄撰。史表則里古台曾孫乃顏，修元史者據之，以地理志，肇州附於廣寧府路下，引哈刺八都魯傳內，乃顏故地一語爲證，謂乃顏爲李魯古歹孫。今考本紀，太宗八年，分賜諸王民戶，幹陳那顏平濛州。世祖中統元年七月，詔給諸王塔察兒益都、平州封邑，歲賦金帛。至元二十四年，乃顏叛，罷乃顏所署益都、平、濛分地。達魯花赤則爲幹陳後人無疑。廣寧王下乃顏，名同人異，錢氏大昕廿二史考異，以史表有二也不干，亦引廿四年罷也不干河間分地。達魯花赤定叛王也不干，爲闕列堅贊孫，而未敢言乃顏。今以西域書證之，實與本紀吻合。至西域書之兩禿格察兒，必然有誤，或傳鈔之訛也。又乃顏封地在東，弄兵亦在東。本紀五月，帝親征高麗王，請益兵征乃顏，以五百人赴之。六月，諸王失都兒所部鐵哥率其黨取咸平府，渡遼，欲劫取豪懿州。守臣求援，以北京戍軍千人赴之。七月，失都兒犯咸平，宣慰塔出從皇子愛牙赤出瀋州進討。宣慰亦兒撒合分兵趨懿州。其黨悉平。八月，車駕還上都。瀋州饑，又經乃顏叛兵蹂躪，免其今歲絲銀租賦。九月，咸平、懿州、北京以乃顏叛，民廢耕作。詔以海運糧賑之。塔出傳言，女直水達達官民與乃顏連結，伯帖木兒傳，敗乃顏兵於忽爾阿刺河，追至海拉兒，又敗之。此二地，僅此傳一見，似是東瀋之西境。詳見前注。傳又云，乃顏黨衆走山前，似指興安嶺。又云，追戰於札刺馬亮河，追至夢哥山，擒金家奴，萬小傳乃顏叛，率兵征之。六月，至撒里禿魯之

地。同都萬戶閤里鐵木兒與乃顏將黃海戰。大敗之。又從世祖與塔不台戰。又敗之。是月至乃顏之地。奉旨留蒙古女直。漢軍鎮哈刺河。復遣精騎扈駕。至失刺幹耳朵。從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討乃顏。七月。至札刺麻禿。與金家奴戰。敗之。追至蒙可山。那兀江等處。遂平金家奴。塔不台等。所謂至乃顏地。留軍鎮哈刺河。蓋守後路。兼防他道敵兵。蒙古謂黑曰哈刺。必是黑河。蒙古游牧記。潢河。亦名涅水。自克什克騰旗界發源。東流至巴林旗界。爲大遼水之西一源。唐書地理志。營州北四百里至潢水。今稱錫喇木倫。蒙古謂黃爲錫喇。遼史地理志。上京臨潢府有潢河。復有黑河。周廣順中。胡蟠陷北記。謂渡涅水。明日。又渡黑水。宋薛映記。及富弼行程錄。並謂渡涅水。石橋五十里。至保和館。渡黑水河。沈括筆談。謂黑山在大漠北。有黑水出其下。是黑河在今巴林界。蒙古稱哈刺木倫。亦作喀喇木倫。下流入西遼河。亦作西刺木倫。據遼河之西。扼南北要路。本紀。失都兒所部鐵哥渡遼。欲劫取豪懿州。可知當日軍情。以遼河爲要害。乃顏封地。則在遼河迤北。札刺麻禿。當即伯帖木兒傳札刺馬禿河。備考中外地圖。無合音者。惟水道提綱。綽爾河於兩山間出平地。又東南百數十里。合西來之賽勒河。又數十里。合東北來之馬拉兔河。又百里。合西來之特門河。經科爾沁右翼北境。綽爾河亦作戲兒。如以綽爾。馬拉兔兩河合言。即札刺馬禿。又提綱。洮兒河。亦曰拖羅河。源出西興安山東麓。東南流有查木哈兔河。自北來會。查木哈兔。亦與札刺馬禿音近。以地勢軍程考之。二河皆在左近。傳下云。追至那兀江。即今之嫩江。亦曰諾尼嫩尼。明初曰臙溫江。元祕史作納溫江。尤與那兀音類。綽爾河。洮兒河皆東入嫩江。故知是也。蒙古山即蒙哥山。未得確考。博羅歡傳。謂太祖分封東諸侯。其地與戶以二十爲率。乃顏得其九。忙兀。兀魯。札刺兒。宏吉烈。亦其烈思五諸侯得其十一。惟微五諸侯兵。自足當之。何至上煩乘輿哉。此傳所言東方地戶已盡於是。則尤赤哈薩兒哈準兩王分地。將於何屬。又四月。乃顏反。五月。帝即親征。博羅歡雖有是言。殊乖廟算。史傳乃津津道之誤矣。鐵哥傳。傳王塔不台率兵逼行在而陣。李庭傳。從帝親征塔不台。金家奴來拒戰。博羅歡傳。亦有戰塔不台事。而似世祖並未親征。皆非事實。大約太祖諸弟。幹陳那顏分地最廣。轄軍最多。自枯倫。渾爾。以東。洮兒河。南北。嫩江。東西。大率屬其封境。西域書謂分地在蒙古東北面。界外已無蒙古人。是也。忽憐傳。乃顏聲刺哈兒叛。世祖親征。哈答罕衆甚盛。忽憐迎敵。敗之。哈答罕走度孫河。還其巢。孫。即那兀之合音。即嫩江。本紀。至元二十二年十月。塔海弟六十。言今百姓及諸投下民。俱令造船於女直。而女直又復發爲軍工役繁盛。乃顏勝納哈兒兩投下黨。

坊採金等戶獨不調。有旨遣使發其民，亦力散合傳二十一年改北京宣慰使。諸王乃顏鎮遼東，有異志，密請備之。二傳皆可爲證。乃顏平後，次年哈丹禿魯干復叛，李庭傳伯帖木兒傳，皆謂是諸王。土土哈傳擊走叛王鐵哥，擒叛王哈兒魯。凡此諸王名，與阿沙不花傳乃顏叛，諸王納牙等皆應之。阿沙不花北脫納牙，諸王之謀皆解。史表太祖諸弟位下悉無其名，不知何王之裔。讀元史者，所以昏瞶迷亂而無所措手也。

也速該五子別勒格台子甚多，薨後子札富都嗣。

即表之爪都，惟表是孫，非是子。又太宗七年九年本紀，即見口溫不花，據表是別里古台次子。然憲宗元年本紀，尙見別里古帶，即別勒格台。

則太宗時別勒格台猶在。至世祖中統元年，則爪都率東道諸王，或爪都巡嗣其祖之位，故西域書誤以爲子。

人謂其有百婦百子，享壽甚高，妻子至前，有不識者，呼必資可。

汗命其子那木罕征海都，有叛王將擒那木罕以叛。札富都預謀，旣而札富都歸，禿格察兒請可汗置諸

重典，可汗謂其歷有勳勞，不可殺。

貝勒津注，原文可汗前與某某戰，札富都甚出力，某某字已不辨。案當即阿里不哥。中統三年，賜廣寧王爪都駝鈕金鍍銀印，及諸王合必赤行軍印，合必赤大破阿里不哥軍，見二年

本紀，必由此役之勞，故同受賜，合必赤在世祖朝屢著戰功，而世系表無考。

惟分其軍，遣往鄭河守護邊界。

鄭河不能確考。

常自採薪爲炊，從者請代其勞，謂

從前有罪，今當以此補過。可汗查其本支有八百人，可汗云：哈薩兒四十子，今有八百人。別勒格台後人百人，何以亦只八百，或言於上。哈薩兒後人盛，別勒格台後人衰，今別勒格台後王仍在，可汗處供職。

後王從乃顏叛案史表別里古台曾孫徹聖帖木兒襲廣寧王封爵本紀二十四年二月敕諸王圍里鐵木兒節制諸軍乃顏遣使徵東道兵諭圍里鐵木兒毋發圍里似卽撒里是別勒古台後王未與叛謀西域書又未言其分地案別里古台傳以幹難怯魯之地建營以居沈堯西游記釋地謂卽幹難河怯綠憐河本傳並無河字未敢言其必是地理志廣寧府路金爲廣寧府元封字魯古歹爲廣寧王舊立廣寧行帥府事後以地遠遷治臨潢立總管府復云有醫巫閭山爲北鎮在府城西北二十里則當在遼東本傳賜以廣寧路恩州二城以爲分地別里古台孫霍歷極以疾廢不能軍世祖俾居於恩以統其藩人今考地理志廣寧路下並無恩州凡此疑竇皆屬無從明晰自來讀元史者爲宗室世系表所誤皆以叛王乃顏爲別勒格台之後真不白之冤矣又太祖弟四人別勒格台爲異母弟並非最幼而列序居末西域書謂異視之不與四子等殆非妄臆然史獨有傳而三王皆無傳恐以嗣王叛逆宗正削其屬籍明臣修史無所依據遂無三王傳而別勒格台獨有傳也又元史本傳其子孫最多居處近太祖行在所南接案只台營地似卽言其分地案只台似卽哈準大王之子

附太祖后妃皇子公主考異

拉施特書云成吉思婦有五百正妻五人案五百恐是五十之訛元史四大斡耳朵此多一人

孛兒台夫人翁吉剌特氏特因那顏女

祕史蒙文作孛兒帖兀真解兀真爲夫人西域書則運稱夫人元史孛兒台旭真似誤以稱謂爲名

生四子五女蔑兒乞攻成

吉思汗掠孛兒台而去時已懷孕蔑兒乞與汪罕交好以孛兒台贈汪罕汪罕因與也速該爲按答收而厚撫之部下咸勸汪罕娶孛兒台汪罕不從成吉思汗聞信遣札剌亦兒人撒巴請於汪罕歸孛兒台中

途。朮赤生倉卒無裹兒具。道途復不平坦。撒巴乃搏颯爲兒睡具。挈以歸。以是稱名朮赤。後轄奇卜察克等地。次子察合台。轄突而吉斯單以至阿母河。今篤哇汗及其子庫特魯克火者皆其後。三子窩闊台。嗣帝位。其子古由克。又別子之後海都。別有紀。四子圖里汗。史作拖雷。亦稱也可那顏。又曰烏魯克那顏。義皆謂大

那顏。

成吉思汗常稱之曰奴可兒。

謂義爲從者。以常在左右之故。案元祕史蒙文那可兒解爲伴當卽此。

圖里義爲鏡。薨後。蒙古人諱言圖里。稱鏡

爲庫思古。

無考。西人謂是突厥語。

其子蒙哥。呼必賚。皆別有紀。今在位者。帖木兒可汗。

卽成宗。

合贊汗。皆其後。長女火

真別姬。先議配汪罕子鮮昆之子而未成。

祕史。案昆子禿撒哈。此作禿生布赤。必有誤。故刪。

後適亦乞刺思人孛徒古爾干。

古兒干。義謂女壻。

次女扯扯干。適衛刺特人忽禿哈別乞之子脫拉兒赤。

祕史作扯扯亦堅。適亦納勒赤。史表闕闕干公主適脫亦列赤。祕史作亦納勒赤。未是。

三女阿勒海

別姬。適汪古部主之子石奎夷。

袁武變譯曰鎮古。拉施特部族考。則云姪。不云子。案史傳。阿刺兀思別吉忽里死於難。妻子與姪避地雲中。太祖既定雲中。購求得之。以其子孛要合尙幼。封其姪鎮國爲北平王。鎮國薨。子

聶古台襲爵。尙容宗女孛要合幼。從攻西域。還封北平王。尙阿刺海別吉公主。公主明睿有智略。車駕征伐四出。嘗使留守。軍國大政。咨稟而後行。師出無內顧憂。公主之力也。孟珙蒙達備錄。二公主曰阿里黑百。因俗曰必姬夫人。曾嫁金國亡臣白四部。死。寡居。今領白髓

軼國事日逐看經有婦女數千人事之征伐斬殺皆自己出據孟珙言則所謂留守乃掌汪古部事非太祖本部太祖西征幹赤斤居守元祕史西游記可證別無阿刺海居守之語作此傳者誤會也史言孛要合幼從征西域歸乃尙主孟珙作備錄在辛巳歲正太祖在西域追札蘭丁之年不應即云夫死寡居哀武憐謂阿刺海適鎮古生子訥古台娶拖雷女今案鎮古即鎮國之訛訥古台即鎮國子聶古台尙容宗女語同元史貝勒津譯作石奎夷即鎮古之訛而至夷合音類國反覆推求必是公主先進姬妾所生西域書但言其前元史但言其後蒙達備錄弟孛要合自西域還復尙公主鎮國子聶古台爲公主出孛要合三子則公主進姬妾所生西域書但言其前元史但言其後蒙達備錄則適當其中蒙古不諱再醮理宜然也黑韃事略白撕卜即白韃僞太子忒沒真塔僞公主阿刺罕之前夫此爲確證白撕卜即白四部亦即史之鎮國何以二名不得其考西域書謂阿刺海年在窩闊台拖雷之閒則是太宗妹容宗姊餘詳汪古部族考

四女秃馬倫適翁吉刺特人赤古爾干

原譯遺脫赤古二字據部族考補入元史

本紀有赤駒騎馬親征錄作赤渠元祕史作出古史表鞑國公主位禿滿倫公主適赤窟騎馬皆即此赤古部族考謂是阿勒赤那顏之子蓋即國舅案陳那顏蒙達備錄三公主曰阿五嫁尙書令國舅之子又云案赤那那見封尙書令爲成吉思正后之弟而特薛禪傳但言案陳子幹陳尙容宗女必是史官失載阿五異名無考或備錄有訛字餘詳部族考

五女阿兒塔楞亦曰阿兒塔魯黑適幹勒忽訥特人札弗圖兒色辰

台出古爾干

台出其名札弗圖兒色辰乃其稱號色辰即祕史之薛禪聰明之謂史表某公主適塔出騎馬又某公主適塔出子朮眞伯騎馬台出即塔出其子朮眞伯見部族考史表某公主名已缺得此可補元史餘見部族考及憲宗本紀補異

又有非正后生之女阿勒敦

部族考作阿勒敦此作伊拉勒體更誤元史作也立安敦亦作也里安敦然總不如祕史阿勒阿勒屯譯音之確

畏兀兒部亦都護來歸附成

吉思汗稱爲義子列第五以是女許嫁而亦都護正妻妬忌不令其娶迨正妻死窩闊台乃議遣嫁

此處敘述

未完詳部族考。蒙達備錄云。成吉思女七人。可知者僅三人。今確實可徵者。已得六人。史表延安公主位。火魯公主。適哈答駙馬。祕史九十五功臣。有合歹。古列堅。合歹即哈答。似是太祖塔。古列堅即古爾干。

次曰忽闌哈敦。兀洼思蔑兒乞部長帶亦兒兀孫女。生子果魯干。成吉思汗愛之。視如正室出。果魯干四

子。長忽察嗣爵。忽察長子兀兒圖夷嗣爵。

即表之忽魯歹

兀兒圖夷子額不干與乃顏等叛王作亂。呼必賚可汗

誅之。

果魯干史表作闊列堅。或作曲里堅。分地不可考。土土哈傳有言也不干叛者。土土哈即日啓行。疾馳七晝夜。渡禿兀刺河。戰於李怯爾。大敗之。也不干僅以身免。世祖親征乃顏。聞之。遣使命土土哈收其餘黨。沿河而下。禿兀刺河。當即土拉河。沿河而下。當

是沿客魯倫河。則也不干分地似在客魯倫河。果魯干從拔都征俄羅斯。受傷而卒。見拔都傳。此敘世系。悉符史表。惟言果魯干四子。而表但著忽察。

三曰也速凱特。塔塔兒人。

原作別速凱特。元史祕史皆作也速。據以改正。史表第三幹耳朵曰也速皇后。第四曰也速干皇后。此之別速凱特字音近也速干。而增特字尾音。蒙古源流作濟蘇凱。恐次序誤倒。詳下。

生子

曰察兀兒。幼卒。

華書無考。哀忒。變譯兀察兀兒。

四曰公主哈敦。阿勒壇汗之女。

原作昆主哈敦。謂是金主之女。則必是衛紹王公主。金史稱爲公主皇后。昆主必是公主之訛。

貌不揚。成吉思汗以其爲貴主。故

厚之。無出。阿里布喀作亂時尙在。

五日也速命爲也速凱特妹。

秘史也速干云我的姐姐名也達。又云也速干將他位子讓與也達坐了則也達位次當在前也速干次序在後此之也速命乃是也速干上文也速凱特乃是也達。

此外位分稍遜而著稱者一曰阿卜哈喀敦。

喀敦即哈敦。

汪罕弟札罕不之女阿卜哈之姊妹別克土以迷失

夫人適朮赤。

見元史祭祀志第三室皇伯考朮赤伯妣別土出迷失阿卜哈秘史作亦巴合。

唆魯和克台別姬適圖里生四子。

憲宗本紀唆魯不帖尼后妃表同惟禾作和秘史莎兒合黑塔

尼音亦同惟云札合敢不有二女此多一女睿宗十一子此云四子蓋言其親生。

成吉思汗一日得惡夢因以阿卜哈賜與兀魯特人怯台那顏裔資家

產悉令將去惟留一金盃及樹酒之人以爲遺念。

部族考亦詳載大同小異秘史載此事則爲賞功與西域所聞不同怯台即主兒扯歹。

一曰古兒八速哈敦乃蠻太陽汗之正室成吉思汗寵之昭蒙古禮節成婚。

秘史誤爲塔陽汗母。

一乃蠻女失其名從成吉思汗生子朮兒徹早卒。

拉施特紀太祖伐金分軍爲三之役有將主兒赤歹注曰成吉思汗幼子亦見觀征錄作朮赤台此之朮兒徹必即主兒赤而奪歹字音蒙達

備錄謂成吉思子甚多長子比因破金國攻西京時陣亡今二太子卻爲大太子名約直又云劉伯林雲內人有子甚勇武沒真長子戰死遂將長子之妃嫁伯林子哀感變譯本謂乃蠻女生一子爲帝最長子曰忽兒赤惕早卒忽兒赤惕必即朮兒徹歹之訛蒙古子貝母貴不以年齒分長幼如別勒格台亦然或者年長於諸弟而序次在正后所生子後故謂幼子通鑑續編太祖六子大太子述赤性下魯而善戰早卒二太子察合台性慎密爲衆所畏三太子窩闊台是爲太宗四太子拖雷是爲睿宗其庶子曰朮兒徹歹曰郭列十

一塔塔兒女。從成吉思汗。生子兀魯察罕。早卒。

即史表次五之兀魯赤。而增罕字。

一哈敦。爲唐古特人。不知名。

案即西夏國主女。祕史載其名曰察合。以其爲國主女。故此書載之下云。速哈特願得之。成吉思汗即以爲贈。不解其故。附錄注中。

附太祖年壽考異

元史本紀。太祖二十二年丁亥。崩。壽六十六。逆推之。帝生於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壬午。親征錄於癸亥年滅汪罕後。大書特書上春秋四十二。與本紀合。蒙古源流亦同。元祕史未言帝壽。惟記也速該卒時。帝年九歲。乃西域史及西域人私家著述。無不謂帝生於豬年。崩於豬年。十三歲喪父。亦在豬年。壽七十三。則應生於紹興二十五年乙亥。烈祖之崩。在孝宗乾道三年丁亥。始謂其說謬妄。比考孟珙蒙達備錄。謂成吉思汗生於甲戌。則爲乙亥上一年。歲數鄰近。又蒙古以草青紀歲。不云幾歲而云幾草。故傳述易訛。若甲戌壬午。上下相距九年。不應舛錯至此。復考陶宗儀輟耕錄。元順帝朝。詔修遼金宋三史。楊維禎著

正統辨。謂宋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建國庚申之說。諸書無徵。惟西域史詳載猴年滅秦亦赤兀。敗哈答斤諸部。取威定霸。固在斯時。必謂建國是年。似由傳會。然太祖徵召邱處機詔云。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爲一統。自庚申至丙寅卽帝位。正七年。鍊崖是說。殆有由來。非盡出於比附。自來星命家占婚擇日。但論年支。不論年干。生於乙亥。乃與宋祖生於丁亥符合。鍊崖此辨。上之於朝。斷然不敢臆撰。然則元史等書。未可盡信。而殊方異論。未可盡疑矣。詳引附識。以俟世之博雅君子論定焉。

元史譯文證補卷二

定宗憲宗本紀補異

皆本多桑

當太宗之崩也。皇后脫列哥那稱制。

元史表。太宗皇后五人。妃一人。脫列哥那六皇后爲乃馬真氏。攝國凡四年。又有禿納吉納六皇后。元祕史。太祖以兀都亦惕蔑兒乞部長脫黑脫阿之子忽都的妻朵列格捏與

了幹歌歹。西書則云烏虎思蔑兒乞部長帶兒哈孫之妃。與祕史異。烏虎思卽兀注思。見祕史。西書又稱其名曰土拉起納。與禿納吉納音尤類。而史表又皆稱爲六皇后。是否重出。不無疑竇。西書謂太宗七子。五爲后出。合丹滅里。妃孌所生。元史表惟載藥里訖納妃子爲滅里之母。

任阿不都拉蠻主財賦。撲買諸路稅課。

太宗本紀。耶律楚材傳皆作奧都刺合蠻其撲買亦先見太宗本紀。蓋西書之重言也。

不喜鎮海罷其相位。

西書

謂鎮海爲相。兼紀太宗言行。如起居注之類。

西域婦法特瑪。徒思人。太祖西征。自徒思掠至和林。后寵愛之。太宗舊人黜者大半。或

謂皆法特瑪進讒之故。親王幹赤斤忽以兵至。人心震駭。幹赤斤有子隨太宗居和林。后亟遣往究詰。其

時西北軍凱旋。定宗已至葉密爾河。幹赤斤聞之。乃曰。吾來視喪。非有他也。遂引兵歸。

此事無可徵考。惟元史耶律楚材傳云。朝廷用

兵事起倉卒，后令授甲選腹心，至欲西還以避之。楚材曰：「朝廷天下根本，根本一搖，天下將亂。」臣觀天道必無患也。後數日乃定，或即此事。幹赤斤封於東方，后欲西還以避情事，頗合。楚材傳在癸卯夏，正西北軍還之時，時序亦合。元史類編定宗本紀云：「議立帝久不決，諸王將謀亂，會雷雨大作，帳水深數尺，遂各散去。」或即癸卯之事，而誤移於會議之時。

定宗既至，后欲立爲帝，待拔都來會議，而拔都托病，屢愆行期。與後拔都傳語參觀

不及待，乃集諸王諸延，立定宗。幹赤斤亦來會。

西書云：其子孫八十人。

丙午七月，定宗卽位。

西八月

邊遠屬國若俄羅斯、若羅姆、若角兒只、若法而斯、若克兒漫、若毛夕耳等，或自來朝，或遣子弟，其以使臣陪位襄事者，則有

天主教王、報達、哈里發、木刺夷、阿勒坡各酋長，數月之內，王會之盛，先所未有。定宗錫賚優厚，妃主親王

大臣并其子弟皆有賜，諸翼將士賜及其家，朝貢諸國犒及從者，皆拖雷妃唆魯禾帖尼主其事。拉施特云：古余克善

用財備賜之金，有七萬巴立施之數。徐以賦稅補虧，巴立施不知何數。西人疑是金錠，所備之物兩次賜予，猶有遺者，令衆奪取以爲樂。又教王使人潑蘭喀批尼云：「鄂爾多旁有小山，駐車五百乘，皆金銀綬帛各賜物，出於目擊，語當不誣。」定宗首究

幹赤斤稱兵之事，而不顯言，令親王蒙哥、鄂爾達往按。鄂爾達當卽拔都之兄，拔都遣以東來見拔都傳。戮其官屬數人，餘置不問。定

宗卽位後數月，太后脫列哥那崩。

六皇后之崩，元史失載。定宗本紀元年，則云：帝雖御極，而朝政猶出於六皇后。觀西書此語，及以下諸事，則六皇后未久卽歿，似非妄語。元史后妃表注云：至元二年，追諡昭慈皇后，而

后妃傳乃云。至元二年。崩。追諡升祔。
恐是撰皇后傳者誤會。妄增崩字。

后之攝國也。法令廢弛。諸王徵求無藝。屬官因緣爲姦。至是始申禁。拖雷妃

及子獨不效尤。故定宗禮重之。殺阿不都拉蠻。

可補元史之缺。

仍以牙剌挖赤主財賦。其子馬思忽惕治突而基

斯單。撒馬爾干等地。皆錫金獅符。

西書謂后攝國時。馬思忽惕逃往拔都處。不知何故。當是其父被斥。其子畏波及。或亦被斥。故逃也。

復以鎮海爲丞相。此見鎮海傳。諭報

達使人法克哀丁歸告其主。遇蒙古人無禮。如不改行。將致兵禍。木剌夷使人不見禮而遣歸。察合台後

太宗數月卽薨。薨後。其孫合剌旭烈監國。

謨阿圖堪之子。

定宗以傳孫而不傳子爲非。令察合台子也速蒙哥嗣

位。

西書作也生蒙哥。音未爲異。惟合刺旭烈作喀喇忽拉古。則異矣。

遣兵征高麗。

本紀不載。惟高麗傳云。定宗。憲宗之世。歲貢不入。故自定宗二年。至憲宗八年。凡四命將征之。所紀年分亦合。

遣察罕伐宋。西書

又有速不台。案速不台傳。丙午。定宗卽位。既朝會還。家於禿剌河上。戊申。卒。西書殆誤。故刪察罕傳。定宗卽位。賜黑貂裘一。鎗刀十。命拓江淮地。則確有兵命矣。

命野里知吉帶征西域。於諸王部兵十中

抽二。

本紀云。率搠思蠻部兵征西。搠思蠻似是部名。而無可考。親征錄。太宗卽位。先一年戊子。太宗皇帝與太上皇共議搠力蠻復征西域。搠力蠻似卽搠思蠻。蒙古謂八曰乃蠻。疑是十中抽二餘八之謂。作搠力蠻字音似尤切合。姑存此說以質知者。至太宗卽

位。四征不庭。西書亦言諸王部兵十中抽二。非止此也。

西域屬邦羅姆。角兒只。毛夕耳。的牙佩壳耳。阿勒坡皆轄之。取貢賦以供用。西域

東境屬阿兒渾。定宗謂野里知吉帶。我將自往。汝爲前鋒。西域婦法特瑪行巫蠱術害皇弟闊端。事發。極

刑處死。

西書云。法特瑪仇怨甚多。有撒馬爾干人。名曰希雷。訴其巫蠱。皇弟闊端之病。皆其所爲。闊端亦遣人來告。我爲其所厭。禳如死。必誅其人。未幾。闊端竟卒。鎮海請於定宗。刑訊之。以縫縫其周身孔竅。氈裹而投之河。隨從婦女皆死。居無何。又有人訴希

雷厭禳。定宗。子忽察亦踐之。并其家屬。案蒙古本信巫。憲宗初即位。亦有厭禳之獄。定宗后至。賜死。事當不誣。西書稱闊端音似庫灘。忽察音似火札。

三年戊申。以疾西巡。葉密爾河。爲潛邸時湯

沐地。

西書云。定宗自謂此處水土宜於我體。

沿路犒賞無算。拖雷妃唆魯禾帖尼以定宗與拔都有隙。今且西行。使告拔都。宜

善自備。拔都乃東來迓之。定宗在途西。距別失八里七日程。病作而崩。壽四十三。

本紀。帝崩於橫相乙兒之地。不知何地。今考西書。略得方

向。惟紀二年秋。即云西巡。疑元史有誤。

定宗嚴重有威。在位未久。不及設施。惟皇后聽政。時君權下替。定宗既立。乾綱復歸於

上。手足有拘攣病。好酒色。常以疾不視事。事多決於大臣鎮海。喀達克二人。

拉施特志。費尼並云。二人皆信天主教。常以是勸定宗。定宗之醫官亦天

主教士。其時西里亞。阿速。報達。俄羅斯之教士。皆東來傳教。語出於天。方教人。斯爲可異。喀達克無考。惟憲宗元年。以葉孫脫等務持兩端。坐誘諸王爲亂。並伏誅。內有合答之名。或即此喀達克。其被殺事見下。

定宗崩。皇后幹兀立海迷失。

西書作烏古勒凱迷失。謂是衛拉特部長庫都喀之女。此可以補后妃表。庫都喀即忽都哈之異譯。祕史作忽都哈別乞。別乞係稱謂。非名。

暫不發喪。亟先赴於

唆魯禾帖尼及拔都處。自請攝國以待立君。拔都允之。其時拔都東迎定宗。已至阿勒塔克山。聞信。乃召

諸王大將來會。自駐阿勒塔克以待。

阿爾泰山西支巴勒喀什。遼爾西北之山。西圖謂之阿勒塔克。以別於阿爾泰。實即阿勒泰。克四字讀泰。不順口。變爲塔克。蒙古語多有此變音。似非西人。叛稱。亦作阿拉塔克。

亦云阿拉克圖。憲宗本紀。諸王大將初會於阿刺脫忽刺兀之地。蒙古謂山曰放拉。亦云襖兀刺。見明茅元儀武備志。所謂忽刺兀。或即放拉。言山。或山下地名。而阿刺脫之即阿勒泰。證以西書。當無疑義。諸王謂會議宜在東方。不

宜在西土。多不至。比及會期。大半尤赤。拖雷後王。無太宗後。定宗后亦僅遣使預議。

本紀。使者八拉。西書則使者帖木兒。云先爲和林總

管。語異。又本紀。諸王拔都。木哥。阿里不哥。唆亦哥。禿塔察兒。今元史改本。以唆亦哥爲一人。表傳無微。案塔察兒當即幹赤斤。位下塔察兒國王。元年再來會。七年率諸軍南征。圍樊城。其名屢見。憲宗世祖本紀。禿字應屬上作唆亦哥。禿。或即憲宗第十弟。歲都哥。必求其人以質之。此爲近似。木哥即憲宗九弟末哥也。阿里不哥。憲宗七弟。西書云。大半尤赤。拖雷後人。語頗合。

野里知吉帶自西域來會。劾議遵太宗命。立失烈門。

今改實勒

們。西書音似失拉門。時忽必烈在坐。作而言曰。太宗既欲立失烈門。而汝輩輔立定宗。豈太宗命耶。阿兒塔隆爲太祖

愛女。卽有罪。當集宗親會訊。而後定讞。乃不問供狀。卽殺之。又豈太祖。太宗舊典耶。

此事華書無微。其駙馬曰札費兒薛禪。見公主表補。

今日之事。獨以太宗命爲詞。何也。言者語塞。

案本紀卽與忙哥撒兒傳異。西書又異。蓋會議時人衆語多。各就所聞紀之。各不同如此。惟大致同耳。

是時定宗長子忽

察亦冀得父位。而太宗後人多不愜衆望。太祖臨崩。分其部兵於子弟。拖雷以幼子所得獨多。

西書謂蒙古風俗父之遺

產幼子多分。太祖部兵十二萬九千人。拖雷得十萬一千。朮赤察合台窩闊台位下各得四千。太祖幼子曲里堅亦四千。弟哈達三千。幹赤斤五千。搠只哈薩兒之子一千。太祖母訶額命三千。案太祖幼子乃是曲里堅。以非正后所出。故拖雷以次居幼。拖雷常從太祖左右。佐治兵事。分軍固宜多也。諸將帥大率舊部。拖雷薨後。蒙哥諸弟尙幼。事皆決於唆魯禾帖尼。有才智。能馭衆。亦與拔都

相親厚。故衆望屬於蒙哥。別有人建議。拔都最長當立。拔都不可。衆曰。王旣不自立。惟王審擇一人。早決

大計。拔都乃曰。今吾國家幅幘甚廣。非聰明容知能效法太祖者。不可爲主。我意在蒙哥。羣應曰然。蒙哥

再三讓。其弟末哥曰。

西書音似未曉

衆謂惟拔都言是聽。兄無異詞。今奈何不從拔都言。拔都曰。末哥言是也。議

遂定。且議明春再會於斡難。克魯倫兩河之源。太祖肇基之地。皇后使者歸報。后與二子忽察。腦忽大不

悅。

西書腦忽音似那古

遣使告拔都。會議非地。宗王未集。義不能從。拔都謂明年再會於東。太祖太宗大業。未可輕

授。君位已定。請屈意相從。遂令弟伯勒克脫哈帖木兒。

本紀元年西方諸王別兒哥脫哈帖木兒。別兒哥今改伯爾克是也。西書脫哈音似托喀。仍是哈喀異譯。

將大軍

衛蒙哥而東。自駐於西。以備非常。二次之會。陵魯禾帖尼爲主。召集諸王大將。而太宗、定宗、後王、察合台

後王、也速、蒙哥皆不至。拔都屢使往勸。仍不納。伯勒等以久待爲憂。請命於拔都。拔都乃申令於衆。定立

蒙哥。宗親中梗議者。有國典在。旣而東方親王。擲只哈薩兒、哈準、幹赤斤、後王咸集。

本紀。東方諸王也。古脫忽亦孫哥。按只帶塔察兒。別

里古帶。按元史表。擲只哈兒位下也。苦脫忽移相哥。即也古脫忽亦孫哥三人。擲只哈兒。舊薩字。表之誤。哈準位下。按只吉歹。即按只帶。鐵木哥幹赤斤位下。塔察兒。即此塔察兒。別里古帶。改本作伯勒格台。爲太祖弟。案伯勒格台。不過少太祖數歲。特以庶母所出。故列於末。太祖崩。至是已二十五年。是否尙存。殊不敢必。又別里古台孫滅里吉歹。見史表。或即別里古帶。

亦遣使往勸。失烈門、忽察、腦忽、三王允往。猶未至。而擇日已定。不

及待。遂奉蒙哥即位。是爲憲宗。時年四十有三。

本紀。六月即位。西書七月初一日即位。

即位之日。親王列右。妃主列左。憲宗七

弟列前。

史表。睿宗子十一人。有二人失其名。次二忽觀都亦無後。蓋皆早夭。故憲宗即位。惟弟七人。

武臣以忙哥撒兒爲首。文臣以孛爾該爲首。

本紀。元年。以孛魯合掌宣發號。

令朝覲貢獻。及內外開奏諸事。西書云。以孛爾該爲大筆帖齊。職視大學士。孛爾該當卽字魯合。筆帖齊卽必闌赤。西書又云。其人奉詔司托耳天主教。卽唐之景教。

禮成。大宴七日。正燕樂時。御者克薛傑

上變。謂以失驛出覓。道遇車乘甚衆。一車折轅。其御束縛之。誤以爲同伴。呼使助。則見車中藏兵甚多。訝

而問之。其御曰。汝車同我車。何問爲。益訝之。更詢他車。始知失烈門。忽察。腦忽三王。以朝會爲名。將乘飲宴。不爲備作亂。故亟馳返以告。憲宗乃令忙哥撒兒率兵往覘。止其衛士。令各從二十人入謁。具貢物凡

九。

所謂九白之貢是也。阿卜而嘎錫云。蒙古尙九。故餽禮亦從九數。其制出於突厥。御者上變。案忙哥撒兒傳。憲宗既立。察合台之子

及按赤台等謀作亂。列車轅藏兵其中。以入。轅折兵見。克薛傑見之上變。忙哥撒兒即發兵迎之。按赤台不虞事遽覺。倉卒不能戰。遂悉就擒。西書所敘略同。而情節加詳。克薛傑西書作怯克薛。傳云。察合台之子及按赤台等。案察合台後不附憲宗者。其子也。速蒙哥其孫不里未來會。蓋預謀也。按赤台必非本紀東方諸王之按只帶。本紀爲亂伏誅者。有按只帶。當即其人。似非宗王。本傳亦未言其爲宗王。而元史類編竟云。宗王按赤台等謀作亂。朔方備乘忙哥撒兒傳本之。未是本傳。忙哥撒兒既卒。帝詔曰。察合台阿哈之孫。太宗裔定宗闕出之子。及其民人。越有他志。所謂察合台孫。蓋指不里。太宗之裔定宗闕出之子。即指忽察。腦忽。失烈門等。與西書相合。本紀云。失烈門及諸弟。腦忽等。心不能平。有後言。帝遣諸王旭烈與忙哥撒兒帥兵覘之。諸王也速忙可。不里。火者等後期不至。遣不憐吉剌率兵備之。當日直係謀逆。非止後言也。速忙可即也速蒙哥。火者當即忽察。雖所述各異。而互較參觀。酌中以斷。西書敘次。似爲清晰。又法王使人路卜洛克。於憲宗三年至和林。其所

記載與拉施特志費尼二人相同。益當可據。

始至時。猶令與宴。越日拘係。憲宗自鞠之。皆堅謂無逆謀。刑訊失烈門

從官。乃吐其實。而自剄以死。復令忙哥撒兒訊諸從官。咸辭伏。憲宗以初卽位。不欲多行殺戮。衆以爲未可。正猶豫間。牙刺挖赤立於門外。呼以入。問曰。汝老成人。更事已多。何獨無言。對曰。臣西域人也。請得言

西域事。昔者希臘王阿來三得

名見通
環志略

已滅波斯。欲入印度。而將領中多異議。令出不行。阿來三得遣使

詢於其傳阿里斯托忒爾。

爲古時西域
貢盛名之人

使者致命。阿里斯托忒爾無言。惟與使者游園。遇林木之蔽觀眺。

礙行路者。悉令從人芟伐拔掘。易以新株。使者悟。歸報。阿來三得乃誅逐諸不從令將領。更易其位。遂平

印度而回。於是憲宗意決。殺三王之黨。煽亂謀逆者凡七十人。野里知吉帶二子亦同謀。皆以石子填塞

其口而死。野里知吉帶已往西域。遣人追及於八脫吉斯之地。獲之。以付拔都。置諸死。

本紀。冬以宴只吉帶。遣命遣合丹誅之。仍籍其

家。即此。八脫吉斯在阿
母河東南。見西域下傳。

遂改更庶政。分命職官。

與元史本紀所
言略同。不載。

禁諸王徵求貨財。馳使擾民。禁使者強取民馬。

非驛路所經勿行。自太宗時。始凡商賈售貨。朝廷皆得馳驛。至是申禁。代償定宗及定宗后與子虧欠商

貨銀五十萬。

書云巴立施。當是五
十萬錠。非五十萬兩。

依太祖。太宗舊制。免耆老丁稅。釋道等教亦然。惟猶太教人。不在此例。從

阿兒渾之言。改定西域賦則。牛馬稅。百取一。不及百者免。二年春。皇太后客列亦氏崩。葬睿宗墓旁。

拉施
特云。

唆魯禾帖尼信天主教。而待天方教人亦厚。布哈爾教人議建書院。助以黃金一千巴立施。故此書院名曰喀尼。譯義爲后。猶言皇后之書院也。生徒千人。輿論稱頌。太宗亦推重其人。常與議事。居於第四子阿里不哥處。地近阿爾泰山拖雷墓。在太祖墓側。

至和

林究厭禳之獄。以定宗后失烈門母付忙哥撒兒。盡法鞠治。得實。裹以氊。投諸河。

見本紀

殺定宗后用事大

臣。即鎮海。喀達克二人。書謂行刑殺鎮海者丹尼世門哈尤魄。其名見西域下傳。而元史鎮海傳。但言其卒。未言伏法事。異。以太宗孫不里付拔都。不里曾於酒後冒拔都。至是拔

都殺之。以忽察。腦忽。失烈門。三王皆由其母煽惑。得免死。遷忽察於和林。西蘇里該之地。

未詳

謫腦忽。失烈

門爲兵弁。蒙古語所謂探馬赤。祕史。太宗怒古余克。謂教邊遠處去做探馬赤攻取堅城。受辛苦者。元史語解。改探馬赤爲特默齊。謂係牧駝人之稱。恐未足以盡其義。本紀。謫失烈門也。速字里等於沒脫赤之地。沒脫赤無考。恐即是探馬赤。其言地者。猶言

遠地之兵弁。譯者誤以爲地名耳。其後忽必烈伐宋。請於憲宗。使失烈門從軍效力。迨憲宗自將南伐。仍投失烈門於永。分

遷太宗後王。定其封地。太宗舊部軍。別擇親王將之。以防其擁衆爲亂。惟太宗子合丹蔑里。太宗孫闊端

太子之子。翊戴無二心。未奪兵柄。仍得分太宗諸后妃家資。

案本紀二年。分遷諸王。曰合丹。曰蔑里。皆太宗子。曰海都。曰脫脫。皆太宗孫。曰別失八里地。即今烏魯木齊。曰

葉兒的石河。即也兒帖石河。曰海押立。曰葉密立。兩地別有考。皆在太宗分地。及其附近。並未遠徙。特爲之分定疆界耳。紀又云。蒙古都及太宗皇后乞里吉忽帖尼於擴端所居地之西。擴端即闊端。蒙古都則闊端之子。西方何地。無考。計亦非甚荒遠。不明其地。又泥於元

史文義一若盡授之遠方也者未爲是也。本紀元年遣合丹誅宴只吉帶。三年以合丹爲札魯花赤。八年九年諸王蒙哥都攻渠州禮義山竊疑皆太宗後王可就西書以窺測元史。至紀云遣別兒哥於曲兒只地。此別兒哥不知何人。今改伯勒格台則爲太祖弟不稔是否。案多桑地圖女直之地稱曰曲兒只。祕史蒙古譯文稱女直曰朱里扯蓋曲兒只卽由朱里扯而訛。

遣貝喇往察合台落地究達命諸臣。

此貝喇未知卽入印度之八刺否。

亦遣使至漢

地。凡附太宗後者皆逮究。乞兒吉思謙謙州等處皆遣兵巡察。

拉施特云自此蒙古內亂以萌失成吉思汗睦族固本之訓。

命察合台孫忽

刺旭烈殺其叔也速蒙哥代其位奉命而行未至而卒。忽刺旭烈妃倭耳干納行帝命殺之。自監國者九

載。

西書謂也速蒙哥性耽麴蘖事皆決於其妃。

賞御者克薛傑功封爲荅刺罕。

明武備志頭目曰打刺汗元史語解改達爾罕爲凡有勤勞免其差役之謂又案啓昔禮亦封荅刺汗見西游錄元史列傳有荅刺

罕爵者甚多罕卽汗恐兼頭目之名非止免其差役。

初政大定乃散遣來會諸王厚賜伯勒克脫哈帖木兒遣歸。

